

八九一代

6·4

雜誌 / No.2
2026.04-2026.7

抗爭線上 / 人物志 / 八九論壇 / 學術篇 / 藝文志 / 八九二代 / 讀者來信

“八九六四”三十七周年紀念專題

八九學運組織得失談

據王醒新著發佈及研討會發言整理

臺北“六四”的主題和意義

全球多地紀念“八九六四”37周年活動掠影

呼聲

高舉“八九六四”精神炬火
直至其再燃中華大地

抗爭線上

八九一代的硬漢，中國的硬漢

徐光“自由”履歷

被剪去了翅膀，
但他仍在雲中飛
記陳雲飛

八九論壇

從伊朗毛拉政權的
掙扎看獨裁統治的
危機與政權延續

人物志

懷念黃雨章

八九一代唐愷專訪

八九二代

歷史的余溫與沉默的鐵幕
叔叔的“六四”與我的追尋

讀者來信

三十七年後，他們仍在守著那團火

目錄

呼聲

高舉“八九六四”精神炬火，直至其再燃中華大地（李英之）	005
——“八九六四”37週年紀念文告	
進德之呼籲（李英之）	007
——呼籲發起中國民主運動基本道德規約和中國海外民主運動道德倫理委員會	
你們轉身，中國就能轉型！（“八九”某同學）	010
——向中共體制內“八九一代”的呼籲	
中共在中國的執政應經中國多數民意的明確授權（陳籌中）	013
——和平推動中共政權現行《憲法》進行重大修改的呼籲	

“八九六四”37週年紀念專題

八九學運組織得失談（王超華）	017
——據王醒新著釋出及研討會發言整理	
臺北“六四”的主題和意義（曾建元）	023
“六四”37週年當事人反思錄（鄭旭光、王丹）	027
三十七年了，天安門開啟的民主抗爭仍在繼續（周鋒鎖）	041
——在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紀念“六四”37週年會議上的主題發言	
全球多地紀念“八九六四”37週年活動掠影（八九諸同學輯錄）	045

抗爭線上

八九一代的硬漢，中國的硬漢（某中國民主黨人）	051
——徐光“自由”履歷	
被剪去了翅膀，但他仍在雲中飛（自由潮）	057
——記陳雲飛	
于世文短文兩篇（于世文）	059

人物誌

懷念黃雨章(孫志剛).....	062
八九一代唐愷專訪(唐愷、胡紫璇).....	066
民運人的光榮與夢想(王軍濤).....	074
——序甯先華回憶錄《我心依舊》	
從天安門到奧運冰場，兩代人的堅持與救贖(劉俊演講、胡紫璇整理).....	077
——劉俊六四紀念館分享會記略	

八九論壇

從伊朗毛拉政權的掙扎看獨裁統治的危機與政權延續(李恆青).....	081
破局與新生：以深層體制改革挽救中國經濟的戰略路線圖(石清).....	086

學術篇

開創大中華民國新格局(上)(鄔萍暉).....	093
-------------------------	-----

藝文誌

獄中詩四首(詩歌，志明).....	103
卜算子 詠梅(詞，於禾).....	105
你這次留下的朦朧詩比楊煉所有的朦朧詩都晦澀(詩歌，蔣品超).....	105
——致嚴力	
北京紅玫瑰(紀實小說，王龍蒙).....	107



八九二代

歷史的餘溫與沉默的鐵幕（胡楊）.....	115
——叔叔的“六四”與我的追尋	
鄔鶴鳴詩詞五首（鄔鶴鳴）.....	118

讀者來信

向 89 前輩致敬！（匿名讀者）.....	121
八九一代李國濤先生給本刊留言（李國濤）.....	121
三十七年後，他們仍在守著那團火（胡紫璇）.....	122
——寫在“六四”三十七週年之後	
編後述評（李英之）.....	124



呼
聲

高舉“八九六四”精神炬火，直至其再燃中華大地

——“八九六四”37週年紀念文告

李英之

很快“八九六四”37週年就要到來了。驀然回首，時間是這樣的快。這一偉大的歷史事件也要37週年了。

5月19日，當年的八九學生、浙江杭州的民主抗爭人士徐光服刑四年出獄，他出來後告訴大家，他在監獄裡絕食了四年！他的絕食就是為了宣示勿忘“八九”、勿忘“六四”，他說他要告訴世人：我們“八九一代”為中國爭自由、爭民主付出一生、犧牲一生而無怨無悔！他絕食四年，此前三年半他都認為自己可能不會活著出來了，他是靠被打鹽水等維持生命，後半年他被四個人按著強行灌食。出獄時他是被抬出來送到家的！是的，這就是在第37年上，在這個世界上，在這個民族中還有人這樣堅持著“八九六四”！

37年了，“八九六四”並沒有被忘記，很多人都記著呢！它不會被磨滅！

在去年36週年之後，我們幾個八九同學已經意識到“八九一代”應該再次集結起來，因為40週年即將到

來，而八九一代最年輕的也在奔向60歲了！歲月催人老。我們意識到八九一代應該再次集結起來，振作起來，要向中共的專制發起第二次進擊！八九民運難道就只有一次嗎？那是一定要有第二次的，因為唯有有第二次才能最終完結中共的專制暴政！

為此我們發起創辦了《八九一代》雜誌，今年初出版了第一期，引起了廣泛關注。在當年，八九學生是中國最純真的青年，是中國的赤子，他們代表著中國的道德良心。在那個時代，青年學生和民眾的道德良心大煥發、大發作，才造成了偉大的八九民運！今天那些赤子們還在嗎？他們還能夠引領天下，再次感動中國嗎？

我們想要集結八九學生，集結那些30多年後仍然秉持著赤子之心的八九學生們；並以之為代表，對海外民運進行道德革新。“攘外必先安內”，要攘中共這個“外”，民運自身就要安定，而“安內”必以“內正”為前提；那就要“刀刃向內”、“刮骨療毒”、清理隊伍，把假冒偽劣份子從民運隊伍中清

除出去！也希求這些人自己“認罪”、“悔罪”、“離罪”！而八九年的學生之所以能感動中國，因為他們持有著道義、道德高點。這些年來，這種道德高點在很多人身上逐漸失去，其中有些人變得和中共一樣腐敗不堪，不過是以“自由民主”為幌子，而並非真心追求、切實作為。

今天，只有重新切實去再次獲得這種道義，才有可能引領天下；所以民運和中共的戰鬥，首先不是政治之戰，而是道德之戰，自身內部的基本是非、基本道德之戰。中國自古有道伐無道，有德伐無德。若我們無道無德，則何以伐無道無德之中共呢？這就是在三十七年上我們仍然要推進的工作，中國自由民主事業的基礎工作。我們必須擁有這基石。

當年蔡元培在北大發起“進德會”，整頓烏七八糟的北大，以求其基本之道德。美國國會也有“道德倫理委員會”，對議員有基本的道德底線要求。現在的海外民運是否也該發起這樣的“道德倫理委員會”來要求自己的成員持守基本的道德底線呢？

詩人海子有這樣的詩句：

“萬人都要將此火熄滅
唯有我將此火高高舉起
此火為大
開花落英于神聖的祖國”

是啊，37年了，多少火焰在人的心中熄滅，但還是有人在擎起這炬火！高高擎起著這炬火！“八九六四”的精神炬火就是代表著中國追求自由民主、追求法治、正義和憲政的那個炬火！

這個火焰怎麼可能完全熄滅？如果這個火焰完全熄滅，這個民族也就要死亡了。37年了，時間夠長。孫文結束滿清的奮鬥不過18年。37年了，不論前面還有多久，這個炬火都不能被放下，不能被熄滅，它需要我們一直高舉它，直到有一天這炬火再次燃遍中華大地！也唯有此，才能結束中共專制暴政在中華大地上的醜惡的、黑暗的存在！

讓我們為此奮鬥不息！

此火為大！此火一定會再次開花落英於神聖的祖國！

李英之，2026年5月末、6月初

注：此篇文告演講影片網址為：

[https://x.com/yingzhili/
status/2060912901125235116?s=46](https://x.com/yingzhili/status/2060912901125235116?s=46)

進德之呼籲

——呼籲發起中國民主運動基本道德規約和中國海外民主運動道德倫理委員會

李英之

中國民主運動從 79 年“西單民主牆”算起也快五十年了。國內大陸民主事業難以成就，在於中共專制暴政的嚴酷壓迫。而在海外自由世界，迄於今，而終未大成。念此局面，未嘗不令人痛心疾首。應審查其中根本原因，立即從根本上救起。時不待我輩。

政治，不是個人之事，而是群體組織之事。搞政治，必然要結成組織。一個政治組織，不講求基本的道德底線，這個組織就沒法維持和運轉，更不能形成為一個強有力的組織。而與中共專制的鬥爭是生死纏鬥，沒有力量的組織怎麼可能取勝？從中共的歷史上也可以看出來，中共的政治就是靠共產黨這個組織。

現在看來，海外民運最嚴重的問題恐怕就在於其間基本道德的缺失，發生了很多醜行惡事，嚴重敗壞了聲譽。無恥巨騙郭文貴及其在海外民運間引發的諸多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事例之一。

我們痛定思痛，深沉考察，認為應當從基本道德的建立著手，這是在從根本上去救起中國的海外民運，同時這也

是在救起這個民族當今和未來在世界上的道德形象。

我們來考察一下近世中外正義的政治事業興起之所依據。

美國之所以能建立，在於開國的先賢們。他們絕大多數是持守基本道德、有相當道德水準的人。他們基本都信仰基督教，基督教首先是對人的基本道德有所要求的。他們的基質是決定美國能夠興起的必要因素。當然美國建國是一樁偉大的事業，也有賴於那些不僅保有基本道德品質甚至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偉大的人。

不應該希求和要求他人品德的高尚，這是他人自我追求的事。但作為一個組織，內部必然要持有基本的道德底線，這是一個組織對自身成員的必然的基本要求。

我們再來看民國開國的那些元勳們，如果他們不講求基本道德，他們那些冒死犯難的政治組織華興會、光復會、興中會何以興起？何以名垂於世？更不要說後來崛起的同盟會。中共在其

早期，也是由中國的精英所從事。起初，如果這些人不講求基本道德，他們何以成聚？何以壯大起來？雖然他們的壯大也有蘇聯的支援。同樣後來中共搞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各種組織條例，以及《共產黨員的修養》等等，都在加強自己內部成員的素質，更有鼓吹道德模範，向模範學習等等。

近世曾國藩率其湘軍能夠剿滅太平天國，自有其方。曾國藩鼓吹儒家道德，也成了中國傳統的道德典範，自己率身垂範，鼓勵親屬部從學習儒家道德，最終有所成就，挽救清朝國運。其堅守基本道德，這是昭然的前例。而蔡鐸從之，以德（誠實、仁愛和公明等，見蔡鐸所輯錄的《曾胡治兵語錄》目錄）治軍，逐亡袁世凱之稱帝。

更有中國古代孔“仁”孟“義”。“仁”者“愛人”，孟子之“義”，加之《大學》《中庸》所倡之“誠”，“誠實”、“仁愛”及“公正”，這是中國兩千年來的古訓，早已為歲月所檢閱，而為人間不移之真理、真道。

“仁”即仁愛，傳之近世有孫文常鼓吹的“博愛”。而黃埔軍校校訓“親愛精誠”，即在學員之間踐行了基本道德：良善與誠實。如果我們民運人士之間能夠踐行這些，我們的團隊和組織能夠不興旺發達壯大起來？而蔡元培接掌北大後，也在北大師生間發起“進德

會”，北大風氣遂為之一變。

非常顯然：德若不進，（正義事業必不能進。我認為這就是今天海外民運存在的最根本的問題。德之不進，德之缺失，德之淪陷，導致事業無成，一盤散沙，醜惡公行。實為愛中國、求中國自由民主之真摯者錐心之痛也。

因此，于此危厄艱難之際，我們發起《八九一代》雜誌，呼籲八九一代再次聚集的時刻，我們呼籲推出“中國民主運動基本道德規約”，就包括這簡單的三點，就是中國幾千年來所傳續的“仁義道德”：

其一，“誠實”，而不是欺與騙，做誠實人。

其二，“正直”，而不是邪與非，做正派人。

其三，“良善”，而不是害與惡，做良善人。

以上三點，可簡稱“誠”（見於《大學》、《中庸》）、“正”（孟子之“義”）、“善”（孔子之“仁”），通稱：“誠”、“正”、“善”，亦即王陽明所謂良知的三個主要構成。誠心、正心和愛心，三心構成一個良心（良知）。誠實人、正派人和良善人，三種人構成一種人，就是有良知的人。

此亦傳承兩千年來的中國之道、中國之教也。

我們呼籲真誠從事中國民主運動的人簽署這三條基本的道德規約，切實踐行，而彼此互為監督，以求精進。

我等追求中國自由民主十數年、數十年，時不我待，如不奮發有為，從根本救起、做起，這樁事業仍將遙遙無期。中共已然腐敗衰朽，亟待痛擊而亡，而我輩無力以擊之，何也？

是故呼求我輩抗爭諸君，切實落實基本道德，切實進德，以形成有力之組織。從這根本上做起，才能使海外民運修復聲譽、重新整理品牌形象，

以求勃興，以使結束中共專制局面之期望早日達成。

亦呼籲發起成立中國海外民主運動道德倫理委員會，在海外民運中間執行三大工作：鑒識與防範中共之滲透、仲裁民運間重大是非、督促持守基本道德底線。

是否？非一場道德革新運動之興起，不足以挽救、振興中國海外民運？

李英之

起草於 2025 年 9、10 月間，改定於 2026 年 7 月 4 日，美國建國 250 年國慶日晨



5月30日下午，全美學自聯和魏京生基金會在駐美國首都的中共政權大使館門前舉行抗議集會，李英之在發表演講後，在風中展示自己多日前所書字幅：“中國魂”。

你們轉身，中國就能轉型！

——向中共體制內“八九一代”的呼籲

八九某同學

諸位當年同學：

八九年，已經 36 年過去了。當年我們是 20 歲出頭的年輕人。現在我們都在走向 60 了，在走向晚年。

我們 20 多歲的時候，我們一定是良心清白的。那麼今天，當我們走向晚年的時候，甚至是告別這個世界的時候，我們是該帶著負罪呢？還是該帶著自己的良心的清白呢？我們帶著清白的良心離開這個世界，我們也是給自己的孩子——“八九二代”們的一個好交代。

你們在中共的體制裡幾十年下來，你們也都明白，看到今天這個局面，看到習近平看到中共這樣做，前面是死路一條，等待習近平和中共的是一條死路，中共的體制終將完結。所以，前面是死路，就該回頭，回頭是岸。你們現在是中國社會的中堅，如果你們做出轉變，中國就會改變。

你們轉身，中國就能轉型！

我們不否認，中共在建黨初期在早期的時候，那些人也是中國的精英。他們也是為了追求中國的進步，為了讓混亂的中國變成很好的國家。那時他們對共產主義的信念是真誠的。但是後來幾十年的實踐證明共產主義這個目標在現實中是走不通走不下去的，是烏托邦，無論如何是無法落地的。把所有的財產交給所謂國家（其實就是特權集團）來管理，這條路在現實中是走不通的。人不能失去私有財產，失去私有財產，人就會失去自由，就會被奴役。這一點已被蘇聯和中共的歷史發展證明了。

那麼今天在中共的黨章裡還寫著誓言要為“共產主義”奮鬥，這不是一句謊言和笑話嗎？所以，怎麼可能舉著這樣一個假的主義一直走下去呢？錯了，就得改變；而中共和習近平還堂而皇之地向全世界宣告這些。所以要拋棄共產黨的黨章，追求自由而否定共產主義。這才是中國的正道。中國要走自由這條路。中共現在走的這條路走下去就是死路。你們應該回頭，回頭是岸，回頭走向自由民主，

而不是繼續走共產黨這條絕路。

我們都是中國文化所孕育，中國是我們的母國。我國的文明在幾千年前就提倡誠實，看看《大學》、《中庸》。孔子講“仁”，孟子講“義”，仁就是愛人，義就是公正、平等，這些是可以背棄的嗎？是不應該的。背棄這些，就是背棄了自己的祖先，背棄了自己的文明傳統和道統，何以成為中國人呢？何以成為中國文化？

但是中共是怎麼做的呢？中共如果講誠實，怎麼是今天這樣謊言瀰漫呢！中共如果講求仁愛，怎麼能這樣奴役自己的同胞呢？——完全剝奪言論自由和抗議請願自由（這是在美國憲法修正案首條裡堅決禁止的內容）！甚至在搞活摘器官、不堅決禁止電炸園區的殘忍的現代奴隸制！中共如果講孟子的義，講社會平等、公正，怎麼能不允許反對黨競爭呢？怎麼能讓自己高高在上享受特權，像封建貴族一般？這是註定要被改變的！

89 年的槍響是把中國正義的脊梁打斷了！從此這個國家是一個不再正氣樹立在上的、歪風邪氣瀰漫的國家。今天這個醜惡的中國，是我們想要的中國嗎？我們要一個美好的中國。所以希望你們轉變，不要再和共產黨合作；就是因為有太多人和共產黨合作，和習近平合作，這個國家才變成今天這樣。你們都知道歷史上有不合作運動，不合作，他們就會完結，就像 89 年那個關口，更多人不合作，就不會是那樣的結局。現在快 40 年了，在走向一個新的關口！需要你們真正落實不合作，不和中共的體制合作，讓它完結。也是最終挽救你們自己的良心。專制的末日近了，悔改吧！我們 20 多歲的時候懷著清白的良心，現在我們快 60 了，我們將老了，我們要把良心找回來，然後安然的離開這個世界，也是對自己的孩子對八九二代的最好的交代。

我們希望你們回頭。我們在海外舉起“八九一代聯合會”的旗幟，希望給你們一個歸向。讓我們壯大起力量。我們當年曾幾乎要左右中國的命運，但我們失敗了。我們現在進入中年，是我們強有力的時候，我們應該再次聚集，我們要左右中國的命運，讓中國實現轉型。我們在海外舉起旗幟，讓你們看到，我們共同來努力，來改變中國，改變我們的祖國，讓他獲得自由，讓他變成一個美好的社會，而不是像今天這樣醜惡公行的社會。

八九一代已是中國社會各方面的中堅，他們有力量決定中國的前途，就看他們何去何從了。

人到這個年歲，什麼還不夠呢？都應該看開了。最根本的就是回到良心。至少不在這個體制內從事政治工作，應該離開，哪怕去經商，甚至離開中國來到海外，我們共聚一起，去為我們的祖國實現自由民主轉型而奮鬥。這不是我們少年時的夢嗎？人生的最大的成功就是年輕時的夢想在老年時成真了！

你們轉身，中國就能轉型！回到良心，回到八九年那時的赤子之心，這也是你們對自己人生的最後挽救！

“八九一代”某同學
2025年9月29日寫，後略有改動

中共在中國執政應經中國多數民意的明確授權

——和平推動中共政權現行《憲法》進行重大修改的呼籲

陳籌中

人所共知，我們的祖國要獲得良政、獲得政治上的長治久安，根本依賴於一部政治正確的《憲法》。有一部保障全體國民人權、落實公平正義、遵循普世價值的《憲法》，並切實去執行。眾所周知，中國現在的問題在於沒有這樣一部憲法，沒有真正去執行。這是現行中國政治存在的嚴重問題。為此我們鄭重呼籲對現行《憲法》首先做出如下重要的修改，然後推動切實依照這些憲法條款來治理國家。

一、應對現行《憲法》中規定中共在中國執政的條文進行修改或刪除。這些條文包括《憲法》序言中的“中國共產黨將繼續領導中國人民”和《憲法》第一條中的這一句：“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特徵”。

這兩條憲法條文在《憲法》中對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執政做了硬性的規定，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執政的根本的法律依據。但是這種規定只是硬性的強行規定，而沒有闡釋其法理來源，即指出這種執政權的合法性來源：誰賦予了中共這種執政權？賦予這一執政權的權力是什麼？為什麼這種“賦予”是合理的、合法的？

二、修改現行《憲法》，增添如下憲法內容：規定國家最大的權力在全體國民手中，國民以這種權力決定執政黨的執政權。

《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那麼顯然，根據這一條，決定中共在中國執政的權力（即賦予中共執政權的權力）也是屬於人民的。但是，自中共執政以來，人民的這種權力何曾被人民行使過？這種權力何曾對中共的執政權進行過“賦權”？因此，現行憲法需要修改、立即修改，對這種人民權力及這種權力對執政黨執政權的賦權以及賦權過程進行憲法闡釋和規定。因此，現行《憲法》需要就此進行相關方面的重大修改。

三、2018年3月的修憲是違憲的，應全部撤銷。特別是要撤銷修改後的新內容中關於中共執政權和國家主席任期無限制的內容。

現行《憲法》第一條中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特徵”這一句，是經過 2018 年 3 月的修憲後新增到現行《憲法》的第一條中去的，而這一次修憲在程式上是違憲的，因而是不能成立的，因此這一句要刪除。

2018 年 3 月的修憲違憲的理據如下：

《憲法》第 76 條第 2 款：“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應當同原選舉單位和人民保持密切的聯絡，聽取和反映人民的意見和要求，努力為人民服務。”

全國人大代表在做如此重大的修憲表決前，應當充分聽取民意，代表全國大多數民眾投票，把全國大多數的民意投進去，表達出來。但是，中共中央提出的這全部 21 條憲法修正案條款是在 2 月 26 日才公佈于全國民眾知曉，僅僅 7 天後，即 3 月 5 日全國人大代表即進入人民大會堂召開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再經過 7 天，即 3 月 11 日代表們就對這些憲法修正案進行了表決！總共不過 14 天的時間！給全國 13 億民眾閱讀和思考這些憲法修正案的時間不過 14 天！他們來得及看嗎？他們來得及思考嗎？他們來得及遞交自己的意見給全國人大代表嗎？僅僅 14 天！全國人大代表們來得及聽取億萬民眾的意見嗎？來得及整理消化民眾的意見並反映出來嗎？顯然，地球人都知道，14 天是遠遠不夠的！

但在第 14 天上就草草投票了！這不是幾乎完全無視全國大多數的民意嗎？！因此，這樣的修憲是違憲的，因而是無效的！

《憲法》第 3 條第 2 款：“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請問，這樣的投票，這樣的修憲，是“對人民負責”？是“受人民監督”嗎？！

並且，從電視新聞中獲知，中共中央提出的總共 21 條的憲法修正案是全部一起被全體人大代表表決的！那麼程式上就成了要麼全部同意，要麼全部否定，或者全部棄權，而合理的表決方法應是對這 21 條憲法修正案逐條進行表決，那麼就可以見出哪些條款是能通過的，哪些條款是不能被通過的。但是，這次修憲表決沒有這樣做，而是一起打包表決。這也是本次修憲表決明顯的不合常理之處。

在我們的祖國，現在政治的暴虐、人的敗壞都到了空前的程度，我們心急如焚，我們渴望立即行動，立即改變。我們選擇這種和平地推進國家變革和進步的方式，而拋棄混亂和災難。我們渴望成千上萬的國民認真地閱讀這份和平修憲呼

籲書，勇敢地簽上您的名字，切實地踐行一次公民行動。當我們獲得成千上萬這樣的簽名的時候，我們就可以交給中共當局，要求他們啟動修改現行《憲法》的和平民主變革進程。

成千上萬的中國人行動起來，中國就會被改變！和平地改變！
我們渴望關心祖國命運、有公民責任感的您的參與！

陳籌中，2026 年 2 月 28 日

八九六四三十七週年紀念專題

八九學運組織得失談

——據王醒新著釋出及研討會發言整理

王超華

各位好：

首先感謝主辦方中國人權和紐約大學美亞中心特別是王醒先生的熱情邀請，給我這個機會參與這個難得的聚會，在六四紀念 37 週年之際，發布王醒先生關於八九民運的新著，與各位八九民運的親歷者和研究者分享王醒先生重要的研究成果。在此，也向王醒先生表示祝賀，向正式成立的外高聯同學研究會表示祝賀。願我們在今後的行程中互相激勵共同前進。

王醒先生關於外高聯的新著，向如我一樣的八九民運親歷者再次提出，在紀念六四的時刻，我們必須努力保持記憶，保護記憶。在遺忘與記憶的鬥爭中，不但為受難者保護記憶，而且有責任將自己的記憶呈現給公眾和歷史。這是我一直以來做得不夠好的方面，一定要努力補足。

王醒新著的獨特之處在於以學生組織外高聯為聚焦點，這是以往關於八九六四研究著作很少選擇的切入點。八九民運期間，持續時間最長，影響力最大的組織，可以說是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簡稱高聯、北高聯、高自聯）。根據各種資訊和回憶，這個組織的初步建立是北大物理系畢業生劉剛直接運作的結果，時間在 4 月 23 日，胡耀邦追悼會的第二天晚上，地點是劉剛在圓明園的住處。劉剛在其中的作用至少持續到 4.27 大遊行之後，因為我本人就是在他的推薦下於 4 月 28 日進入高聯常委會。之後我雖然有過辭職，但事實上持續參加北高聯常委會的活動和會議直到 6 月 3 日下午。可以說我是在北高聯活動時間最長也最持續的成員，沒有之一。但是要說明，名義上，吾爾開希才是北高聯常委中持續時間最長的成員。所以我的定語是「活動時間」持續最長。那麼，我並沒有參加最初的成立會，怎麼會成了持續活動時間最長的北高聯常委成員呢？這主要是因為我個人始終希望能將北高聯保存下來，作為八九民運的一個可見成果，一個非官方的學生自治組織。在這個組織化的努力中，一直面臨兩個最大的問題，都和北高聯和其他學生組織的合作歷程相關。

學生組織從一開始就面臨著極大的內在張力。一方面是和中共政權直接對抗

時，學生群體普遍感受到要有一個統籌的組織這樣一種緊迫需求，而另一方面，則是長期社會政治環境造成的，抗議者偏好以「自發」為號召的行動邏輯。這個內在張力經常爆發成公開矛盾，造成很大衝突和混亂，其中最為人所知的大概就是曾經在絕食期間並存的北高聯、對話團和絕食團三個組織。但是組織行為和個人行為的衝突，其實在北高聯誕生之時已經存在。根據程鶚所著《天安門對峙》記載，4.27 大遊行前夜，吾爾開希和周勇軍都受到官方巨大壓力，未經組織程式就簽名寫下取消遊行的決定；之後又有吾爾開希和王丹未經高聯（和北大籌委會）同意就召開記者會，先後引起常委會人員變動。從 4 月 23 日到 4 月 30 日，常委會從 5 人到 7 人再增到 9 人，之後穩定了幾天。但五四遊行時，周勇軍突兀宣佈全面複課，再次引發其他常委不滿，時任主席封從德批評高聯內部個人英雄主義壓過集體決策，憤而辭職（他後來加入的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同樣存在魅力明星壓倒一切的嚴重問題）。這時才終於確認，常委必須是院校制參與而不是以個人身分；主席由常委院校每週輪換；輪值主席的唯一職責就是召集會議，個人不可以未授權情況下以高聯名義對外發聲。

絕食發生在這之後，參與發起的吾爾開希和王丹（時任北高聯發言人）兩人，沒有經過北高聯常委會同意，受到批評，被質疑非法動用北高聯資源串聯發動。由於這個批評，絕食同學在多年來的公開發言中一直表示，絕食是同學們的自發行動，和北高聯沒有關係。這是絕食團成立而北高聯對其缺乏影響力的根本原因。但北高聯並沒有抵制絕食行動，而是表達了「同情和理解」，同時組織了由清華為主力的第一批聲援隊伍和大批保護絕食同學的糾察隊。這是因為我們意識到，無論內部如何混亂分殊，在面對官方的時候，學運畢竟是一個整體，而這個整體的運動趨勢，正處於絕食行動主導之下，我們學生組織只能趕緊跟上去，否則只會被運動拋棄。這也是為什麼，絕食第二天，5 月 14 日下午對話團在統戰部第一次得以和中共高官對話時，我本人會願意代表那些來衝擊統戰部的絕食同學，進到會議室去宣佈，這個對話不能被接受，必須終止。我那時的基本認識就是假如沒有絕食，官方不會主動來找對話團。如果絕食同學不認可，官方預期的對廣場形勢的影響就不會發生，那這個對話自然就失去意義了。

這種情況就是組織架構已經存在但無力阻止內部成員「自發」的激進行為，造成組織只能被動追在激進行為後面。我曾將此歸因於中共治下的社會包括高校沒有實踐民主的機會。很顯然，今天的中共仍然不允許社會或大學校園有實踐民主的機會。也就是說，89 年出現的這類問題，在將來可能發生的民眾抗議事件中，

仍有極大概率會再次出現。

如果說，組織化和自發性的衝突標誌了戒嚴令之前學生組織的分分合合，那根據我的分析，戒嚴令之後的問題則主要表現在領導權來源的正當性上。這也是王醒新作裡重點討論的問題之一，而且外地進京高校學生臨時聯合會（簡稱外高聯）的存在過程，恰好伴隨著這個問題從浮現到突顯的過程。

外地高校學生進京聲援，最早應該是五四遊行時有從天津來的南開大學學生打著大旗和橫幅標語加入遊行。到絕食期間，廣場上的外地學生越來越多，如王醒書中所說，他們開始參與糾察隊等工作。根據相關同學回憶和王醒新書記載，外地同學要求加入組織架構的呼聲，在 5 月 18 日晚間進入落實階段，19 日凌晨決定並宣佈成立外高聯。外高聯成立不到一天，19 日晚間戒嚴令正式宣佈之前，前一天因為下雨已經全部轉入大型公車的絕食團同學宣佈停止絕食，抗議行動改為廣場靜坐。隨後絕食團指揮部主要成員離開了廣場。此時，公車上的絕食團廣播站已經停播，紀念碑底層東南角的「學運之聲」廣播站成為廣場上指揮中心的標誌。19 日夜裡，由外高聯的王醒和北高聯常委鄭旭光經手，成立了「作為外高聯和北高聯派出機構」的天安門廣場臨時指揮部。我本人 5 月 18 日、19 日兩天夜間先後兩次被醫護人員送往醫院（分別在次日上午返回廣場），沒有親身參與見證外高聯宣佈成立，也沒有見證戒嚴後第一個臨時指揮部成立。這是考察當時學運與民運交匯的關鍵時點之一，非常值得重視。

感謝王醒寫出這段歷史，一方面，對於 1991 年夏天巴黎會議上李錄等人提出的戒嚴令頒佈後兩三天裡廣場處於「權力真空」的說法（見萊茵筆會版《回顧與反思》），是一個有力的挑戰。同時，這一段，以及王醒書中強調的，由我和張伯笠在 5 月 22 日夜間經手達成的 48 小時北高聯回校整頓情節，是廣場領導權來源正當性危機的觸發點，不是王軍濤或張伯笠個人事後向我本人道歉就可以忽略並放棄考察的細枝末節。

首先，從邏輯上講，絕食行動一旦終止，「絕食團指揮部」作為基於特定行動的組織架構就失去了對後續行動行使指揮權的正當性基礎。其主要成員 19 日晚離開廣場躲避休整，兩三天後才先後返回。這時他們發現要重新進入位於廣場中心的領導位置存在障礙和困難。而最後說明他們克服障礙的是一種程式或者說儀式，這就是投票。北高聯回校整頓 48 小時的決定，是在 5 月 22 日夜間一次所

調「各校代表大會」上經過一百多名院校代表投票表決通過的。我本人正是在這種投票程式的壓力下，接受了這個決定。也就是說，某種貌似「民主」的儀式，為這次會議產生的第二版廣場臨時指揮部取代 5 月 19 日成立的第一個臨時指揮部提供了正當性來源。由絕食團指揮部轉化而來的新的廣場指揮部諸君顯然意識到這種儀式的重要性，此後反復運用，成功維護了他們自己在廣場的絕對權威。

其次，北高聯回校整頓還不到 48 小時，廣場指揮權再次轉移。這次是由王軍濤等人主導的「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簡稱「首聯」）操盤，說服在廣場的「學生領袖」接受一個旨在將學生帶出廣場的方案，成立一個「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由柴玲擔任總指揮。從權力轉移正當性來看，這個新生的總指揮部的權力來源是首聯，但是事態發展顯示，首聯對總指揮部並無約束力。預想的方案為什麼無法實施？因為總指揮部諸君迅速將形式授權機制轉移到了他們在廣場上設立的「營地聯席會議」。任何人想要影響下一步行動的決策，都會遭遇到這個「營地聯席會議」的表決程式。於此，某種貌似「民主」的儀式不但取消了首聯的直接影響力，而且因為這個營地會議聲稱有三四百全國各地院校代表參與每晚有關下一步策略的投票，總指揮部在事實上也迅速削弱了外高聯的獨立性。王醒新著中記錄了他本人和其他同學此後仍以外高聯名義向高層上書並參與攔截軍車等重要活動。這些都很重要，但從指揮權的授權角度來看，外高聯顯然受到總指揮部的削弱。

再次，以上提到的權力來源正當性問題，我當時就有感覺，但由於外界壓力和身體疲憊，沒有明確表達出來。我當時的反應是，雖然我也被列名第二個臨時指揮部，但 5.23 上午我就從中辭職並返回北大，請仍在主持北大籌委會的時任高聯秘書長王有才給各個常委院校送開會通知，強調派駐北高聯常委必須經本校重新認證，同時我本人也趕回我自己學校，要求和同學們見面解釋這個情況並尋求認證。也就是說，北高聯必須以北京高校的各個校園作為權力來源的基礎。有這一步，我們再回到廣場提出行動方案或做出其他決定的時候，就會有底氣。這是我們對「民主」方式的起碼認識，也是為什麼直到發生屠城前夕，和首聯或外高聯不同，北高聯始終是一個廣場總指揮部不能取代的重要組織，雖然北高聯對總指揮部同樣很難有影響力。

最後，這就關係到為什麼說那些廣場上的投票表決是「某種貌似『民主』的儀式」，而不具備真正的民主精神。三十七年過去了，當年的學生如今對民主的

內涵和形式都有了更切實更深入的體認。回頭看當時那個「營地聯席會議」，不難看出，不管是三百還是四百人參加，那個會議的實際運作都是侷限在自己的回音壁同溫層內部。外省市學生，代表的隻是來到北京而且停留在廣場的那一部分。北京本地學生，最多只會有六十來所院校的代表，而且他們無法代表各自校園，只能代表留守廣場的那一小部分同學。最突出的例子，其實就是那幾個指揮部成員。總指揮柴玲是北師大的研究生，但她從來沒有代表北師大在任何場合投過票。學運期間，北師大是由吾爾開希等人代表的。同樣的，李錄是南京大學學生，他是營地會議主要的主持者，但他也沒有代表南京大學投過票。香港聲援朋友五月底曾試圖彌合北高聯和廣場總指揮部的分歧，鄭旭光和我提出讓出頭露面的幾個人各自返回本校校園尋求重新選舉認定，李錄當時就說：難道我要回南京去重選嗎？這個回答很清楚說明那個營地會議的實質。另兩位副總指揮封從德和張伯笠是北大學生，據我所知，這兩位也沒有代表北大學生投過票，因為他們清楚知道北大校園一直還有一個學生自治會籌委會在運作。這也是為什麼，當5月28日，時任北高聯主席（代表北大常委席位）楊濤來到廣場，封從德在回憶中會說，自己曾經與楊濤合作清理廣場，而不是說自己代表廣場上的北大同學和代表後方校園的楊濤合作。

值得思考的是，雖然北高聯對總指揮部缺乏影響力，但香港朋友們的彌合努力仍然是在這兩個組織之間進行的，而且兩方都有人出席。試想這樣的努力會發生在總指揮部和首聯之間或者和外高聯之間嗎？顯然，那個營地會議雖然只是一個貌似「民主」的儀式，還是能夠使總指揮部成員理直氣壯地將首聯和外高聯推向邊緣，但這個儀式對北高聯卻很難發生作用，因為北高聯不管有多麼不成熟，相對來說的「民主」程度還是要比那個營地高。我以為，這就是絕食結束後，北高聯和並存的各個組織之間的關係中，權力來源正當性成為關鍵問題的基本情況。

未來中國出現突發的大規模民眾抗議時，是否還會出現各種群眾組織？這些組織內部和組織之間是否還會出現以上討論的兩大類問題？我以為，政治動盪期一定會看到各種不同的組織成立，包括目標長遠的政黨類組織。如王天成博士所說，在中共極權統治的背景下，新的組織最可能出現在「自發」抗爭已經略有規模之後而不是之前，也就是說很可能會重複1989年的情況。也因此，「自發」與「組織性」的衝突和張力可以預期仍然會是一個必須要重視的問題。而組織領導權來源的正當性，還會像1989年那樣關鍵嗎？各個組織內部以及組織之間，一定還會出現各種爭鬥和互相攻擊，這恐怕是現代政治生活的常態。但是這些或明或

暗的爭鬥是否會直接左右民眾抗議的發展方向，以致必須訴諸正當性來源上的分歧呢？考慮到中共不會自動放棄權力，以及和中共權力繫結的利益相關者們一定會以各種手段來破壞突發的民主運動，類似 1989 年五月底的正當性問題，大機率還會以不同形式上演。我們仔細考察當年的經驗教訓，正是為了更有效地爭取中國民主化的未來。

臺北“六四”的主題和意義

曾建元

六四：全球第三波民主潮的未竟之業

1989年4月，因學生與群眾悼念猝逝的前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而在北京引爆、烽火燒遍整個中國大陸的八九年民主運動，是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一次未完成的革命。這場運動在臺灣、香港和世界各地，同樣引致人心的起伏澎湃。臺灣社會每天密切關心運動的進展，因為臺灣當時尚處於名為動員戡亂時期的國家緊急狀態之下，臺灣人將對於黨國威權轉型的期待，投射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身上；香港社會則處在等待1997年7月主權移交中國的焦慮之中，他們深切期待接管香港的是一個民主的中國，哪怕中華人民共和國信誓旦旦地許諾維持香港高度自治現狀五十年不變；全世界也都在關注，這攸關冷戰的歷史是否真正終結，民主制度是否會贏得最後的勝利，換來永久的和平。

中國大陸的八九一代在那個歷史轉捩點上背負著人類命運的重擔，毋寧過於沉重。但他們確實成功地誘發了中共黨國內部矛盾的爆發，改革派的領袖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成為眾矢之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鄧小平未經總書記趙紫陽簽字同意，向中國人民解放軍下達清除天安門廣場的命令，戰車於6月4日凌晨開進廣場，頑強地摧毀了中國文化大革命之後最優秀的一代知識分子群體，踐踏了在運動和救援中展現的中國大陸社會中無私無我的高貴品格，輾碎了中國民主改革的機遇。

臺灣對“六四”的情義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在香港聲援北京學運的大遊行中宣佈成立，此後三十年，維多利亞公園如滿天星斗的燭光，象徵香港人對六四記憶與民主希望的守護。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廣場上舉行的《血脈相連，兩岸對歌》聲援晚會現場，在六四凌晨由廣播音響放送的槍聲中，升起血脈相連大陸民主運動後援會，此後二十年，日見孤獨地在中正紀念堂固守臺灣社會對中國大陸的民族感情。然而六四屠城的悲劇則意外地成為臺灣民主化的推力，為了拉開兩岸政治發展上的差距，遠離共產中國，臺灣有中國國民黨主席兼總統李登輝與臺灣本土公民社會合謀，利用臺灣人民對於六四同仇敵愾的集體情緒，在次年3月的野百合

學生運動，記取六四的教訓，決心迅速達成社會和解，開放政權，而有國是會的召開，穩步通過修憲實現中華民國的臺灣化和民主化。臺灣寧靜革命的完成，曲突徙薪的智慧，是在見到六四鎮壓的血腥過程中而獲得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實施，中共為了阻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當中關於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雙普選的承諾，不惜掀桌取消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下香港的高度自治，更徹底消滅香港公民社會，支聯會每年舉辦的六四維園晚會成為絕響。臺北六四紀念晚會與周邊活動，是華人國家裡僅存的紀念活動。

臺北“六四”：從民族到民主的變奏

以往臺灣社會對六四的關心，從早期國民黨的積極推動、臺灣中華民族主義群體對中國大陸人民處境的同情、對民主中國的嚮往，因著臺灣民主化帶來的本土化視野轉移、臺灣民族主義群體對中國議題的排斥、大量臺灣人登陸西進後的政治避險心理、國民黨為尋求與共產黨合作的態度退縮、以及臺灣社會主流對於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心死和絕望，出席悼念的人群迅速從中正紀念堂流失。

與香港對比，香港人民因為一國兩制下的生存危機感，而透過六四紀念晚會表達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的不滿，最後一切的憂慮和恐懼竟然一一應驗；臺灣社會對六四的淡漠，則是因為在兩岸關係議題上統派力量首先現實主義地附和中共政左經右的國家發展路線立場，但更大的悲哀是，大多數人已經在感情上疏離到將六四視為他國內政，與臺灣無關。六四晚會的參與人數在馬英九第二任總統任上兩岸官方關係最熱絡的時期陷落到穀底，不到十人。後來成為中華民國總統的蔡英文，曾經在那個時候一個人默默坐在演講區前的地上。

臺北晚會在血援會無力支撐後，因六四學生領袖王丹當時在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任教，他舉辦的中國沙龍吸引了對六四深受感動的一批臺灣、中國大陸和香港澳門學生，而有臺灣學生促進中國民主化工作會接手臺北晚會，臺大校園振興草坪上維持短短幾年的紀念集會因學生接管中正紀念堂晚會而合爐，學生舉辦約兩年後，由臺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接手共同主辦兩屆，2014 年 9 月香港華人民主書院有限公司參與香港「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2016 年香港華人民主書院有限公司臺北辦公室便加入聯合主辦臺北六四，與香港連為一氣，2017 年

後至今由華民臺北辦公室和 2020 年成立的臺灣華人民主書院協會獨力主辦。臺灣本土派取代統派主持臺北六四已有十年，乃致力於將六四議題重新帶回臺灣，但將民族主義立場轉化昇華為基於普世價值的人道關懷以及基於臺灣與區域集體安全利益的共建民主中國倡議，由此而將關懷的群體由原本的中華民族主義者擴大到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直接或間接壓迫的各個民族和國家，自此，臺灣人成為有關六四的記憶對抗遺忘戰爭的當事人。

在六四的臺灣新敘事下，打壓民主的六四還在進行並且對外擴張，中華民國是反抗中共的最主要力量，中共對待它自己人民的作法，就是臺灣人最好的借鑑，每年的六四晚會，就是對臺灣人再一次的耳提面命。

透過六四的紀念，我們讓臺灣人和新一代的中國人知道，中國大陸人民曾經有過全面爭取民主的歷史，香港也曾經有過波瀾壯闊的全民社會運動。無數的人在黨國的鎮壓下遭到犧牲。這些人並非是暴徒或罪犯。他們為中國的憲政和民主受難，是中國的良心。他們應當受到尊敬，他們的事蹟應當被紀念，他們共同的名字“六四”應當被記住。中共刻意抹煞或誣衊六四的歷史，不單是要教中國大陸人民成為無知的愚民，更要教中國大陸人民成為臣服於權力和金錢的順民。臺北六四為中國大陸人民保留了歷史記憶，也在為中國大陸人民守護時代的良心，為兩岸人民基於共同價值的重聚時刻在做準備。中國大陸的人民和政治家，應當感謝臺灣人四十年來每年此刻在中正紀念堂對六四精神薪火的堅守。

臺北六四晚會的主題都會審度當前的時事議題設計。中共的跨境鎮壓、海外滲透和認知作戰，目前是全球民主國家共同關切的民主防衛議題，六四演講的安排，都會利用機會教育民眾。攻擊是最好的防禦，講者必然也會對於黨國習核心的極權壓迫與對外擴張、中國大陸的黨國權貴資本主義經濟前景、解放軍對西太平洋區域安全的威脅、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同化政策對多元民族文化的傷害等等問題提出批判。

臺北“六四”晚會是照妖鏡

六四晚會每年都會邀請立法院主要政黨選派代表出席致詞，國民黨已經消失十年以上了，最近一次出現的是 2016 年時任國民黨文化宣傳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發言人李明賢；民主進步黨的蔡英文、賴清德、陳建仁都曾經到過現場，2019 年

陳建仁以副總統兼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召集人身分出席六四 30 週年晚會致詞，是歷年到場層級最高的政府首長；臺灣民眾黨、時代力量黨、臺灣基進及其他小黨都是堅定的支持者。這是檢驗各政黨和政治人物基本價值立場的照妖鏡。紀念六四，要求中共平反六四，要求中共推動民主轉型，並不意味著反華或有意挑動兩岸爭端，其實也可以是對中國大陸的民族感情的表達、海峽兩岸共同命運的關切，對歷史真相和是非正義的呼求。真誠關懷中國人權與臺灣民主的人，為了人類良心的千秋事業，不會害怕得罪一時的獨裁者。

臺北六四 37 週年晚會，今年的主題為《記憶無國界，抵抗無邊境》，臺灣每天面臨解放軍的侵擾，這是臺灣人與受中共壓迫的各個民族的共同感受。相關活動規劃包括：5 月 13 日至 6 月 20 日於臺中默契咖啡舉行的《回到廣場：六四後的我們》六四攝影展；5 月 20 日至 6 月 13 日在中正紀念堂中央通廊舉行的《記憶無國界，抵抗無邊境——六四 37》人權攝影展；6 月 4 日當天下午在中正紀念堂民主大道有民主市集，由許多非政府組織擺攤展售，並有哀悼亭開放。當晚 6 時 40 分至 9 時為晚會，晚會短講邀請來賓包括：六四親歷者——親歷及目睹天安門鎮壓的倖存者；中國年輕一輩流亡者——仍在流亡中堅持發聲的未竟一代；國際非政府組織——見證跨境鎮壓、數位極權如何蔓延全球；流亡社群——從街頭到海外，揭露壓迫下的文化與信仰抗爭；以及臺灣公民團體及倡議者——為連結、支持、記憶而站出的在地行動者。今年一如往常，我們也將邀請各政黨以及受中共壓迫的各個群體代表出席六四。臺北六四是全球媒體聚集臺灣的重要事件，在國民黨主席鄭麗文訪問中國大陸之後，我們相信，外界乃高度關注臺灣各政黨面對中國與兩岸議題的立場表達。民進黨主席兼總統賴清德、國民黨主席鄭麗文、臺灣民眾黨主席黃國昌是否出席，應當會是今年六四最懸疑但也是最令人不敢期待的議題了。

民國 115 年 5 月 23 日下午 3 時 1 刻

新北新店大坪林靚點飯店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募款餐會後

“六四” 37 週年當事人反思錄

鄭旭光、王丹

【王丹】

六四已經三十七週年了，越來越近。三十多年來，關於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有各種各樣的議論。包括有人說學生不回顧、不反思。那麼關於運動本身，到底是學生退讓還是不退讓導致了這個結局，也有各種各樣的議論。作為歷史專業出身的人，我認為當事人的回憶和第一手材料才是我們做出判斷的基礎。所以在三十七週年之際，我準備邀請一系列當年的參與者作為當事人，請他們談談自己是否有反思，反思的內容是什麼，依據的是什麼材料。開篇第一期，我們就請到當年在北航參與整個學生運動，後來上了通緝令、經歷種種波折，現在住在紐約的鄭旭光來談他的回顧與反思。

旭光，你好。

【鄭旭光】

王丹好。

【王丹】

旭光，我們開門見山，整個事件的大背景我們就不多介紹了。我這邊第一個想跟你討論的，是前不久出現的一個新材料，就是三十八軍前軍長徐勤先的材料。外界對這個材料有各種各樣的看法，很多人都跟我說這個材料很珍貴。我知道你也相當重視它。你認為這個材料給我們帶來了什麼新的視角來重新看待八九六四這件事？

【鄭旭光】

內容太多了，可以做幾期節目。關於徐勤先六個小時的庭審，吳仁華評價說這是他做八九史研究以來接觸到的最重要的資料，我覺得這個評價並不過分。這個六個小時的視頻我做了字幕，逐字校對過，看了很多遍。中間有很多點可以說明我們理解當時的情況。

作為當事人，我特別關注所有跟“北高聯”有關的資訊。徐勤先抗命，他掌握大量一線資訊，因為他三次帶隊執行任務——422 胡耀邦追悼會、五四遊行、四二七大遊行——三次都是部隊徒手進城，沒有攜帶武器。他是當時中共軍隊裡最瞭解一線狀況的高階將領。

五月四日之後，他在北京軍區參加了一個高階將領學習班，名義上是學習班，

實際上是為了瞭解情況。同時他在軍區醫院做了一個很小的手術，住院期間見了許多老領導，包括當時的武警部隊司令李連秀（他的上上任三十八軍軍長），可能還有他的上一任李繼均（當時是中央軍委辦公廳副主任）。他的資訊管道非常通暢，非常瞭解黨中央高層和軍隊高層對於當時局勢的分歧。

【王丹】

這些資訊裡，你覺得最讓你感覺到新鮮的是哪一個點？

【鄭旭光】

有一個點對我觸動比較大，就是你剛才講到史料很重要，當事人的回憶很重要。作為我來講，我當然特別關注跟“高自聯”有關的一切資訊，我們過去都不叫“高自聯”，我們是叫“高聯”、“北高聯”。是共產黨把北高聯簡稱叫高自聯。那麼，跟北高聯相關的一切資訊，我都有關注。這是我作為當事人可能跟普通研究者不一樣的地方。

但面對整個運動，我自己本身的經歷還是太少、太稀薄。我這兩天重點看了幾個資料：一個是李鵬日記，另外一個是趙紫陽的回憶，以及中共當時的一些相關檔。

徐勤先的材料應該是去年下半年披露出來的最新的。這個中間，五月十八號，因為我們知道五月十七日下午鄧小平已經在家裡決定要戒嚴，常委會議決定要戒嚴。五月十八日上午，楊尚昆就在三座門，軍委三座門召開了會議，部署所謂戒嚴，但還沒有發佈戒嚴令，是提前部署戒嚴。這件事跟我們有關係的是，中午的時候，王丹、吾爾開希等十二個學生包括我在內，在大會堂和李鵬見面。實際上，我們見面的時候，軍委的會已經開過了。

【王丹】

其實這個很重要。

【鄭旭光】

對的，在徐勤先庭審上有兩個人的證詞都涉及到這個軍委會議的內容。一個是北京軍區司令部作戰部部長彭翠峰。他的證言說十八號上午，周衣冰司令員和劉振華政委到三座門參加緊急會議，軍委緊急會議。當時只有兩個首長去，沒有帶其他工作人員，是極其秘密的會議。回來之後，當天下午兩點零七分，在主樓三層首長會議室召集在家的首長進行傳達，傳達的就是楊尚昆的講話。楊尚昆說“高自聯逼迫中央承認他們是合理的、愛國的、自發的。”、“高自聯逼迫我們承認四二六聲明是錯誤的”。從彭翠峰的證言一眼就能看出來，楊尚昆

對公開場合口口聲聲說軍隊不是對著學生來的，但實際上完全是針對學生來的。因為照他在軍委秘密會議的說法：誰讓我們必須戒嚴的？是高自聯！

【王丹】

他們專把“高自聯”當作最主要的敵對力量。

【鄭旭光】

對的，首先就是高自聯逼迫我們承認他們是合理的、愛國的、自發的，高自聯逼迫我們承認四二六社論是錯誤的。這就是絕食的兩點要求：否定四二六社論，承認這是愛國民主運動。

【王丹】

因為他們也沒區分什麼“絕食團”、“對話團”，就統一說“高自聯”。

【鄭旭光】

對，所以通緝令也是這麼安排的。所有的學生都放在高自聯名下，從傳播學上來講是有道理的，就是簡單明瞭，讓受眾不產生困惑。我不是說他們這樣歸類是對的，是說從傳播學而言，這樣做在傳播上是有力量的。

楊尚昆講：“他們不是要民主，是要打倒共產黨。”這個定性很清晰，就是你高自聯是要打倒共產黨的。而且首先是針對鄧小平和李鵬同志，換句話說，鄧小平同志和李鵬同志是高自聯打倒共產黨的最主要的障礙。而且“他們提出七十歲以上的都要下臺”。這一句話就蠱惑人心，意思是老同志都得下臺。

楊尚昆說，現在社會秩序是亂的，我們怕死人，多次和他們對話商談，但他們都不接受。昨天（五月十七號）有上百萬人遊行，這情況不能繼續下去了。那麼兩條：一要退讓，適應學生的要求，但是退讓以後他們還要鬧，而且提出“四二六社論”是誰寫的？要追究出主意寫社論的人，追究是誰主使的。待會兒我會提到，就鄧（小平）、李（鵬）、楊（尚昆）三個人定的，就是社論的精神“這（學潮）是一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要旗幟鮮明地反動亂”就是他們三個人在一起定的。這個是中共黨史中沒有載明，但可以挖掘出來的一個有權威背書的資訊。瞭解了 423（1989 年 4 月 23 日）鄧李楊的密會，就基本能理解之後的中共高層鬥爭的脈絡是怎麼來的。

那麼第一個就是說，如果退就更被動，實際上是第二次文革又來，因為當時整個輿論資訊就認為文革是最可怕的。所以就在提文革，但你發現沒有？六四之

後發生了蘇東劇變，他們就不提文革的事兒了，提的就是蘇東。因為說辭就改了，因為文革並沒有讓共產黨垮臺。而蘇東巨變讓共產黨垮臺了，他們在中共內部搞恐嚇，為搞六四鎮壓找來了新藉口。

那第二個就是要採取強制手段，堅持“四二六”社論是正確的。那麼他還提到高自聯活動肯定有人指揮，這就不是指學生了。廣場上有外國人，就是外國人跟高自聯有關係，還是那個自由化、精神污染那一套。

這段時間“四二六”爭論沒有堅持下來，因為趙紫陽要拐彎，要弱化“四二六”爭論。現在看來，只有戒嚴！實際上趙紫陽的責任也儼然就出來了。楊尚昆說“鄧主席已批准調動部隊”。那鄧主席批准誰的建議的呢？實際上我們後來知道是楊尚昆建議的。他說這是廖漢生提出來的。廖漢生根本管不了事兒，他架著廖漢生的名義，實際上是楊尚昆提出戒嚴建議。

【王丹】

這都是五月十八號的這個會議。

【鄭旭光】

對，就是十八號上午安排調兵，北京軍區要出五萬人，部隊要帶武器，新兵不來，不適合的不來。就是新兵你下不了手的不來，不適合是可能政治上不可靠，不讓他來。力求不開槍，不殺人，準備最少三到五個月。還有一句話，殺氣騰騰：“有人反抗不要緊，因為他們不是愛國的，是要奪權的”。已經準備好，這話說的直接圖就很重要。

【王丹】

我覺得五月十八號其實就已經準備殺人了。

【鄭旭光】

這也是為什麼十八號徐勤先就要抗命的原因，因為他三次帶隊（五四、四二七和四二二）執行任務，都是徒手。如果裝備到位、武器到位，他提了一個理由，就是抗命的理由。他說：“好人和壞人混在一起，軍隊和群眾混在一起，死人怎麼辦？”，他是從戰爭法上來提這個問題的，是一個職業軍人的角度，而且他還提到應該由人大決議等等，這些都是別人的證詞，他本人庭審時不承認。那這是庭審的事兒了。

那現在呢，就是說這是劉政委先講，劉振華講的。之後就是周衣冰講說表示

“劉政委講得很詳細了，擺在我們面前的不是退，已經退到最後了”，意思我們沒法退了，就是不能否定四二六。“他們現在不是一般的討價還價，因此我們要硬。中央決定首都實行戒嚴，如不這樣，就會危及黨和國家的利益。要由武警、公安、解放軍共同承擔。具體呢，等李鵬、喬石、楊尚昆確定進的時間和次序”。我們知道，在五月十七號鄧家的會議上，是李鵬、喬石、楊尚昆負責戒嚴的。

二十一日凌晨前全部進入完畢，二十一日上午宣佈。就是先軍隊到位，完了再宣佈戒嚴。部隊要帶手槍、衝鋒槍、輕機槍，衝鋒槍是五十發，輕機槍一個基數，以連為單位裝箱攜帶，意思子彈先不配發，但裝箱攜帶，到時候執行任務再發子彈。裝甲車準備二到三百輛，主要放在郊區。

【王丹】

小型戰爭的規模。

【鄭旭光】

當時彭翠峰說，由於情況緊急，周劉首長當面接受的任務沒有文字命令。就是一個黑事兒，也怕留下歷史記錄。另外一個是查到了徐勤先的一個親筆記錄。他交給他的一個衛兵替他保存著，一直沒有交出來。後來做工作才交出來。那包裡頭的徐勤先記錄是斷斷續續的，但我們也能看到一些彭翠峰記錄裡沒有的東西。彭翠峰是一個口錄、證言，他這是一個文字記錄。他說參會的有楊副主席楊尚昆，副秘書長是洪學智和劉華清，劉凱是軍委辦公廳主任。他這個記錄中間這樣說，因為他也是記的是司令和政委的傳達，等於傳達兩次，前面是給北京軍區高層傳達，後面是給徐勤先這些人傳達。講到說“22號追悼會後，目的是打倒黨和政府”。就是楊尚昆他們當時的定性就是追悼會之後再參與活動，就是打倒黨和政府了。包括你四二七啊。所以這個就是要確認四二六社論的正確性，“而且要改組政府、人大常委會和軍委。”

【王丹】

這個定性很嚴重，這比我們自認為的定性嚴重得多。

【鄭旭光】

我們沒有想到他們估計得那麼嚴重，實際上我還有一個沒想到，趙紫陽準備退那麼大的步，我也沒有想到。

【王丹】

因為外界一直都有說，事情走到這一步包括後來開槍，都是因為學生或者“高自聯”不退讓，把政府逼到這一步。你怎麼來看待這個批評？

【鄭旭光】

就是對“四二六”社論的一個態度。趙紫陽採取的方案是淡化不提。

【王丹】

你說高層內部是有分歧的。

【鄭旭光】

高層內部在五月十六號晚上的常委會上，趙紫陽第一次提出推翻“四二六”社論的問題。當時支持他的有胡啟立和喬石。這是鮑彤的回憶。鮑彤說當時是三比二，但趙紫陽為慎重起見，沒有做決議。我後來和萬潤南溝通過。萬潤南說，喬石的支持還是有前提的，就是要先問問小平同志的意見。

所以趙紫陽在五月十七號要求見鄧小平，鄧辦讓他下午去。下午去的時候，發現其他人已經到場。他本來想跟鄧小平私下溝通，但鄧小平直接開常委會。

【王丹】

說明鄧這個時候已經不信任趙了，是不是？

【鄭旭光】

我覺得鄧這一點我倒接受鮑彤的看法。他認為最遲到二十三號鄧已經不信任他了。我的看法是，從趙紫陽要高規格紀念胡耀邦開始，鄧對他已經不信任了。

【王丹】

其實從胡耀邦剛逝世、四月份的時候，鄧已經不信任趙了。

【鄭旭光】

所以四月十九號就哄騙他，說你一定要去朝鮮。你回來，我就讓你做軍委主席，楊尚昆、萬里都參加，還說跟陳雲和先念都說了，讓你搞兩屆，他二人都同意了！

【王丹】

這我們以前都在埋怨趙紫陽，說他在那個關鍵時刻為什麼不留在中國，還是非得去，堅持認為這是趙政治上很大的失誤。所以你現在認為這個失誤實際上是鄧小平在背後使壞導致的？

【鄭旭光】

當然是失誤了。你堅持不去的話，鄧小平也不能槍頂著你去。鄧小平當時都八十四歲了，從鄧小平的身體狀況各方面來講，趙紫陽是有充分的空間和自由裁量權的。去不去朝鮮你要搞清楚。當然了，趙也很乖巧，他意思就是你當然不能退。你要退的話，那麼多老同志，沒人替他擋著，他擋不住。就是陳雲、李先念他們會有很多看法、意見，他擋不住，所以鄧小平還是要擋，這是十三大的結果，彭真勸退，陳雲李先念半退，鄧小平成為獨斷者。

【王丹】

你現在認為是鄧對趙有意見，所以是想借這個運動對趙有所圖謀嗎？

【鄭旭光】

我覺得鄧也好，趙也好，我們從事後分析，應該說他們都是走一步看一步，但根據他們自己的個性，有很多隱憂。咱們這樣講，高手過招吧。有人說鄧趙紫陽是中共高層領導最有智慧的一個人。那麼最有智慧的人為什麼犯如此大的錯誤？我們實際上要看到，他可能是掉到對方的陰謀裡頭了，沒有辦法覺察到。

譬如說 423 鄧李楊見面的這個事兒，如果有人及時通報給趙，趙馬上就能明白很多事情。實際上楊尚昆一直在騙他，而他把太多的遊說鄧小平的努力放在楊尚昆身上。

【王丹】

但是趙也去見了鄧，他為什麼不向鄧講呢？

【鄭旭光】

趙是四月十九號見了鄧一次，五月十三號見了鄧一次，四月二十三號是趙離開北京。楊尚昆和李鵬與鄧小平三人會面，不算是一個程式性的碰頭會，不是常委會，是他們向小平同志彙報工作。

現在能看到的是傅高義在《鄧小平時代》裡明確確認這次會的存在，而且中央文獻研究院的院長曲青山著文勘誤《鄧小平時代》，文中提到有關於八九年有三處勘誤，沒有一處提到鄧李楊會面。鮑彤也說這個《鄧小平時代》是中共審定過的。那就等於兩次勘定，都沒有質疑這個五月二十三號會的存在。

【王丹】

我們過去有一種說法，說是李鵬這些保守派借著趙紫陽不在的機會，到鄧小平那裡告狀。

【鄭旭光】

因為很多持這種說法的人對鄧小平抱有期待，認為鄧小平是改革的旗幟，不能倒。他們的邏輯是鄧決策的所有壞事兒都是被壞人矇蔽幹的，是陳希同幹的、李鵬幹的。包括趙紫陽至死他都是這麼一個說辭，即都是鄧小平耳根子軟，被他們說進去了。實際上，如果他知道有五月二十三號這次會，我覺得他可能不會堅持這個說法。但是後面的一些事情他已經很清晰了。五月十七號的時候，李鵬、姚依林站起來反駁他，他是很驚訝的，他意識到事前他們跟鄧小平是有溝通的。但那時候實際上已經很遲了。五月十七號在鄧家的會，他到之前人家就開了，他走之後人家也繼續在開。

所以五月十六號他和戈巴契夫的見面，我覺得是困獸猶鬥。我們對政治家絕對不能把他們想成非常善良、非常窩囊。

【王丹】

你認為趙紫陽有做最後的困獸猶鬥，你說的這種困獸猶鬥，它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鄭旭光】

比如說和戈巴契夫的見面。他的後面的辯解我覺得說起來都很牽強。之前他通報鄧小平的地位跟國外領導人都是私下通報的，而且是給黨的友好黨的方式來通報的。那麼他和戈巴契夫的見面是向全世界通報。

就說這是潛規則，大家都知道的明戲碼，實際上學生也知道鄧小平是最終拍板的，但確確實實沒有任何人知道一中全會有一項決議，規定最終問題要鄧小平拍板。沒有任何中委對外披露過有這麼一個決定，趙紫陽第一次把它說出來。這個決定是鮑彤起草的，由趙紫陽宣佈的，一中全會鼓掌通過的。鮑彤也認可它是合法的十三大一中全會的第一項決議。這是趙紫陽說的第一項決議。而且趙紫陽說，我還沒有把決議的全部內容披露出來，因為擔心群眾接受不了。就是說鄧還可以在家召集常委會。你不是常委，你憑什麼召集常委會？如果說常委會有重大議而不決的，向你請示，請你定奪，這是一個說法。但是你在家召集常委會是什麼概念？十三大一中全會，我覺得埋下了後面中共高層動亂的禍根。就是十三大一中全會這個第一項決議，既違反黨章，也違反憲法。因為是黨國體制，憲法也是黨國憲法。你既違反黨章，也違反憲法，而且你是秘而不宣，全體黨員也不知道。

【王丹】

圍繞趙的這個講話，其實爭議很大的。趙和鮑彤都在為自己辯護，說他們並不是想對鄧有所不利。所以你的觀點認為不是。其實照講這番話，確實是一種困獸猶鬥，是想再努力一把，你是這樣的看法嗎？

【鄭旭光】

對，你看趙紫陽當時披露這一點，他的理由是說這樣效果很好。因為他五月十三號跟工人見面的時候提到這一點。當時有工人代表，當然這是官方工人質問鄧小平為什麼退休了還要說三道四，搞這個“四二五”、“四二六”那個“動亂定性”講話。趙紫陽說我同工人代表和工會幹部對話時，當場有人向我提出了這類問題。當時我回答這是根據十三屆一中全會決定作了說明。我們十三屆一中全會決定重大事情要向鄧請教，這是為了整個黨的利益。因為鄧的政治智慧、政治經驗比我們常委任何人都豐富。當時的效果是好的，那個提問題的工人再也沒有說什麼話。因此我考慮，如果通過報導說明這個情況，對於維護鄧的形象會有好處。至少說明不是鄧要攬這個權，而是中央一中全會共同議定了這一條。當時那個工人就不說話了，說這是符合黨的決議的。鄧小平是有這個權利的，但那個也是在大會堂的內部講話也不是報導出來的。那他覺得效果很好，所以我就要向全世界公佈一下。

但是事情的結果似乎是全世界都誤解了趙紫陽，我覺得這個也比較奇葩。就是嚴家其就認為這是衝鋒號，這是動員令。所以嚴家其有五一七宣告【清王朝已滅亡 76 年了，但是還有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昨天下午，趙紫陽總書記公開宣佈，中國的一切重大決策，都必須經過這位老朽的獨裁者。沒有這位獨裁者說話，4 月 26 日《人民日報》社論就無法否定。】直接就是要推翻鄧小平的概念了。嚴家其、包遵信的五一七聲明。另外一個，我覺得普通人也認為這是趙紫陽和鄧小平決裂的一個訊號。所以只有他堅持不是這麼回事兒，但客觀效果就是這麼回事兒。

【王丹】

那你對他們倆之間的關係，你認為是趙背叛了鄧，還是鄧一心要搞倒趙？

【鄭旭光】

鄧和趙的關係是非常中國式的，就是他們兩個人的關係是私相授受的關係，不是一個按照黨的規程來的關係。所以這個也就造成了趙紫陽的黨內地位的脆弱性。

陳雲這些人呢，在十三大之前趙紫陽認為他有兩個半婆婆（鄧小平、陳雲和半個李先念），十三大之後他認為他只剩下鄧小平一個婆婆。那陳雲和李先念就要搞倒他，搞鄧小平就要搞他，是必然，就是造成了他的脆弱性。

你看那個關於趙紫陽的處理意見，陳雲只有一句話，就是趙紫陽辜負了黨的信任，實際上就是辜負了他的信任。陳雲對趙紫陽的話並不重，也不多。那所以這個裡頭的話呢，就是作為趙來講，他四月三十號回國，五月三號馬不停蹄去了萬里家、去了彭真家、去了李先念家（比較值得注意的是未見他提到拜會陳雲），可以說他在講他那一套東西（緩和淡化四二六社論動亂定性）。所以這些人都蒙在鼓裡頭，只有楊尚昆明明白白的。因為楊尚昆是真正鄧小平鞍前馬後的樞紐人物，而且他是主持軍委工作的核心人物。

李鵬和鄧小平應該沒有太多的私下往來，但是這個期間王瑞林（5月11日）給李鵬打過電話，大概在五月初，就讓他堅持住 426 社論立場。實際上就是鄧李楊在四月二十三號之後形成了一個攻守同盟。之前的時候鄧是看不上李鵬的，但是在四二三之後，因為趙紫陽的問題，顯然李鵬是他最好用的一個棋子。因為趙紫陽出訪，李鵬就要主持工作。

田紀雲在四月十四日，胡耀邦沒去世前，他就去了趙家，建議他推遲訪朝。他說這個形勢怎麼能離開，訪問完全可以推遲。趙紫陽說這是國事訪問，這趙在四月十四號的時候就沒把這當事兒，而倒是田紀雲覺得很危險。趙說推遲不好，反而讓外界認為我們國內發生了多大的事兒。李鵬、姚依林會處理。

趙紫陽的做法，他都是一種輕描淡寫雲淡風輕，一切按程式來的心態。所以這種心態真正的是整個八九年中間我認為趙紫陽最壞事兒的一個地方。他的心態問題，他說的好像是舉重若輕，但實際上真正重要的事情沒抓住。

譬如說田紀雲就認為，總書記出訪，那麼臨時指定的這個人，叫臨時指定負責人很重要。他說：“紫陽下臺後很久沒有見到他。如果我見到他，我想跟他討論，你有教訓沒有？那麼大方？”，這個“大方”就是說把主持中央的權力交給了李鵬。你知道李鵬跟你的什麼想法？李鵬一心想當總書記。

【王丹】

那這個是不是因為趙這個時候還是認為他仍然有鄧的信任在哪裡？而其實沒有了。

【鄭旭光】

如果說他不知道 423 鄧李楊密會（一直未列入中共黨史，也未見諸《鄧小平年譜》）的這個事情，他就一直不認為他失去了鄧的信任。但實際上他會有感覺，就是他在五月十三號見了鄧小平之後，他就應該知道了。鄧小平說你說的東西我都聽不見，耳朵不好。所以他沒有把鄧小平的真實態度給常委傳達，實際上他已經失去了鄧小平的心，他能感覺到的。

這個我們完全不用懷疑，他們只要一見面，為什麼鄧遲遲不跟他見面？實際上一見面，鄧的情緒都會忍不住。所以就一直推，就說你在前面處理吧。但是處理呢，他又知道四二六聲明是推不翻的，所以到五月十六號他見戈巴契夫，實際上就要推翻這個東西。

【王丹】

其實聽你這麼講來，我們常講共產黨像黑社會，這真的有點幫派社會的意思。老幫主要交給一個新幫主，但是後來又不放心了。

【鄭旭光】

共產黨是兩套系統，一個是蘇聯列寧黨的做法，要求黨性等“共產黨修養”那一套東西。另外一套就是江湖的派性。鄧家是袍哥出身，對這一塊是比較強的，包括毛和鄧都是派性很強的人，尤其是鄧他沒有天然的領導地位，他就是在搞這種派系的東西。

所以趙紫陽要出訪的時候，李錫銘也勸過他不要去。李鵬也認為趙紫陽是把爛攤子甩給他，就認為趙是不負責任。但是呢，實際上都隱瞞了 423 鄧李楊密會。

鄧對趙的這種不信任，主要的起源就是對於胡耀邦的高調追悼，鄧是非常不爽的。因為按照趙紫陽的建議，有五條追悼規格是按照最高級別的葉劍英的規格來的，要有十萬人的遺體告別儀式，在二十一號在人民大會堂辦。這個已經在四月十七號定好了。《人民日報》、《新華社》和治喪辦的新聞群組都已經收到通知，宣傳口徑都得到了。突然到了晚上九點到九點半的時候取消了，由中辦主任溫家寶通知取消了。

就是誰能夠推翻常委的決定？因為這個決定是由喬石主持的會，胡啟立參加，

兩個常委的決定，在場的決定。而且是趙紫陽建議的，傳達的時候說是趙紫陽建議的，等於三個常委，其中一個是總書記。誰能推翻這三個常委的決定呢？那就很清晰了，就是鄧小平不爽。那你要高規格紀念胡耀邦，你想幹什麼？鮑彤的意思就是說，那你我死之後，你會做這個“二十大報告”，你要做赫魯雪夫。

【王丹】

所以其實從胡耀邦逝世的追悼規格這件事上，鄧就已經開始對趙不滿，這是一條很關鍵的。

【鄭旭光】

非常不滿，應該是強烈不滿。這是一條很關鍵的。而且還有一條線，就是李鵬講的一條線，我相信這也是李鵬和鄧小平能夠成為統一戰線的一個原因。就是李鵬他們認為包括北京市委李錫銘這些人，他們認為學生一開始就對著鄧小平去的，而且這個也確實比較真實。因為你要給反自由化的這個方案，你要給胡耀邦鳴冤，那高層都知道是鄧小平拿下胡耀邦的，所以你這個罪你推別人身上推不過去的。

所以這個就一開始，李鵬的行為和鄧小平就是合拍了。而趙紫陽的這種行為，我們可以認為是，當然他是總書記了，當然你也可以認為他是接班人、實質的接班人。太子開府，他有自己另外一套的舉措，這套舉措讓鄧小平非常不安。就是你要當你的開明總書記，那我不就成了反動的典型，將來你肯定是對我不利的。所以再一個還有各種傳說，說趙紫陽的地位不穩。比如說李先念在八八年九月和鄧小平提出來換人，鄧說沒有人，沒有人選呀。就是鄧也不會堅決的保。只是說沒有人選，是推脫之詞，但並不是不能動。

【王丹】

我想鄧對所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利這件事是很在意的。因為這搞倒胡耀邦，也因為這個不滿，包括十三大報告就提出不能搞議會制那套東西，不能搞三權分立。他其實對趙也是早就不滿的。我覺得這個線索是非常關鍵、非常清晰的。本來包括鄧在內，其實黨內很多人就想弄倒趙了。

【鄭旭光】

所以鄧和趙的路線是有差別的，起碼傾向很清晰。就是鄧是這個，趙是經濟改革派，也是政治改革派。儘管他敷衍鄧，但是他也多次說過，社會主義誰也搞不清楚啊。他和鄧只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堅持黨的領導。但是如何堅持黨的領導，兩個人實際上又有區別。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他的堅持黨的領導是“有黨政分

開”“政企分開”這種方向的。鄧是給了他空間，鄧是個完全的經驗主義者，所以也允許他做一些嘗試，但是呢也很擔心，很堅決，就是說這個會出亂子。那八九年這個事情，那就認為你這套不行，你這就是會出亂。

【王丹】

旭光，因為時間有限，我給你總結一下，從你剛才的陳述中，我個人覺得有三點特別值得注意：第一，其實早在五月十八號，中共黨內就已經認定學生就是要打倒共產黨。我覺得這一點很有意思。因為現在有一種新的批評，說當年學生太幼稚，不敢提打倒共產黨，只是改良派，不敢動共產黨。其實你看，不管你是否明確提出不同意見，在共產黨看來，你只要對他們提出異議，就等於是要打倒他們。但從共產黨內部的判斷來看，他們非常清楚這一點，而且會用這個定性來堵黨內人的口。所以現在有人說當年學生沒有提出打倒共產黨的口號，我認為這至少不是一個完全準確的轉述。從你剛才講的徐勤先材料就能看出來，共產黨內部對形勢的判斷就是這幫學生就是要打倒他們，這個判斷在他們看來是正確的。

第二，我覺得也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五月十八號的時候他們就已經決定要殺人了。所以現在有些人說，因為學生後來佔領廣場不退、不撤，才逼得政府殺人，這個說法是不成立的。你剛才的材料已經證明，五月十八號軍委內部會議就已經公開講要殺人了。

【鄭旭光】

因此，反抗是有效的。戒嚴前後市民和學生把軍車堵住是有效的，四二七也是有效的。我們也不能把鄧小平想成在策略上永遠僵化，他也是走一步看一步。四二七的時候他還表揚李鵬處理得好，沒有流血。流血對共產黨來講傷害也是非常大的。但到了五月，他們已經有流血的準備。某種程度上，四二七的退讓也是李鵬他們做的。我們確實要把很多史實講清楚。如果史實講不清楚，我們就會受到事後最終結果的影響，倒推回去好像陣營壁壘非常清晰，實際上一直不是那麼清晰，這個隔閡會越來越大，其實這中間確實有一條暗線，就是 423 密會，鎖定四二六的定性確實是鄧李楊這邊做的，這個是一個中共全黨至今為止都不知道的事情。

【王丹】

剛才你的陳述裡，更重要的一點是你講了鄧和趙之間的這種關係。過去我們都認為黨內在對付學潮的問題上主要是趙紫陽跟李鵬之間的矛盾，但你的看法不是。

【鄭旭光】

其實是趙紫陽跟鄧小平之間的矛盾，這是鄧小平親口說的。五月十九號鄧小平說：“表面上看是趙李矛盾，實際上是兩個司令部，一個是我，一個是趙紫陽。”

【王丹】

我覺得這個對外界的很多說法是一個非常有力的澄清。

【鄭旭光】

我確實覺得可以對趙紫陽提出批評的就是，他在面對關鍵時刻不是鬥爭，而是退縮，派性大於黨性。按照嚴家其的說法，他應該要求開政治局會議，而不是等鄧小平把戒嚴部署到位後再開會。李鵬迫不及待要開政治局會議，鄧知道黨心、軍心、民心都不在他這兒，所以一定要戒嚴部署到位以後再開會、再拿下趙。而趙紫陽不敢開這個會，所以嚴家其認為他對鄧有一種天然的懼怕。

【王丹】

我覺得這一點總結得非常精闢。趙紫陽是派系超越了黨性。

【鄭旭光】

對，如果按照黨性原則的話，那就應該開中央全會、非常全會、中央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等等都可以，你不堅決，沒有人敢跟著你走。五月二十一號戒嚴沒有成功，軍隊休整了三天，那個時候喬石和胡都去了趙家，五月十九號已經確定要把趙紫陽拿下了，他們二十一號都去趙家，那個時候他們都去了趙家，所以趙紫陽還能安排讓吳學謙給萬里轉發人大電報讓他回來，黨中央實際上已經分裂了，鄧小平說的是實在話，但是趙紫陽的黨中央的黨首太軟弱，判斷一再失誤，第一個他去朝鮮，第二個就是他放走萬里，萬里還專門就此事問過他是否需要推遲那個二十多天的訪問，趙還是讓他去了，還表示你不去別人還以為中國出大事了。他實在沒有把自己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名義上一把手角色看到位，他也沒想坐實這個“一把手”角色，他甚至至死都歉疚的認為鄧誤解了他，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也是很遺憾的事。

【王丹】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謝謝旭光上我們的節目。我覺得你最後提出的觀點非常新鮮，也很有衝擊力，就是實際上鄧趙之間幫派性的關係，是趙紫陽一個很大的政治失誤，它妨礙了趙按照黨性做出正確的政治決策。我還是要強調，大家可以同意旭光的觀點，也可以不同意，但這是當事人回來做了大量資料梳理之後做出的

新的思考，至少是我們作為當事人有過。

【鄭旭光】

我推薦大家可以在 YouTube 觀看徐勤先那個六個小時的庭審的字幕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17HF_79elw，另外可以查閱趙紫陽的《改革歷程》以及《李鵬日記》，這些資料都很詳實。

【王丹】

好的，今天時間關係就到這兒，謝謝旭光，以後有機會我們再談。拜拜。

本文稿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QR5t8rmICk>

三十七年了，天安門開啟的民主抗爭仍在繼續 ——在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紀念“六四”37週年會議上的主題發言

周鋒鎖



周鋒鎖在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紀念“六四”37週年會議上發表主題演講

謝謝各位的光臨。

三十七年前的此時此刻，我正站在天安門廣場的中心，就在人民英雄紀念碑旁。我聽到槍聲從北京的四面八方傳來。昔日和平的北京，那座令數百萬市民深愛的城市，正遭到無數軍隊的圍攻。我看到坦克沖了進來。我是最後一批離開天安門廣場的人之一。

隨後，我在復興醫院內樓上樓下看到了幾十具屍體。復興醫院位於木樨地旁的長安街上，當時那裡已經完全被死傷者淹沒了。由於醫院內部空間徹底爆滿，許多遇難者不得不停放在室外的自行車棚裡。

對我來說，那只是一個開始——一個我永生難忘的時刻。對於那些逝去的人，對於天安門母親們，我欠下了一份終身的責任。

我們今天聚集在這裡，是因為那些獻出生命的人至今仍未獲得正義。我們聚集在這裡，是因為無論是在中國國內還是在世界各地，人們依然在堅守。今天，我收到了許多來自中國國內民眾的資訊，分享他們此時此刻是如何進行紀念的。就在剛才，比如肯德基的“瘋狂星期四”在中國社交媒體上遭到了審查，因為年輕人正利用這個機會來紀念“六四”。

我們銘記像尹旭安這樣的政治犯，他僅僅因為紀念天安門大屠殺就被判處四年監禁。他在獄中飽受酷刑，出獄時已身患絕症。然而，由於他拒絕保持沉默，他再次被強制失蹤，從此我們再也沒有他的消息。

我們銘記來自杭州的徐光。他是 1989 年的學生抗議者，同樣被判處四年監禁。當他最近被釋放時，由於遭受了極其殘酷的酷刑，他虛弱到甚至無法獨自站立。但我們依然聽到了他發出的抗爭宣言：“為了民主與自由，我們這一代人必須戰鬥下去，絕不後悔。”

徐光說出了紀念“六四”的意義，尤其作為八九民運的參與者，我們永遠的使命就是中國民主化。

我們銘記董廣平，他曾是一名員警，來自中國體制內幹部的家庭。然而，在面對正義與邪惡的抉擇時，他選擇了正義。他一次又一次地為 1989 年逝去的人們

發聲，為“六四”屠殺的真相發聲。為此，他曾先後四次被捕入獄。但他拒絕屈服，並最終前往海外尋找自由。就在最近，他自己造了一艘船，在公海上漂流了 30 個小時，最終成功抵達韓國。我們希望國際社會能夠伸出援手，幫助他與在加拿大的家人團聚。他真正體現了天安門一代的精神。

我們之所以紀念，是因為中共想要我們忘記。他們動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來控制人民、散佈謊言、掩埋真相。然而，儘管他們做出了種種努力，每年依然有新的證據湧現。年復一年，我都能收到新的照片、新的檔，並結識新的目擊證人。

去年，最重要的一項新證據是關於徐勤先將軍的。他因拒絕執行鄧小平的戒嚴令而聞名。當時，他是解放軍最精銳的部隊——第三十八軍的軍長。當被命令帶坦克和全副武裝的軍隊進入北京中心時，他拒絕了，並說：“我不想成為歷史的罪人。”

今天，獨裁統治下的中國對世界構成了直接威脅，最關鍵的是對臺灣的威脅。我們呼籲現役的解放軍官兵像徐勤先將軍一樣，向自己的良知負責，拒絕執行專制政權的命令。

在紀念天安門的時候，我們向香港人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幾十年來，主要正是因為他們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年度燭光晚會，天安門的記憶才得以長存。

我們尤其感謝鄒幸彤。1989 年時她還只是個孩子，但今天，她是天安門精神最好的典範。無論付出什麼代價，她都堅持發聲。即使面臨可能被判處終身監禁的絕境，她依然在為天安門母親們呼籲。她實際上將香港的法庭變成了新的維多利亞公園。我們這群天安門一代，向鄒幸彤致敬。她是我們的英雄。

1989 年的抗爭從未結束。它持續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人權捍衛者們，他們包括：律師、牧師、勞工活動人士、記者、教師等，以及白紙運動中的年輕一代。今天，在全世界上百個城市裡，人們繼續通過燭光晚會等集會聚集在一起。僅今年一年，全球就有大約 40 場不同的實體紀念活動。網路上的紀念也異常活躍，尤其是通過像“李老師”這樣在網路上富有影響力的人，他已經成為白紙運動的重要發聲者。

在 1989 年，當數以百萬計的人走上街頭表達對自由和民主的訴求時，我們所有人都深受鼓舞。他們向世界展示了極其深刻的一幕：即使在獨裁統治下，人們依然信仰民主，並能激發出為之奮鬥和犧牲的勇氣。坦克人和民主女神像的經典畫面已成為自由的普世象徵。它們激勵了推倒柏林牆的人們；激勵了在 1999 年舉行抗議的伊朗學生；並繼續激勵著全球各地反抗專制的人們。

在 1989 年，我是第一批到達天安門廣場悼念胡耀邦的人之一。我當時絕無法想像，後來會有數百萬民眾加入進來。我在廣場上的第一次演講，靈感正是來自於美國的《獨立宣言》。今年，隨著美國即將迎來建國 250 週年，看到這個國家有如此多的人在懷疑民主的價值，令人感到痛心。

然而，1989 年天安門抗議的教訓依然清晰無比。中國的學生和市民冒著失去一切的風險，不是為了威權主義，也不是為了政治強人，而是為了民主、自由和人類尊嚴。他們理解一個在今天依然至關重要的根本真理：民主值得被捍衛。民主不僅是一種政治體制，更是一種對人類尊嚴、真相、問責制的堅定信仰，是每個人免於對政府恐懼而自由生活的權利。

天安門精神絕不僅屬於過去。它屬於每一個政治犯，每一個記者，每一個拒絕被噤聲、選擇講真話的公民，屬於每一個繼續信仰自由與民主的人。

總有一天，中國會獲得自由。總有一天，中國會實現民主。而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不僅將是中國人民的福祉，也將是全人類的福祉。

謝謝大家。

全球多地紀念“八九六四”37週年活動掠影

八九諸同學輯錄

一、洛杉磯

洛杉磯地區今年紀念“六四”的主要活動包括：

1、5月31日，由王丹主持的對話中國智庫主辦的第二屆“中國論壇”在洛杉磯舉行，論壇以“政治反對運動的跨世代合作”為主題，邀請蘇曉康、張伯笠、唐愷、金岩等共同探討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方向。

2、6月3日下午，六四紀念館舉辦“恢復46憲法還是重新制憲”辯論會（見下圖）。



3、6月3日晚間，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及自由鐘民主基金會，在中共駐洛杉磯總領館前舉行“六四”37週年燭光紀念活動（見下圖）。



4、6月4日下午，“六四”紀念館舉行大型主題壁畫揭幕儀式。該壁畫由藝術家 Gloria Wang 與 Geoffrey Jin 共同創作，以自由、民主與歷史記憶為主題（見下圖）。



5、與此同時，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等團體當天下午繼續在中共駐洛杉磯總領館前舉行抗議集會（見下圖）。

6、6月4日晚，由香港民主團體



主辦的燭光悼念晚會在中領館前舉行。多位親歷 1989 年民主運動的參與者和倖存者出席活動，包括王丹、張伯笠、程真、唐愷等人。主辦方表示，該活動延續了香港維多利亞公園持續數十年的“六四”燭光悼念傳統，希望將歷史記憶繼續傳承下去。

7、6 月 6 日，自由雕塑公園舉行大型“捍衛自由——烏克蘭”雕塑落成典禮（見下圖）。



二、紐約

紐約一如往年舉行了多種、多場“六四”紀念活動，這裡主要記錄兩場：

1、5 月 30 日，一場以“紀念六四大屠殺、文革七十週年”為主題的研討會隆重在法拉盛舉行（見下圖）。



2、2026 年的 6 月 7 號，中國民主黨人聯合多個社會團體在紐約法拉盛發起了大規模的集會遊行，紀念 1989 年“六四”天安門大屠殺事件 37 週年（見下圖）。



三、巴黎

法國國際廣播電臺對今年巴黎紀念“八九六四”37週年活動的報導摘要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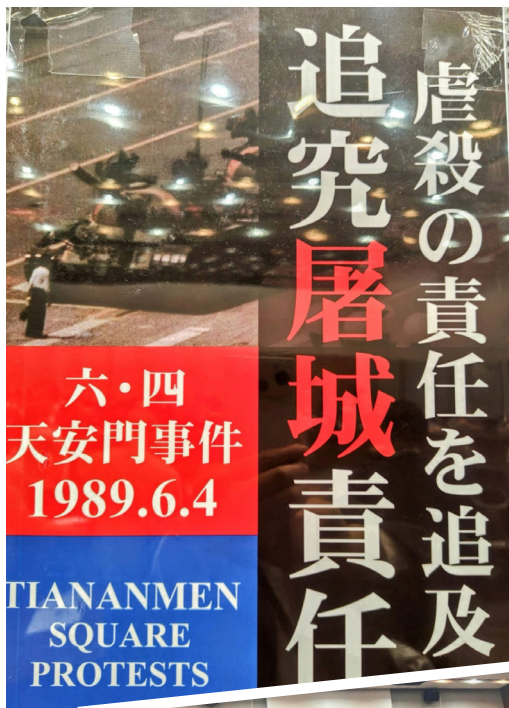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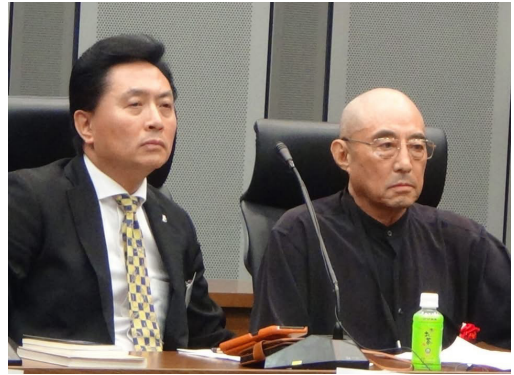
“【巴黎，2026年6月4日】——1989年北京民主運動三十七週年之際，旅居法國的中國民主人士、人權活動人士以及法國友人，星期四晚在巴黎舉行燭光紀念集會，悼念1989年北京天安門廣場及北京市其他地區在武力清場事件中遇難的學生和市民，並呼籲中國當局正視歷史、尊重人權與基本自由。本次紀念活動由前天安門廣場絕食團成員、1989年中央戲劇學院流亡學生王龍蒙，以及旅居法國的中國民主運動人士吳江共同發起和組織。”（見下圖）



四、東京

6月3日，在日本政治中心東京的參議院議員會館，由NPO法人天安門事件紀念實行委員會及民主中國陣線聯合舉辦了「勿忘天安門事件」紀念集

會。日本眾議院議員石川勝先生等國會議員親自到場聲援。會中來自世界各地多位重量級人士發表演說，包括來自澳洲的原北京大學教授袁紅冰先生、八九學生王戴等（見下圖）。



五、三藩市

主要活動包括：

1.5 月 24 日花園角清洗民主女神像活動（見下圖）。



2.6 月 3 日聖約瑟市政廳廣場“勿忘六四”快閃活動第一站（見下圖）。



3.6 月 3 日“勿忘六四”快閃活動第二站斯坦福大學（見下圖）。



048 八九一代 / 第二期

4.6 月 3 日“勿忘六四”快閃活動第三站三藩市市政廳，有南茜佩洛西女兒克莉絲蒂娜佩洛西參加（見下圖）。



5.6 月 3 日“勿忘六四”快閃活動第四站金門大橋（見下圖）



六、多倫多

主要活動之一：在北約克 Mel Lastman Square 舉行六四 37 週年紀念音樂會與燭光晚會（見下圖）。



七、 華盛頓

主要活動包括：

1、5月30日下午，美國首都華盛頓地區的中國民主活動人士在中共政權駐美大使館門前舉行抗議集會，集會由全美學自聯和魏京生基金會聯合舉辦，每年為紀念“六四”而在中共駐美大使館前舉行的抗議活動已持續舉行了30多年，風雨無阻。集會上魏京生、北明、李恒青、王軍濤、王安娜、李英之等中國民主活動人士發表了演講（見下圖）。



2、6月4日上午8點，美國國會山西側草坪舉行了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37週年新聞發佈會，由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和美國眾議院中國共產黨問題特別委員會共同舉辦，兩委員會的主席、美國國會兩院多位重要議員及魏京生、王丹、李恒青等中國民主活動人士參加了這一新聞發佈會（見下圖）。

3、6月4日下午1：30開始，在國會山進行了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



委員會（CECC）舉辦的聽證會，聽證會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美國人的威脅：跨國鎮壓與州政府層面的應對》，由委員會共同主席眾議員 Chris Smith 主持，多位中國民主活動人士及新聞媒體參加了這一活動。其中李英之將《八九一代》雜誌創刊號贈送給 Chris Smith 主席並合影留念；與會的八九一代學生劉俊、金秀紅、金明日牧師夫人劉春麗和李英之合影紀念。（見下圖）



抗爭線上

八九一代的硬漢，中國的硬漢

——徐光“自由”履歷

某中國民主黨人



按語

徐光的故事，讓人盪氣迴腸。作為八九年參與抗爭的一個 20 歲出頭的學生，到今年五月份刑滿釋放，可以說他已在國內堅持抗爭了 37 年！能這樣做的人屈指可數，即便在八九一代中。他們不愧為中國的硬漢！我們向他們致以崇高的敬意！

這樣起來抗爭的人太少，所以局面不能改變，也讓他們個人付出的犧牲、教訓和代價就更為慘痛，也更讓人致敬。中國的民主改變只有更多的人起來抗爭才可能實現。

徐光的故事，讓我們想起《聖經》裡說的話：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那當跑的路我已跑盡了，那當守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徐光已經年屆 60，三十七年他做到了這點，那就是道他守住了，他沒有放棄。可以說他打了很多仗，他跑了很多路，這些路就是一次次行動，一次次“喝茶”，一次次來往派出所和看守所之間。

我們再次向他們表達敬意！向這些還在國內堅持抗爭的八九一代人。他們的故事讓我們唏噓，也讓我們深思。

編者識，03/31/2026

徐光，1968 年 9 月 11 日出生，浙江省富陽市人，戶籍地杭州市富陽區富春街道郵舍弄 2 幢 407 室，現住杭州市西湖區外東山弄 42 號 3 單元 601 室。

1986 年至 1990 年，徐光就讀于杭州大學生物系，畢業後直至 1999 年 6 月因中國民主黨組黨案第一次被捕坐牢前，是家鄉富陽市環保局環境監測站工作人員。

徐光是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杭州大學的學運領袖之一，並由杭州大學團結學生會主席葉堅定派往浙江省高（校）自（治）聯（合會）擔任代表，是浙江高校尤其是在杭高校武林廣場學生絕食團成員。

1995年11月27日，王東海先生牽頭，傅國湧、王有才、陳龍德、吳高興、陳樹慶、胡賢煥、徐光等人簽名連署致全國人大常委會《無條件釋放魏京生，推進民主和法制建設》聲明。1996年“六四”七週年期間，徐光又和前述眾人參與了由王東海先生起草的《呼籲立即釋放魏京生、王丹、劉念春、張林、胡石根、徐永海等一切在押的政治犯和宗教犯》的聯名呼籲活動，要求重新評價六四和八九民運、廣泛開展與社會各界的對話、有秩序有步驟地進行漸進式政治體制改革等五項建議。在浙江民運同仁的聚會中，他多次提出要組織獨立自主的在野黨，以實現對執政黨中共的有效監督與制衡。

1998年6月，徐光作為核心成員，和王有才、王東海、林輝、吳義龍、祝正明、朱虞夫、王榮清、毛慶祥、戚惠民、黃培劍等人成立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籌）。1999年春，徐光在家鄉富陽與樓裕根、王有華、蔣雪標、王杭立等人組建了“中國民主黨浙江省富陽市籌委會”，並起草《中國民主黨富陽市籌備委員會成立公開宣言》，是中國

民主黨第一個縣級組織。徐光還撰寫了《抓不完的中國民主黨》等文章在浙江民主黨刊物《在野黨》上發表，公開宣導民主、憲政與人權。同年6月23日，徐光被杭州市公安局羈押；9月15日被杭州市檢察院批准逮捕；11月9日被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徐光不服提出上訴，12月10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作出裁定維持原判。判決生效後，徐光被關押在浙江省喬司監獄。在監獄服刑期間，徐光拒不接受所謂的管教和改造，繼續反對中共的專制獨裁，傳播民主思想，並且每逢“六四”他都要在獄中絕食24小時，令監獄當局頭痛不已，因此他每年都要被嚴管，還屢遭獄警嚴酷毒打，被囚鐵籠，遭牢頭獄霸（通常由獄警暗中指使或慫恿）淋屎尿等虐待。



四年前入獄前的徐光（中），左民主黨人朱虞夫，右民主黨人樓裕根

2004年9月14日，徐光刑滿出獄。每逢“六四”，除繼續保持多年來絕食一天的週年紀念習慣外，徐光還常發表文章或以其他方式敦促當局平反六四，並積極參與各項推動民主、捍衛人權的活動。由於受共產黨專制主義勢力的迫害，浙江很多民主黨人的生活和就業都會遇到不少困難，多年來徐光總是力所能及地幫助這些同仁和家屬，每年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春節募款，徐光也是捐得最多的人之一。

2004年11月，由王榮清先生主持起草並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中國政黨法草案》，徐光是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對該草案的11位審議人之一。他在審議書上說：“出臺《政黨法》是民主政治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民主與法治，是‘六四’大學生與中國民主黨人的共同理想”。以《中國政黨法草案》事件為契機，使得中國民主黨的組黨活動沖出1999年中共當局對中國民主黨組黨活動第二波大鎮壓後的數年低谷。

2005年4月16日上午10時許，徐光在杭州黃龍體育中心參加反日遊行隊伍，提倡“反日，不僅要反對歷史上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更應當反省我們自己為什麼落後、為什麼捱打”，因高喊“打倒漢奸！”“打倒出賣國土的賣國賊！”被員警一擁而上強行拖進警車帶走，以“在被剝奪政治權利期間未經批准擅自離開所在縣市參加遊行集會”

為由，對其行政拘留十五日。

2006年2月，徐光參與由北京高智晟、趙昕、胡佳發起，浙江陳樹慶組織協調的維權抗暴接力絕食活動。陳樹慶和王東海、王榮清和徐光、單稱峰和呂耿松兩人一組絕食二十四小時，接過第七、八、九棒，加上後來參與的許多中國民主黨在浙成員，無論持續時間和參與人數，浙江民主黨人在該項活動的關鍵時刻，起到了承前啟後的加速作用。

2006年5月得知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的祝正明先生獲釋，徐光與王榮清、樓裕根、陳樹慶等人來回驅車千里從杭州專程趕往江山祝正明的老家看望，介紹近幾年浙江民主黨人的活動，還為祝先生回杭重新融入當時的浙江民主黨活動與百姓維權活動做了一定的鋪墊。

2013年9月21日10時30分左右，在杭州西湖斷橋邊的亭子處，徐光與樓黎明、錢小玲等其他經濟適用房維權人員一起，採用身貼“同房同政，法不溯往”標語、口喊“打倒法西斯”口號等方式進行維權，引起群眾圍觀。警方認為他們的行為影響了西湖的遊覽秩序，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二十三條第一款第（二）項之規定，決定給予徐光行政拘留十日的處罰。徐光認為，他的中國民主黨身份使

他不僅被罰最重，且在拘留所受到嚴管和虐待，並為此絕食一周。10月1日釋放那天，杭州市公安局國保支隊正副支隊長親自率隊到拘留所阻攔民主黨人迎接徐光，並對民主黨迎接人員提前採取措施：早上六時多一點，陳樹慶就被三個便衣阻擋在住所的單元門外；呂耿松在去接徐光的半路上被兩名協警追上硬拉了回去；警方還將民主黨人譚凱、樓保生、王富華等帶到派出所羈押八九個小時……。

徐光不服該行政拘留，先向杭州市公安局提出行政覆議，並於2013年12月20日向杭州市西湖區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徐光的代理人在法庭上嚴正指出，徐光當時在現場喊“打倒法西斯”，是因為有不明身份的便衣人員對斷橋景點休閒遊玩的公民肆無忌憚地使用了暴力，而被告對這些便衣不予追究，卻將見義勇為制止暴力行為的原告實行處罰，這實在是混淆是非、顛倒黑白，是對原告的構陷。原告和代理人希望西湖區法院撤銷被告的處罰決定，維護法治和正義。

2014年2月底，陳開頻先生到臺灣代表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與當時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約談，與民進黨領導人蘇貞昌、蔡英文等人見面，商討如何通過兩岸間的政黨交流“支持大陸民主，捍衛臺灣自由”、“保和平，促（民主）統一”。因陳開



釋放回家當天的徐光

頻收到蕭山公安“回來要判重刑”的威脅，從3月6日下午2時10分陳開頻飛抵蕭山國際機場起，徐光、鄒巍、吳遠明（任偉仁）、來金彪、陳兆容和薑在鴻等人數度往返機場等候，到陳開頻家中探望安慰年邁的陳開頻父母（當時都已80多歲），並將據推測被當局“秘密失蹤（軟禁和觀望）”的情況及時通報外界，尤其是徐光與一九八九年春立群、盛雪兩位大姐參與營救和呼籲，得到海內外廣泛關注，為陳開頻先生3月17日安全回家、避免遭受政治迫害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2014年4月2日，徐光因在QQ及微信群上發帖與聊天，開玩笑說“共

產黨可以在嘉興南湖租一條船召開一大，民主黨也可以在杭州西湖租一條船召開一大”，4月3日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便以此為“證據”拘留了徐光，5月9日逮捕，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關押于杭州市西湖區看守所。關押期間徐光長期堅持絕食抗議。當時，江西明理律師事務所創始人、著名的維權大律師郭蓮輝先生受徐光姐姐委託，擔任他的代理律師。律師數次要求會見當事人都未獲公安準許，律師提交法律意見書，明確指出徐光的言論與顛覆國家政權不具備必然的法律關係，請求公安機關撤銷該案。據維權網2014年5月10日報導，一千兩百餘名各界人士連署，認為當局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徐光，不僅嚴重侵犯了徐光的人身自由，也嚴重破壞了中國的法制和法治，強烈要求杭州市檢察院釋放徐光。2014年7月31日徐光被取保獲釋。

2018年4月25日，因組織和參與海內外民運人士共同發起的國際勞工節“全民共振”行動，呼籲中國各地民眾5月1日聚集本地城市的廣場，行使憲法所確認的公民權利，推動中國民主進步，徐光被行政拘留七日，直到5月2日過了該活動日期才得以獲釋。2019年8月5日公安機關對徐光的三星手機進行檢查，認定視頻19部及大量圖片、音訊等涉嫌當局敏感內容，以“尋釁滋事”的名義對徐光再次作出拘留六天的決定。

2022年5月24日，因“六四”將近，徐光收到居住區西湖區公安局分局玉泉派出所的傳喚單，徐光未予理睬。5月25日上午，徐光在所居東山弄社區採購，途經轄區的玉泉派出所附近，正遇上該所民警，被帶進派出所，告誡徐光“六四”將近，不要有涉“六四”的敏感言行，並強行收走了他的兩個手機。徐光5月26日去玉泉派出所，一路舉著寫有“平反六四”的紙張，抗議公安對自己的迫害，被西湖區警方刑事拘留並被抄家，國保員警威脅徐光稱“要新舊帳一起算，這次要重判他”，6月24日下午5時西湖區國保員警第二次對徐光家搜查。



2026年5月19日，4年刑獄後釋放當天的徐光和民主黨人毛慶祥在一起，徐光在講述獄中遭遇

2022年7月2日杭州市西湖區檢察院以涉嫌尋釁滋事罪正式批捕徐光。徐光從被刑拘之日起即在杭州西湖區看守所內開始絕食抗議，每天僅靠鼻飼灌注維持生命。徐光家屬委託了浙江當地最有名望的浙江左契律師事務所紀中久大律師、浙江碧劍律師事務所吳有水律師擔任辯護人，但在案件移送審查起訴前的偵查階段，當局拒絕律師會見被羈押的當事人。

2022年11月7日，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檢察院以西檢刑訴（2022）560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徐光犯尋釁滋事罪，提起公訴。指控徐光2018年至2022年期間，在微信、臉書、電報、油管上發佈視頻、文章，散佈損害國家形象、危害國家利益的虛假資訊，在網路上尋釁滋事。徐光認為系當局構陷，他稱自己作為當年杭州六四學運的參與者，每年都公開紀念“八九六四”和舉寫著“勿忘六四”的牌子，自己熱愛祖國，堅信實現民主法治捍衛人權能更好地維護國家形象和國家利益，自己在不同場合所說的事，不能因為當局不敢公開澄清就被指控成虛假資訊。中共當局為六四維穩需要，打壓中國民主黨人，所以在六四前抓捕自己。在見到委託律師後，徐光堅決要求律師替自己做無罪辯護。

2024年4月3日杭州西湖區法院開庭宣判，《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刑

事判決書》（2022）浙0106刑初561號以尋釁滋事罪對徐光判刑4年，刑期至2026年5月19日。

判決生效後，徐光被關押於杭州北郊監獄（杭州市錢塘區下沙街道北創路9號），2024年8月起轉押於杭州市北郊監獄醫院。據《維權網》資訊中心2024年11月29日報導：獲刑4年的浙江杭州民主黨人、八九學生領袖徐光自被捕至今不準家屬探望。此前徐光長期絕食抗爭，監獄採取鼻飼方式，徐光也經常拔掉鼻飼管，體重下降至僅八十多斤。而絕食抗議行為在監獄被視作服刑人員抗拒管教的嚴重違規，受到許多懲罰，包括“高度戒備（關禁閉或蹲鐵籠）”、取消與家屬通訊和會見等等。徐光曾托人要求家人帶內衣褲和日常用品，但是家人送去仍舊遭到獄方拒絕，家人擔憂徐光恐遭不測，希望海內外呼籲、關注。

徐光多次入獄，累計刑期已超9年，是中國長期堅持民主理念的政治犯之一。其案例常被國際人權組織和海外媒體關注。2026年5月19日，是徐光刑滿出獄的日子，他的安危與健康狀態，由於中共當局尤其是監獄當局的封鎖消息，至今仍是一個謎，海內外徐光的中國民主黨同仁及其所有熱愛自由民主的朋友，一定會繼續予以守望和關注。

被剪去了翅膀，但他仍在雲中飛

自由潮

對於陳雲飛，許多人都不過是看客；
對於陳雲飛這些年做過的事，許多人只把他當著茶餘飯後的話柄與笑料，但陳雲飛作為一種現象，對政府威權的每一次衝擊，雖然被一些人視為雞蛋碰石頭，可政府清楚他們面對的是怎樣的一個人，雖然每一次衝擊，陳雲飛都被撞得頭破血流，但沒有人能否認陳雲飛的勇敢。

據說《成都晚報》直到今天，教育新入職的員工，都會以西元 2007 年 6 月 4 日，他們的報紙上刊登的那句廣告“向堅強的六四遇難者母親致敬”，作為反面教材，要求新員工時刻提高政治敏銳性，不能讓反黨反政府份子有可趁之機。而自己花錢，在政府的報紙上堂而皇之地刊登出紀念“六四”遇難者的人，名叫陳雲飛，四川大竹縣人，基督徒。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畢業於北京農業大學，曾參加過八九學潮。2007 年，他的這則廣告，一方面使他一舉成名，另一方面他也因這句廣告詞而受到了政府的懲處，政府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處以他監視居住半年的懲罰。這表面看來，不過是一句話，但它背後的意義不僅是對中共強權的挑戰，更彰顯的是一個反對威權者的個體的勇氣與智慧。



和母親在一起的陳雲飛

這就是陳雲飛，這個生於西元一九六七年，從大巴山裡走出來，畢業於北京農業大學的莘莘學子。這些年來，一直要以他的方式，作一個“訓獸師”，要用人民的力量，把權力這頭猛獸，關入籠子裡，他就象我們這個時代活著的“堂吉訶德”。在此我們不妨看一看，陳雲飛這些年大戰風車的言行。

西元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七日，陳雲飛為了抗議當局剝奪他的出國權，為

他的護照及港澳通行證舉行葬禮，並以陳氏勞改農場護照、港澳通行證治喪委員會的名義，發出訃告：偉大、光榮、正確的陳雲飛的“護照和港澳通行證”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六日晚十一時許，因“搶救無效死亡”享年三歲。……在這國哪一天沒有了國保，沒有了獨裁專制之後，陳雲飛的護照、港澳通行證，才有來世，重見光明。

西元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日陳雲飛報警稱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是非法集會，指該聚會涉嫌聚眾擾亂公共秩序，危害國家安全等罪。

西元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作為被告的陳雲飛穿睡衣出庭受審，法官問他為何如此穿戴，他說“方便做中國夢”。

陳雲飛的言行還很多，我就不再一一列舉。最後回到西元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國內所有與陳雲飛有微信聯絡的人，都收到了一條資訊“朋友們，我再也不能孝敬了”，與陳雲飛相依為命的老母親，去逝了。我不知道老人家的仙逝是否與不久前政府強制性把他們母子從鄭縣趕走，而且陳在搬家前受到不明人員毆打引起的驚嚇有關，但我要以一個基督徒的身份，為陳雲飛弟兄代禱，願主安撫陳弟兄身心，願陳媽媽在天國平安，願中國平安！

陳雲飛一共入獄四次，被關八年一個月零一天。前路漫漫，雖然政府直到今天，仍然在用他們的方式剪去陳雲飛的羽翼，但我們清楚，被剪去了翅膀的陳雲飛，仍然在天空中翱翔著。



被羈押的陳雲飛



于世文短文兩篇

于世文

一、從朝聖者到戰爭難民，從戰爭難民到地球村盲流

2026年2月22日晚十點整，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參團開始赴以色列旅遊時，我想像的是一次基督徒的朝聖之旅。

2月28日早八點耶路撒冷上空警報四起，導彈橫飛，防空掩體代替了五星級酒店的客房。由於以色列在戰爭開打當時即關閉了所有民用機場，停飛停降了所有航班，我不得不于次日凌晨輾轉到了埃及西奈半島的 TABA 口岸，一天之間成了戰爭難民。在埃及，由於機票飛漲、一票難求，我滯留了十天，在經歷了五次購票、退票、航班取消、搶票後，終於於3月9日開羅時間18點登上了阿聯酋航空“開羅 - 迪拜 - 中國香港”的航班，開始了長達近三十個小時的中轉與飛行。一路上享受著聞名遐邇的阿聯酋航空優質服務和美食，幻想著回到國內家中的溫馨，並美美地在空客 A380-800 的寬敞座位中睡了一小覺。

北京時間3月10日23點，當飛機在香港國際機場上空盤旋準備降落時，我看到了東方之珠美輪美奐的夜景，一股從未有過的自豪感在心頭蕩漾……誰知，我太天真了，接下來的三十個小時對我來說比10天戰爭難民的時光讓我更痛苦、更傷感，3月10日23點半，在香港機場辦理入境手續時，我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效護照被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保安局入境管理處拒絕入境，並被香港海關像對待毒販一樣搜查所有物品及脫光身體搜身，連我隨身攜帶的每一粒藥品都不放過。之後又被香港入境處關押20個小時，這期間經我再三要求也不讓我服用十多年來時時刻刻隨身攜帶按醫囑每日必須服用兩至三次的降壓藥、降糖藥、速效救心丸等藥物，不讓我使用手機等任何通訊設備，不讓我洗臉、刷牙、洗腳，不給我這些最基本的生存、生活權利。個中心酸，比我剛剛經歷的中東戰火更無奈；對我人格、精神、自由的極端侮辱、摧殘和限制比我剛剛經歷的中東戰火更令人憤慨！3月11日夜裡，在我經香港入境處主動指點指引並被他們三個年輕工作人員押著，被動到香港機場購票處視窗用我的錢購買了香港機場至深圳蛇口的船票後，香港入境處竟又喪失基本的誠信，作廢我的船票，用密不透風的警車由三個工作人員看押著把我從香港機場經香港市區押送至深圳灣口岸，像對待罪犯一樣把我解押移交給深圳邊檢警方。接著，在深圳灣口岸深圳一方，我又一次失去一切自由半天，被訊問、搜身、搜查所有物品……真是想不到！二十天旅程的最後時刻，到了“我身後那個強大的”祖國，我成為了無家可歸的地球村盲流 [流淚][流淚][流

淚][吡牙][吡牙][吡牙]

于世文，記於 2026 年 3 月 13 日

二、三十年三次被拒絕入境香港

我已經被香港非人道的遣返 3 次了。即使這次坐牢下獄，我也要一吐這口惡氣！

1、1993 年初，陳破空、陳衛和我已經到達香港土地，港英當局口口聲聲支持大陸學生，經濟制裁，卻私下勾兌，不敢得罪北京，把我 3 人實名遣返，被關在臭名昭著的“樟木頭”。幸虧當時沒有資料聯網技術，否則我要被勞教，去採石場背兩三年石頭，弄不好比孫志剛早 10 年慘死在“樟木頭”的人就是我；

2、2026 年 3 月 10 日，我從中東的硝煙戰火中九死一生地來到香港門口，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境處竟要遣返我再次原路回到戰火之中。我乘坐來港的航空公司“阿聯酋航空”的駐港代辦都來羈押地會見過我了。

3、2026 年 3 月 13 日，又一次遣返。這一次竟羈押了我 7 個多小時。弄得深圳灣深圳一側口岸的邊檢員警都以為我順利過關了。深圳員警說，最多見過兩三個小時被遣返的，自本口岸開通以來，從未有如我這樣 7 個多小時被遣返的。有年輕員警氣憤地說，即使允許抵港，往返也在港最多 7 天，光甄別人家能不能去港就用時 7、8 個小時，這不是故意折騰人嗎？

事不過三。國仇家恨。這一次，我將不再屈辱地沉默。我要堅持不懈維權，要最大程度地讓華人社會知道我這些遭遇，這是我親身經歷的真相。我要讓真相大白於天下。

我要對香港政府入境處發起訴訟。我要從法律上對我“賠償損失、賠禮道歉，追究相關人員拒絕我從戰火瀰漫、炮聲隆隆的中東地區九死一生地回到祖國門口，卻拒絕我過境香港回家，羈留我 20 個小時的法律責任”。

我願意以肉身戰惡法。我深知這樣做是以卵擊石，勝訴甚至立案的希望微乎其微。但職責使我義不容辭儘自身全力儘管也是微薄之力捍衛我的自身權利和尊嚴，哪怕是一點點。

圍觀、轉發給我力量。有可能我的遭遇下一次就會在你身上發生。請網友們支持我的訴訟。

謝謝！

于世文，記於 2026 年 3 月 15 日

人 物 志

懷念黃雨章（臥龍）

孫志剛

按語

國內民主抗爭人士黃雨章於6月27日在廣西南寧因心臟病突發去世，年僅58歲，令人扼腕！

由於他的抗爭同道孫志剛（多年前已流亡美國）在海外所寫的這一篇《懷念黃雨章（臥龍）》，才使他在去世後生平的主要抗爭事蹟才被披露出來，包括他八九學生的身份、參與組織八九廣西南寧學運、八九後逃亡緬甸從軍兩年、廣西新公民運動的主要推動者、意欲組織中華民國廣西臨時政府等，他的這些民主抗爭事蹟鮮為人知而令人驚歎！



本刊特刊發孫志剛此文，一則深切紀念我們的八九同學黃雨章，再則刊佈其八九民運歷史，以及生平其它民主抗爭事蹟，以免湮沒無聞于世，並有啟於後來者！

雨章同學安息！

編者，識于2026年7月11日

今天接到一個令人悲痛的消息。

我的一位好朋友、1989年廣西學運的重要組織者之一、新公民運動廣西地區組織者之一的黃雨章（網名“臥龍”），於昨天2026年6月27日中午12點左右突然暈倒。120急救人員趕到後全力搶救，但最終因心臟病搶救無效去世，享年58歲。

聽到這個消息，我心裡久久不能平靜。我想寫下我所知道的黃雨章，作為對這位老朋友的一份紀念。

八九學運時期的學生領袖

黃雨章參與組織了1989年的廣西的學生運動。當時，他是廣西大學學生，也是廣西學生運動的重要組織者之一。

1989 年春夏之交，北京學生運動爆發後，黃雨章積極組織南寧學生開展聲援活動，並組織、動員不少廣西學生前往北京，支持北京學生運動。

後來，發生“六四”屠殺，89 民運遭到武力鎮壓。黃雨章擔心遭到抓捕，不敢繼續留在國內，便和另一位廣西學生領袖秘密逃往緬甸。

緬甸兩年的生活

逃到緬甸以後，他們來到一個村莊。當地村民知道他們是來自中國的大學生，也知道他們參加過 1989 年的學生運動，於是收留了他們。

那個村莊有自己的民兵組織。按照當地的編制，有的村是連，有的是營，有的是團。他們所在的村子有兩個營，還有一位副團長。黃雨章成為其中一名普通民兵。由於他受過大學教育，村民又請他教孩子們學習中文。於是，在那兩年時間裡，他既是一名民兵，也是一名中文老師，同時承擔著兩份工作。

後來，他開始與國內家人通信。家人不斷來信，希望他們能夠回國。但他們對國內的情況仍然不放心。於是，他們決定先由另一位學生領袖回國，觀察情況。那位朋友回國以後，來信告訴黃雨章，國內已經不會因為“六四”再抓

他們坐牢，讓他放心回來。大約兩年後，也就是 1991 年前後，黃雨章回到了中國。

回國後的遭遇

回國以後，他首先去學校，希望恢復自己的學籍。學校告訴他，由於已經被開除，無法恢復學籍。後來，他又去申請恢復戶口。戶口恢復了。但是，他發現自己的學歷檔案已經發生了變化。原來，他參加學生運動前已經考入大學。由於沒有完成學業，他原來的學歷本應是高中畢業後考入大學。

然而，恢復戶口以後，他戶籍上的學歷卻被登記成了“初中”。他認為，這樣的處理，會使後來的人更難通過官方檔案證明他曾經是 1989 年廣西學生運動的重要參與者。

我們共同參與新公民運動

真正讓我和黃雨章有接觸，是 2012 年底開始的新公民運動。

廣西最早組織活動的核心成員，大約有五個人：阿福、我、張維、黃雨章（臥龍）和端啟憲。我們建立了 QQ 群，陸續有三百多人加入。最開始群主是阿福。後來由我擔任群主。大家一起聚餐、交流，我也向不少朋友發放了新公民運動的公民徽章。

後來，許志永派王永紅來到廣西，希望廣西設立一位聯絡員。張維首先提議由我擔任廣西聯絡員。黃雨章也表示支持。隨後大家舉手表決，一致同意由我擔任廣西聯絡員。在這次推選過程中，黃雨章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華民國廣西省臨時政府

後來因為新公民運動發展得比較迅猛，所以我們認為可能我們可以在廣西首先宣佈獨立，因為廣西挨著越南而且有出海口，我們準備成立中華民國廣西省臨時政府，行政上屬於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主席的人選我們找了一個廣西人，但是這個人含糊其辭，沒有決定說是他一定可以做臨時的廣西省政府主席，所以我們準備請黃雨章作為這個角色的一個替補人選。但是我們當時討論的結果沒有通知黃雨章。當時我選擇做秘密備用人員，萬一出現意外做總預備隊隊長，負責與臺灣當時的馬英九政府聯絡。

當然大家意見不同，黃雨章等激進派希望提前佈局，可以去緬甸組織軍隊，也可以在廣西訓練。我希望水到渠成，萬一中共控制不住局勢，廣西大亂，我們出面穩定局勢即可。我對權力興趣不大，只希望不要亂了天下，苦了百姓，甚至穩定了交出權力也沒問題。但是有人覺得我們冒著生命危險受苦受累，不能讓別人摘果子，可以讓出部分權力給

海外民運和臺灣，但是實權不能讓。

我們的分歧

黃雨章屬於我們當中的“勇武派”。他曾經與另外幾位朋友討論，希望有人前往緬甸組織隊伍，希望未來能夠通過武力改變中國。但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人都認為，這樣做既不現實，也難以獲得支持。因此，我們並不贊成。

後來，這個想法也沒有真正實施。

那時候，因為他還在世，我一直沒有把這些事情寫出來，擔心會給他帶來麻煩。如今，他已經離開人世。我覺得，這些歷史也應該如實留下。

後來，他又開始練習飛鏢。他的飛鏢投得非常準，也買了不少飛鏢。

至於他為什麼練習飛鏢，未來有什麼打算，我們沒有深入討論。當時大家都知道，很多事情不適合細問，他也沒有主動告訴我。因此，我也不知道他的完整計畫。

為了安全，我在大陸一直只記住臥龍，故意忘記他的名字黃雨章，因為記住了不小心可能出賣了朋友，忘記在大陸是最安全的。

一起組織活動

這些年我們一起參加過不少活動。

有一次，朱承志來到南寧。我們一

起請他吃飯，並合影留念。後來，是我負責送朱承志到火車站，送他離開南寧。

還有一次，黃雨章和孫德勝一起拉起條幅，要求官員公開財產。那張照片，就是我拍攝的。因為我到得比較晚，他們已經把條幅拉好了。我幫他們拍完照片以後，大家擔心圍觀群眾越來越多，員警很快會趕來，於是迅速結束活動，各自離開。照片裡沒有我，因為我一直站在鏡頭後面。

最後的懷念

在我心裡，黃雨章一直都是一個仗義疏財的人。

這些年來，他為廣西同道之間的聯絡，為廣西公民社會的發展，都付出了很多努力，也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如今，他突然離世，讓許多朋友都十分悲痛。目前，蘇少涼正在發起籌款，幫助料理黃雨章的後事。據瞭解，相關交易處理結束以後，也會向大家公開禮金收支情況以及有關情況，以告慰雨章。

黃雨章已經離開了。但我相信，許多曾經和他一起走過那段歲月的人，都不會忘記他。

願雨章一路走好。

2026 年 6 月 28 日初稿



图中後排圈中人即黃雨章，後排右起第一人是孫志剛，即《怀念黃雨章》一文的作者

八九一代唐愷專訪

唐愷、胡紫璇

開場白：

唐先生，您好！

我是《八九一代》雜誌的編輯紫璇。很冒昧地聯絡您，實在打擾了！

我受龍蒙大哥特別託付，希望能為您做一次具有深度的專訪。龍蒙大哥一直非常牽掛我們八九一代同學的故事，他說和您是多年好友，還特別稱讚您為人老實、非常有擔當講道義。還表示：「唐愷的故事，不只是他一個人的，也是我們這一代人共同的記憶。」我從他那裡聽說您的經歷後，也深受感動，覺得您這段人生既沉重又充滿力量，非常值得被好好記錄下來。

如果您願意，我會用最真心、最尊重的態度，慢慢聽您把這些年走過的路、看過的景、受過的苦，一點一點講出來。我們不急，就當是兩個老朋友在聊天可以嘛？

問答環節：

問題一：聽聞您出生在廣州一個老共產黨員兼老軍人的幹部家庭，父親是那樣的「紅色背景」，卻在1989年以深圳大學大二學生的身份，偷偷募幾千塊錢北上天安門支持學生。當年您做

出這個決定時，家裡是什麼樣的反應？現在回頭看，那個「紅色家庭」出身的自己，和後來走上的這條路，您心裡最深的感受是什麼？

回答一：

我父親確實是共產黨的軍人。他大學期間十幾歲就參加了川東遊擊隊的外圍組織，做一些送信之類的活動。解放軍到來後，他就加入了共產黨的軍隊，當時不到二十歲。他參加了部分解放戰爭，隨後參加朝鮮戰爭，韓戰結束後到西藏、海南島等地。他的部隊屬於四野四十二軍。

我出生在廣東羅浮山，位於廣東博羅縣，那是四十二軍軍部駐地。我父親不算什麼高官，我與北京的紅二代相比微不足道，父親轉業後，在羅浮山附近一個部隊農場工作。

我小時候確實是「又紅又專」，可以說“生在紅旗下、長在甜水裡”，因為父親是小幹部，家裡條件比周圍同學好很多。我母親是總場醫院婦產科醫生，1979年後父母調入廣州一所學院任教。

我們家的讀書氛圍比較濃厚，家裡

很重視讀書。記得我小時候就能看到許多其他人接觸不到的書籍或報刊，譬如只有幹部才能訂閱的《參考消息》。通過它，也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資訊。

此外，我母親的同事中有不少是從廣州等大城市下放的右派醫生，他們常來我家聊天；還有許多各地知青也經常來家裡聚會。還有我父親戰友聚會時，也能聽到很多與社會宣傳不一樣的故事及言論。記得有幾件事對我影響特別大：

第一件事是小時候，我父親分管一個分場，我放暑假就住在這裡，每星期父親騎單車載著我回總場家，會經過隸屬廣東省的一所對外稱“孤兒老人院”，奇怪的是，這個地方前後大門都有軍人持槍把守，而我們農場總廠大門都沒有軍人把守。我問父親為何如此，他告訴我，裡面關押的大多是國民黨起義部隊投誠的軍官。對外它被稱為福利機構，但實際上是關押場所，裡面有稻田、果園、菜地等，住的是一排排的大房間睡大通鋪，幾十號人一個大房間。這件事讓我第一次意識到，黨也會講假話，用這種方式蒙蔽大眾。

第二件事發生在我小學一二年級時，那時“四人幫”已被打倒。農場舉辦的一場公審大會，整整一面山坡前面是中、小學生，後面是職工黑壓壓的人群，一個年輕人被綁跪在山下的竹子搭建的審判台前新挖的土坑裡槍斃。場面

極其恐怖，第一槍打歪了，法警還從民兵手中奪過刺刀，在他胸口補了兩刀。那人姓李，叫李某躍吧！著白色的的確良襯衣，據說他是國民黨軍長的後代，家裡人可能是在農場裡。後來 1979 年，此案被平反，確認是誤殺。這件事讓我當時非常震撼，長大後來也強烈感受到這國家犯下的許多荒唐的錯誤。

第三件事是母親醫院的書記，原是東北軍人，但有個毛病，喜好女色，經常在深夜兩三點跑到單身女護士或女職工宿舍敲窗敲門，護士們常跑到我母親面前抱怨，我也因此知情。當時我還以為宿舍區有鬼，因為半夜常被拍門拍窗的聲音吵醒。這件事讓我從小就對共產黨的書記產生強烈反感，那些書記的權威在我心裡徹底崩塌。

中學時我讀了幾本對我影響深遠的書，其中如托爾斯泰的《復活》和盧梭的《懺悔錄》，後來的《人啊人》這些書讓我意識到，體制是可以改變的，社會有其演進過程，許多不合理的現象都源於體制問題，而非單純的某個領導或個人的問題。

1979 年，父母調到廣州。那時我每次看新聞聯播，都會和父親辯論，父親非常生氣，後來我才明白，父親不是不清楚，而是出於保護我的需要。

問題二：6 月 3 日晚到 6 月 4 日清

晨，您在天安門廣場和六部口親眼看到解放軍開槍、坦克衝撞人群、血肉橫飛的那一刻……我知道這段記憶對您來說非常痛苦，甚至到現在還會反覆出現在夢裡。可以請您用最真實、最細膩的方式，告訴我們當時您看到的、聽到的、聞到的，以及心裡的感受嗎？我想讓大家真正感受到那份恐怖與無助。

回答二：

我每次想起這段經歷都會非常痛苦。而且好多年來，我還經常做噩夢，夢到當時的情景。

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我們從天安門廣場被趕出來後，就沿著一條街道往前走，前面有人帶隊。因為我是外地來的，不知道具體路線，說要去一個學校暫避。大家開始還群情激憤，一邊走一邊喊口號，馬路兩邊很多市民為我們鼓掌。馬路不寬，我們轉來轉去，大概走了一個多小時。和我一起走的有幾個外地來的糾察隊同學。我們覺得累了，就在一個大樓下面休息了一下。本來我們走在隊伍前面，這次休息卻救了我們的命。

繼續往前走後，很快就到了一個路口，前面就是長安街。有戒嚴線，不能過馬路。我們站在馬路邊，大家議論紛紛，有人想沖過馬路，有人說不行，因為聽說昨天凌晨在這個路口打死了很多人。我個子比較高，這時看到天安門

廣場方向有三輛坦克往這邊行駛，越來越近發出震天動地的聲響，地面好像都在顫抖。我當時以為坦克會走在長安街馬路中央，不會往人群裡撞。但接著我看到坦克炮口突然轉向人群方向衝。站在前面的人發出驚恐的叫聲，人就往後擠。大家都往後跑。我站在人群中間位置，站在前面的人往後擠，後面人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我看到坦克炮往人群後轉身就擠，向後跑，往後狂奔。大概跑了一百多米，我停下來往後看。原來那坦克走了一個 U 字形，本來走在馬路中間，突然拐向馬路邊撞向人群，然後又拐回馬路中央。壓死了很多人。這時我看到前面坦克頂蓋子打開，一個軍人伸出身子，伸手掏出一個像手榴彈的東西，在坦克面上敲了一下，就扔向人群。那東西帶著煙掉在地上打幾個滾，然後砰的一聲爆出很大一團煙霧。原來是垂淚彈（毒氣彈）。

我以前常看香港電視新聞裡南韓學生抗議的畫面，知道這種情況。垂淚彈在地上還沒爆開打轉時，可以撿起來扔回去或踢走。我當時不知哪來的勇氣，看到一個毒氣彈滾到附近，就衝上去一腳踢到馬路中央我好像還踢了兩個。

踢完後，煙霧淡了，馬路上一片血肉模糊。尤其是路口中部，及路口右手邊特別多，場面特別血腥恐怖，血肉混著衣褲和壓爛的單車。我清點了一下，大概有十二具屍體。

回過神來後，我們就開始救人搬運會動傷者。後面來了板車、農機貨車和救護車過來，我們把傷者抬上車。我記得其中一個傷者兩條腿被壓斷，還吊著，與褲子混在一起，血肉模糊。被幾個人抬著他痛得哼哼叫，沒人敢碰，我衝上去抱起那兩條腿，把他放到車上拉走了。

（後來我在深圳還見過一個北鋼學院的學生，他說是在六部口被子彈打穿腳，成了殘廢。到美國後，我又聽說當時六部口被壓斷傷殘者有六人。）

當時，我親眼看到有些學生嚇瘋了，哇哇亂叫，被幾個學生架著，完全失態，後來看到軍人還從坦克裡拿出一支槍。我們糾察隊的學生把我拽著，說不能停，軍人要開槍了。我們就走了。轉退到巷子裡。

當時看到有人在旁邊拍照。

吸了那氣體後，我們同行幾個人不斷咳嗽，咳得特別難受，甚至咳出血絲。肺部如著火一般，我覺得那可能不是一般的催淚彈。除了流眼淚，還讓人拼命咳嗽。

後來我們在一條小巷裡，一位市民收留了我們，到他家喝了粥、喝了水、洗了臉，才慢慢緩過來。他告訴我們道路，我們就去了附近的北京音樂學院。學院學生收留了我們，我們在那裡住了

三個晚上。

這就是我在六部口看到的景象。可能還不夠完善，那種場面真的很恐怖。我小時候在醫院看過各種死人，也看過槍斃人，但六部口那個血肉模糊的場面確實把我驚呆了。

後來我有很長一段時間，每看到穿制服當兵的，我的手就控制不住地顫抖。那是一種心理創傷。直到我從秦城出來一兩年後，才慢慢改變這種狀況。

問題三：唐先生，您的入獄經歷，是這整段人生中最讓人心疼、也最震撼的部分。我知道這對您來說可能很不容易，但我希望能聽您親口、用三次不同的階段，慢慢、詳細地說出來，好讓大家真正走進那段日子。每一次講述時，都請您清楚告訴我們當時涉及的人物、地點、事件，還有具體時間，好嗎？

第一階段：1989年7月9日在深圳被捕的那一刻（包括地點、抓捕您的人、當時的對話與毆打）；第二階段被押送北京、關進秦城監獄204區的轉移與剛入獄時的日子（包括押送人員、監獄環境、隔壁江青關押區以及您見到的其他政治犯）；

第三次：在秦城關押約9個月後獲釋的那一天，以及警方給您的警告（包括釋放時的人物、對話，和「夾著尾巴做人」的那種具體感受）。

回答三：

第一次：1989年7月9日在深圳被捕：

我從北京回到廣州後，在家裡住了大約半個多月，心神不寧，之後才返回深圳大學。回到學校後，一開始生活似乎恢復正常。7月9日晚，我到學校圖書館自習。路上就有一個民工打扮、穿得破破爛爛的人一路跟著我。他手上拿著一頂草帽，草帽裡藏著對講機。我在圖書館看書時，他一直站在大玻璃窗外與另一個人指指點點。

我覺得不對勁，決定提前回宿舍。從圖書館出來下樓梯時，又看到那兩個人。走到教學樓和宿舍之間的小路時，那裡樹木茂密，路燈昏暗，路邊停著兩輛白色麵包車，其中側門車門打開著，幾個人似乎在聊天把路堵住。我想從中間穿過去。當我走到他們面前時，一個五十多歲、年紀較大的人突然叫了一聲：「噯！唐愷！」

我本能地答應了：「啊？」就在那一瞬間，後面一個身高至少一米八幾、又高又壯的人從後面把我牢牢抱住，整個人被架空提起來，往麵包車裡塞。我拼命掙紮，手撐住、腳頂住門，又用手肘往後打、用腳往後踹。這時前面兩個人衝過來，對著我的肋骨和小腹狠狠打了兩拳。這一下去，我瞬間眼冒金星、天旋地轉，整個人癱軟了。他們隨即把

我塞進車裡，兩邊有人夾住我，車門「咣」的一聲關上，兩輛車迅速開走，前後應該不到一兩分鐘。他們手法非常專業，直接把我送到深圳第一看守所，也叫梅林看守所。

第二階段：被押送北京與關進秦城監獄

我在梅林看守所關押了大約一個星期。其中有一天深夜兩點多，看守所副所長突然提審我。牢友們都很緊張，以為我要被秘密處決了，還跟我握手告別。結果他把我帶到一間昏暗的小黑屋，裡面坐著五六個老人（後來我才知道是深圳市的一些領導）。他們讓我保證不把當晚談話告訴任何人，然後問我北京到底有沒有開槍、死了多少人。我如實告訴他們天安門廣場和六部口的真實情況，他們聽後非常震驚，不停驚歎。

不久後，我先被送到廣東省公安廳，當天押上前往北京的火車。押送人員包括兩名深圳公安局的員警和一名北京公安局的人，我們坐火車包廂直達北京。到站後，我被換戴上手銬，上了一輛四面蒙著黑布的麵包車，開了大約一個多小時，晚上抵達監獄。

剛開始我們被關在一樓，一個房間關七八個到十個學生，睡大通鋪。同房的包括清華大學的熊偉（被通緝的21名學生領袖之一）、北大的王樹東、河南學校的陳戈等人。開始提審第一個問

題竟是問我在深圳看守所沒有被人提審過、問過北京的事，可見北京當局想掩蓋真相。

監獄的環境極其森嚴。我們每天早上晚上都能聽到很遠處武警的操練喊的口號。有一個瘦瘦的、五十多歲的管教經常找我聊天。有一次他指著窗外一個高高的炮樓對我說：“你看看那邊那個哨樓。（關押學生的是個四面高牆的院子，四角和電影裡日本鬼子的哨樓一樣，圓圓的，很高，是兩邊圍牆的結合部，上面站著武警。）他說：那炮樓的另一邊、牆的另一邊，是江青住的地方”。我回到號子告訴熊偉後，他臉色大變，眼淚都要掉出來了，說：「完了完了完了，我們被關到秦城監獄裡來了，這是中國最高級的政治犯監獄。這次不是死刑也是無期，最好結果也要關幾十年。」知道這狀況後我們整個號子的人心情都很沉重。

後來我被調到二樓，與北大的楊濤、北航的鄧良平等四個人同房。我還看到院子裡有一些穿藍色布棉襖的老人，由武警帶著給蘋果樹剪枝，管教告訴我那是林彪集團的人。當時已是八十年代末，他們卻還關在裡面，讓我非常震撼。

第三：關押 9 個月後獲釋與警方警告

我在秦城關押了約九個多月。東歐劇變後，我們的住宿條件和伙食都有所改善，原來暗示要把我們發配新疆的說法也消失了。後來我又被調到三樓，據說那是準備釋放的人住的區域。我們號最後走的是我，因為我們學校來接的人晚到了。釋放前北京公安局的一名提審員找我最後一次談話。他先讓我在一份具結悔過書上簽字，然後非常嚴厲地對我說了「約法三章」：

第一，你要記住，現在是給你出去，不是給你自由。

第二，你出去以後要像狗一樣，夾著尾巴老老實實做人。

第三，在北京看到的、聽到的任何事情，都不準告訴任何人。

他最後警告說，如果你違反了哪一條，我們隨時可以把你抓回來。

走出秦城的那一刻，我雖然獲得了人身自由，但心裡充滿沉重壓力。那種「夾著尾巴做人」的屈辱感和隨時可能被再次抓回的恐懼，深深地留在了心裡。

問題四：出獄後的三十年，您因為接濟其他八九難友，長期被國保每月 1 到 5 次地「關心」，那種壓力甚至讓您的第一段婚姻破碎，也讓您陷入長久的抑鬱。我能感受到那種無處可逃的煎熬……2019 年反送中期間，您在微信

發文支持香港，國保又找上門，最後在 2019 年 9 月決定帶著家人逃離中國。那個下定決心的瞬間，是什麼讓您終於說「我受夠了」？逃亡路上，有沒有哪一刻讓您覺得特別驚險、或者特別溫暖？

回答四：

我回到南方後，開始回到學校，幾個月後只能回廣州家裡，那時還沒有“國保局”這個說法，只有公安局一處（政治保衛處），我們家住在廣州市天河區，天河區公安局一處派了一個我初中和高中時要好的同學來接近我。

這個同學經常來找我接觸我。後來我才知道，他所在的科室雖然名義上負責抓走私，但實際上，因為我是廣東省唯一一個被關進秦城監獄的人，廣州市公安局對我非常重視，特意把他從看守所調到一處，專門負責跟蹤和接近我。

回到廣州後，由於我是唯一住過秦城的人，很多秦城獄友以及聽到消息的朋友，都陸續按照我們在監獄裡留下的家庭地址前來找我。當時廣州正值改革開放的熱土，因此公安局對我高度重視。那個天河區一科的同學和他科長，經常隔一段時間就來找我，開始是吃飯、喝酒。後來就旁敲側擊的詢問我周圍人情況。

後來我實在被他們煩得受不了，沒辦法，就想還是到深圳去，可能會好一

點。誰知道後來是深圳一處的來找。

問題五：現在您在加州當亞馬遜送貨員，每天開車穿梭在美國街頭，終於不用再擔心國保的電話。您曾說「來到美國才知道沒有了國保好舒服……我都後悔離開得太晚了」。聽到這句話，我心裡其實很酸，也很替您高興。如果能穿越回去，對 1989 年那個剛募捐完北上的年輕自己，您最想說什麼？另外，對現在的中國年輕人、還有香港和臺灣追求民主的年輕朋友，您心裡最想傳達什麼樣的訊息？

回答五：

我並不後悔當初自己的選擇，對自己在年青時期敢於不顧一切的追求國家的改變，希望實現一個自由、民主的體制而感到自豪，代價是必需的。一系列的體驗說明這個共產專制的邪惡性殘暴性，這更意識到自己所走的路是正確的。對於現在的年青人而言，我想告訴他們的是，第一隨著文化科學發展，人類自由意識的提高科學技術進步，中共的專制政體一定長久不了。第二對中共的邪惡性要有充分認識，這是一個為達目的沒有任何底線的人類有史以來最強的黑社會組織。第三黑暗過後一定出現光明，自由民主實現後的中國將會是人人富裕安居樂業的強大國家。第四參加到推翻中共專制的運動將會是人生中最自豪最值得稱讚的事情。

結束語：

非常感謝您願意把這段珍貴的經歷分享給我們，也謝謝龍蒙大哥的牽線搭橋，讓我有機會坐在這裡聽您親口說出這些故事。您的故事不只是您一個人的，它會被更多人聽見、被記住，也會成為我們這一代人繼續往前走的力量。希望您在美國的生活越來越平靜、越來越幸福，如果以後有什麼想補充或想聊的，隨時歡迎聯絡我。再次由衷地感謝您！祝您一切安好，我們後會有期。

民運人的光榮與夢想

——序甯先華回憶錄《我心依舊》

王軍濤

我面前的這本書《我心依舊》（原名《出中國記》），是我的朋友甯先華先生的民運回憶錄。先華囑我作序，作為同道和中國民主運動的歷史見證者，我義不容辭。甯先華是中國大陸民主運動東北地區重要領導者之一，從事民主運動迄今已經整整三十五年了。他的這本回憶錄，是中國民主運動的歷史見證，是一代民運人艱苦卓絕奮鬥不息的真實記錄。

一

回憶錄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參與八九民運的歷程。甯先華出身於城市幹部家庭，參過軍，六四的時候他是瀋陽市民聲援團的秘書長、總指揮，瀋陽愛國市民自治聯合會主席，是八九民運期間遼寧地區運動的重要領導者，他還親自趕赴北京參與運動。我們知道，中國的民主運動學生是先鋒，知識份子靈魂，而廣大的民眾是運動的中堅力量。一個沒有廣大民眾參與的民主運動想要取得成功，是不可想像的。甯先華作為社會力量積極參與八九民運，向中共專制集團顯示民心所向和歷史大勢，具有極高的指標意義。我本人雖然是知識份子出身，但一直宣導社會力量參與民主運動，並且進行過艱苦的實踐。從

四五運動、八九民運到流亡海外，一直沒有放棄與社會力量的結盟。我堅信，中國的民主運動，必定是由全社會各階層支持的、最廣泛人民群眾參加的全民運動。中國民運必定成功，就是因為它有著最堅實的民意基礎，和最廣泛的參與者。李登輝先生有句名言：民之所欲，長在我心。我把這句話改一下：民之所欲，天必佑之！先華在六四期間，作為瀋陽愛國市民自治聯合會的領導人親赴北京天安門廣場，深度介入運動，為工自聯等民運組織出謀劃策、書寫佈告、標語，為八九民運留下濃墨重彩的歷史印記。他精湛的筆法書寫的橫幅被美國友人所收藏，三十四年後重現於六四紀念館。六四鎮壓之後，先華本有機會流亡海外，但他放棄了投奔自由的選擇，而是回到原籍承擔歷史責任，為此被收審關押 100 天。先華的擔當，令人敬佩！六四後的煉獄生涯淬煉了他的意志，一個堅強的民運戰士浴火重生，甯先華找到了民運人的使命——為中國人民求自由，為中華民族謀憲政。從此義無反顧，百折不撓，走上了一代民運人的荊棘之路。

二

社會風潮湧起的時候，會有很多人

捲入，但是大浪淘沙，泥沙俱下，最後沉澱下來的，才是真正的金子，先華就是這樣的代表。這本書的第二部分，是甯先華關於九八組黨、組建獨立工會的回憶。1998年，中國大陸的民運人士重新集結，掀起波瀾壯闊的組建中國民主黨運動，這是共產黨統治下首次出現的全國性的反對黨組織，組黨活動遍及全國22個省市，首批黨員及週邊積極分子達上千人。中國民主黨在大陸的橫空出世，打造了一個與共產黨公平、公開、公正競爭的政治氛圍，描繪了國家現代化的另一種前景——多黨競爭、憲政體制和軍隊國家化。在這一波組黨大潮中，甯先華等領導的遼寧民主黨與工人運動相結合，最廣泛地吸納社會各階層人士參加：遼寧民主黨群英中有留學歸來的知識精英，有律師和大學老師，有退役軍人，有工人運動的領袖等。遼寧的組黨活動和工人運動相結合，在全國組黨活動中獨樹一幟，引起海內外輿論的廣泛關注。當然，在隨後的殘酷鎮壓中，遼寧民主黨付出的代價也是最沉重的。其中有民主黨員被羅織罪名殺害，十幾人被判重刑，甯先華一審被判了12年徒刑，經上訴，二審改判7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

三

回憶錄的第三部分包括：甯先華在錦州監獄與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等人同囚，坐滿7年鐵牢，出獄後繼續投入民主運動、維權運動，生命不息，戰

鬥不止。這期間他被公安部和國家安全部認定為東北地區的民運領袖，長期監控，隨時被拘禁、綁架，遭受酷刑。甯先華為民主事業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他的父親在他服刑時去世，他沒有見上最後一面；流亡海外後，母親去世，也沒有見上最後一面。他被關押期間家裡的兩處單元房，被政府強拆，沒有得到任何補償。他先後交過兩個女友，一個在某科研院所，一個是在醫學院工作，都才華橫溢且美麗多情，卻都因為他的政治身份而不得不分手。親情割裂，愛情摧折，房子被拆毀，九旬老母流離失所，人生最殘酷的打擊都落到他頭上，他卻矢志不渝，從不言悔，更不曾放棄。在海外的一次民運討論會上，甯先華說，為民運而坐牢、而蒙難，這是中國民運人的宿命，也是我們民運人的光榮。因為我們心中有夢想，奮鬥有動力，犧牲有價值。我的夢想就是為十四億人爭自由，為在中國大地上實現憲政民主。從嚴格意義上講，甯先華先生雖然以社會活動家的身份出現，但他本質上也是一個知識份子，他曾經擔任過瀋陽盛京書畫院的院長。他的書法筆力偉健，筋骨雄奇，正如他挺拔的人格，不屈的風神！先華的文筆也是一流的，敘事簡約，文脈清新，宛如清水芙蓉。雖然此書是他的首部著作，卻出手即是傑作。這本書雖然是嚴格紀實的回憶錄，卻讀來令人心潮激蕩，如沐春風。

四

自古以來，中國知識份子就有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北宋大儒張載概括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古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當代中國最優秀的知識份子，傳承了這一使命感。我們的使命，就是打造一個替代共產黨專制統治的政治前景，為政治權力尋求合法性。政權合法性在古代被命名為"天命"，在現代即表述為憲政。中國古代的統治者雖然也是馬上打天下，但是他們統治天下的時候還是要打出"天命所歸"的旗號，聲稱"君權神授"。這裡的"神"既是指天意，也是指民意，所以才有"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自惕自醒。但是共產黨恬不知恥地鼓吹"打天下坐天下"，自詡"政權槍授"，這是典型的強盜邏輯，為文明世界所不齒。因為政權固然可以用暴力奪得，但其合法性卻不能以暴力來維持，這是政治學的常識。中國民主黨人堅持還政於民：人民可自由選擇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通過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道路，使用手中的選票，選擇政府，真正實現當家做主。為了這一光輝的前景，我們筚路藍縷，以啟山林。不惜前赴後繼，不懼坐牢、不怕流亡。一路走來，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也譜寫了光榮的篇章。這本書的作者甯先華先生，就是我們民主黨人的傑出代表。這本書，就是我們民主黨人幾十年來艱苦卓絕奮鬥不息的歷史見證，是我們民主黨人的光榮與夢想！如果你想瞭解中國民主黨，

想成為一個自由、自主、自愛的現代中國人，就請打開這本書吧。

2024年4月25日 於紐約

從天安門到奧運冰場，兩代人的堅持與救贖

——劉俊六四紀念館分享會記略

劉俊演講、胡紫璇整理

2026年3月8日，在“六四紀念館”由王丹主持的一場分享會上，美國花樣滑冰冠軍劉美賢（Alysa Liu）的父親劉俊（Arthur Liu），以單親父親的身份，分享了自己與女兒劉美賢在花樣滑冰領域的勵志故事。活動主題為“家庭力量、奧運精神與自由價值”，這既是一場溫馨的家庭育兒分享，也是一次充滿政治溫度的公共宣言。

一、劉俊的流亡與單親父親之路

劉俊於1989年從中國經香港逃亡美國。九十年代初，他在電視上看到華人花樣滑冰運動員後，對這項運動產生了濃厚興趣。初到美國時，他在三藩市中餐館打工，洗碗、搬箱，生活極其艱難。後來，他通過不懈努力成為一名律師。作為單親父親，劉俊通過代孕和匿名捐卵的方式，生育了五個孩子（劉美賢以及三胞胎和另一個兒子）。為支持劉美賢的滑冰訓練，一家六口長期擠在一房一廳的狹小空間裡，“上下床爬來爬去”，卻也让孩子們格外親近。即使後來當上律師，他仍需一邊工作一邊照顧家庭，多次提到“五個孩子要養活”、“一個人在那裡辛苦”。這些經歷，鑄就了他“咬牙付出訓練經費”、“凌晨

四點陪練”的堅韌形象，成為女兒背後最堅實的隱形支撐。

二、劉美賢滑冰奇跡：從天賦少年到奧運冠軍

劉美賢的滑冰天賦早在5歲時就已顯現。她第一次上大眾滑冰場，便展現出驚人能力：“一上去就跑”、“跟成年人追”、“在冰上像在陸地一樣自然穩健”。短短一兩個月後，教練便建議她上私人課。8-9歲時，她已能跳兩圈半；10歲成為美國中級女子冠軍；11歲代表美國參加世界比賽；12歲成為史上最年輕完成三圈半跳的女子選手；13歲成為最年輕美國冠軍；14歲更在同場完成三圈半加四圈跳，創下世界紀錄。然而，16歲（2022年冬奧後），劉美賢突然選擇退役，去Starbucks打工，過起了“正常小孩生活”。2024年初，全家前往Lake Tahoe滑雪，她滑了兩天後不願離開，在車上與父親討論“滑雪與滑冰相似”後，決定複出。第一小時她便跳回兩圈半，一週後恢復三圈跳。6月正式回歸訓練，初期狀態有些“吊兒郎當”，父親卻尊重她的選擇。9至11月參加小型巡迴賽，2025年在美國國家賽獲得第二名，隨後在波士頓世錦賽奪冠。在奧運會上，劉美賢



以“分享藝術、不記名次”的輕鬆心態參賽，在團體賽、短節目和自由滑中均有出色發揮。最終在日本選手出現失誤後，她實現逆轉，成功奪得金牌。劉俊現場觀賽，形容這一刻“像拍電影一樣”、“寫書都難寫出來”，完成了“退役兩年即奧運冠軍”的歷史性奇跡。

三、父親的付出、原則與政治堅守

劉俊從零開始自學滑冰知識，每個跳躍、旋轉的名稱、要求（如 centered 不晃、速度快、每個 position 至少轉 2 次、總旋轉至少 5 次等），他都爛熟於心。週末陪練時，他會用 checklist 逐項檢查，成為“半個教練”。他的核心原

則是尊重孩子的自由：女兒 16 歲退役時，他雖心痛多年付出，卻仍全力支持，“我主張自由，不願強迫任何人”；複出時也只說“你想做就做，我支持你”。

劉美賢的叛逆風格（染髮、piercing）讓他搖頭，卻依然給予全力支持。最令人敬佩的是他的政治原則：中共曾開出“幾千萬、幾億”的高額經費，邀請劉美賢代表中國參賽（類似谷愛凌模式），被他明確拒絕，體現出“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的氣節。戰友們讚譽他“代表一代人的堅持和良心”。

四、劉俊對觀眾提問的回應

在提問環節中，劉俊分享了更多細節：

- 1、透露劉美賢有捐卵媽媽（白人）、代母及法定媽媽（已離婚但仍心懷感激），父親從小就正常化家庭生活，常帶孩子去 Disneyland、Universal Studios 或朋友家 sleepover。
- 2、關於宗教，他表示無固定信仰，但認可各大宗教“互相愛、互相照顧”的核心；初到美國時曾獲教會幫助，曾短暫住在西來寺後轉入教會。
- 3、談及中共干擾時，他指出 2022 年北京冬奧前夕，中共曾派間諜跟蹤、安裝 GPS 監視，FBI 提供保護，

他一度帶劉美賢臨時轉移訓練地。奧運期間仍有跟蹤，但一家平安度過。他感恩美國，並強調華人忠誠：“國歌響起時強忍淚水”、“美國給了我第二次生命”、“只要拼搏奮鬥，就能實現理想”。女兒為美國奪金，正是“打消一些美國人對華人忠誠度質疑”的正面典範。他對下一代寄語：鼓勵“聽爸爸媽媽的話”。

五、結語

在演講的最後，劉俊當年的戰友張伯笠牧師為其朗誦了一首詩，稱讚劉俊

把政治理想藏進了冰場，傳承給下一代。這是兩個世代的堅持與夢想，也是從天安門廣場到奧運賽場的一場救贖，又找回了流亡者面對黑暗不低頭的尊嚴。

整場活動充滿情感溫度（父親多次哽咽），也充滿政治意義。它完美連接了“家庭力量＋自由價值＋奧運精神”。即使無法改變國家，也要成全一個孩子；父親把理想“藏進冰鞋”交給下一代，女兒的金牌讓六四記憶重回聚光燈，彰顯了海外華人堅守自由、忠誠美國的典範。活動在熱烈的掌聲、感謝與對紀念館的支持中圓滿結束。



美國花式滑冰選手劉美賢的父親劉俊（中）8日前往洛杉磯「六四紀念館」發表演說，與昔日戰友王丹（左2）張伯笠（右1）王超華（右2）金岩（左1）一起合影。（圖擷自王丹臉書）

八
九
論
壇

從伊朗毛拉政權的掙紮看獨裁統治的危機與政權延續

李恒青

1979 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勝利以來，伊朗建立了一個由什葉派教士階層（毛拉）主導的政教合一政權——毛拉政權（Islamic Republic of Iran）。該政權實行“教法學家監護”制度。為了能維持毛拉政權的永久執政、維護其區域霸權，它一直在秘密研發核武器和運載工具，最終招來了 2025 年至今美以聯軍的致命打擊。其神權精神領袖及數百名政治、軍事、情報高官和核武專家被定點清除，海軍、空軍幾乎被全殲。其間，在伊朗全境爆發了大規模的反哈梅內伊、反毛拉政權的示威。人們走上街頭，呼喊反政府口號，要求還政於民，要求毛拉政權下臺，建立政治自由化、信仰世俗化的政治制度。

不久，毛拉政權用真槍實彈殘酷地鎮壓了各地的抗議，並在全國各地公開處決參與抗議的民眾，包括曾為伊朗贏得奧運榮譽的著名運動員。一時間，伊朗社會風聲鶴唳，民眾的反抗變得鴉雀無聲。為什麼廣大伊朗民眾和全球自由世界期待的自由、人權、民主的希望只是曇花一現？伊朗毛拉們還能橫行到幾時？

讓我們來看看伊朗毛拉政權的獨裁本質，並順著這幾個月來反抗運動的脈

絡捋一捋：

1979 年伊斯蘭革命後，霍梅尼確立了教法學家監護（Velayat-e Faqih）系統，確保教士階層控制國家主要機構。它延續了波斯歷史上的帝王框架，採用了更嚴苛的社會和思想控制。在毛拉政權體系中最高領袖掌握國家最高權力，涵蓋政治、宗教與軍事。政治體制將神權統制與名義上的民主選舉相結合，但最高領袖掌握絕對話語權。宗教的最高領袖也是國家的最高領袖，其權力在民選的總統之上，為終身制。毛拉政權可以行使法外殺人、秘密酷刑和打壓異見人士。

在社會控制與意識形態上，毛拉政權通過鄉村教士體系、嚴厲的教法和社區道德民兵來監控和改造社會，被認為是近代中東少有的高滲透力、極高壓榨式的統治方式。該政權強制實施包括頭巾、面紗在內的伊斯蘭教法，對文化和個人生活進行嚴格審查。

毛拉政權體系中一個至關重要的組織就是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它成立於 1979 年，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一支武裝力量，獨立於伊朗常規軍隊運作，直接聽命於伊朗最高領袖。革

命衛隊的主要使命為保衛伊斯蘭革命成果、維護伊斯蘭共和國憲政秩序、執行伊斯蘭教法並擔負常規國防任務。現役人員超過 125,000 人，其職能亦延伸至國內安全領域，包括監控異見人士與反對派活動，並建立了龐大的情報網路以鞏固政權。此外，革命衛隊透過其聖城旅等分支，在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葉門等地參與海外軍事與準軍事行動，擴展伊朗的區域影響力。組織架構上，革命衛隊擁有自成體系的陸軍、海軍、空軍及特種部隊。伊斯蘭革命衛隊不僅是軍事力量，更是一個意識形態監管機構，同時還構建了龐大的經濟帝國，控制包括能源、建築、電訊在內的關鍵產業，掌握了伊朗約 20%-35% 的經濟利益，以此確保控制能力。革命衛隊常被視為伊朗境內最具實力的權力集團之一，在開戰後的伊朗社會中更具有絕對的話語權。

伊朗現政權與世界上其它的獨裁政權一樣，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毛拉政權高層貪腐非常嚴重，國家財富大量流入 100 多個掌握實權的官員及其家人手中，民眾對此深惡痛絕。同時，由於其長期推行極端的內政和外交政策，使得伊朗政權不得不面對越發嚴重的內部反抗、嚴重的經濟危機、區域關係緊張及國際制裁。

伊朗民眾對伊斯蘭神權政府的反抗在近年來不斷深化，其規模、訴求以

及社會參與度都發生了顯著變化。截至 2026 年 4 月的最新局勢，伊朗當前正經歷自 1979 年革命以來最為動盪的時期。

2025 年底至 2026 年初，伊朗裡亞爾急劇貶值（跌幅超過 40%），通脹飆升，加上水、電、食品供應短缺，導致德黑蘭大巴紮的商販首先開始罷市。雖然抗議始於民生問題，但迅速轉向針對神權體制本身的政治抗爭，政治訴求升級。抗議者高喊“獨裁者去死”和“不要加沙，不要黎巴嫩，我的生命屬於伊朗”等口號，直接挑戰最高領袖的權威。

從 2026 年 1 月初，全國 31 個省份均爆發了示威。據估計，最高峰時全伊朗有數百萬人走上街頭，涉及超過 200 個城市。毛拉政府於 1 月 8 日開始實施了全國性的互聯網封鎖，並動用安全部隊和民兵組織用真槍實彈進行鎮壓。僅在 1 月內，多個國際人權組織報告確認的平民死亡人數已達數千人，部分資訊來源稱超過一萬人，甚至有更高的估計。截至 2 月底，被拘留人數估計超過 5 萬人，其中包括大量學生和未成年人。

在這一波血腥屠殺和公開處決後，伊朗民眾的抗爭暫時被壓制下去了。雖然有民眾通過在自家屋頂、窗戶集體高喊反政府口號來延續抗爭；雖然有石油工人、教師和商販的持續罷工、罷市；雖然有世界多地的集會抗議；雖然有美國和以色列政府公開呼籲“改變伊朗政

權性質”並願意提供幫助等等，但都沒能推翻伊朗毛拉政權，沒能實現“政權更迭”的政治目標。問題出在哪裡？

應該看到，各國獨裁統治都在用類似的辦法完善其統治術：首先是洗腦和宣傳，第二是建立網格化、人盯人的監控系統，這樣能達到“將反對運動扼殺在搖籃中”。在反抗形成一定規模後，他們又會發動戰爭來轉移國內民眾注意力，用所謂的民族主義凝聚民心。這些辦法如果都不起作用，就切斷互聯網、阻斷社交媒體上的交流，讓反抗無法連成片，並開始殘酷鎮壓，徹底嚇退反抗者。這套做法能奏效的前提是反對力量分散，沒辦法形成合力。

看看目前的伊朗，其反政府力量是一個高度多元化、且長期面臨“碎片化”挑戰的群體。根據 2026 年上半年的最新局勢分析，隨著伊朗國內經濟崩潰和軍事衝突的加劇，這些力量正試圖從零散的抗議轉向更具組織性的政治替代方案。

以下是伊朗主要反政府力量的構成及其現狀：

1. 海外流亡力量

- 保皇派（君主立憲派）：以流亡王儲禮薩·巴列維（Reza Pahlavi）為核心。他在 2026 年 2 月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呼籲建立過渡政府，並在海外伊朗社區中有較高聲譽。其主張是恢復

1979 年之前的世俗化傳統，通過全民公投決定國家未來。

- 伊朗全國抵抗委員會（NCRI/MEK）：這是一個組織嚴密、帶有準軍事性質的反對派組織，由瑪麗亞姆·拉賈維（Maryam Rajavi）領導。他們主張完全推翻現有體制，建立一個政教分離的民主共和國。儘管他們在西方政界有一定影響力，但在伊朗國內的受歡迎程度存在較大爭議。

- 共和派與自由派：由流亡的知識份子、前官員和活動人士組成，主張建立西方式的議會民主制，強調人權和法治。

2. 國內抗爭力量

- Z 世代與年輕女性：自“阿米尼事件”以來，年輕人成為抗爭的主力。他們不依賴傳統政治領袖，而是通過社交媒體和地下網路組織行動。他們的訴求是徹底的社會自由和世俗化。

- 勞工與商販：德黑蘭大巴紮的商販和石油產業工人是重要的經濟反抗力量。2025 年底至 2026 年初的大規模罷市、罷工直接衝擊了政府的財政命脈。

- 少數民族武裝與活動家：包括庫爾德人（西部的庫爾德斯坦省）、俾

路支人（東南部的錫斯坦 - 俾路支斯坦省）和阿拉伯人。這些地區的反抗往往伴隨著對民族自治的訴求，由於長期受壓迫，其反抗手段通常更為激進。

3. 體制內部的良知

- 被邊緣化的改良派：曾經試圖在體制內進行修補的改良派（如前總統哈泰咪的支持者）已基本失去民眾信任，大部分力量已轉向支持更徹底的制度變革。

- 中層官僚與軍官：2026 年的情報顯示，雖然高層安保力量（如革命衛隊核心）依然忠誠，但基層員警和普通士兵對向平民開火表現出越來越多的不滿。

上述這些反對力量都缺乏獨自完成伊朗政權更迭的能力，同時難以聯合行動。其中主要的原因是：

- 各派力量政見不一致，缺乏統一領導：反政府力量內部在“未來的伊朗應該是什麼樣的國家”（君主制還是共和制）以及“是否接受外國幹預”等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在組織聯合、合力對抗強權暴政上無法形成有效而持久的抗爭，沒辦法形成統一領導，統一行動。

- 在遭到美以聯軍武力打擊後，毛拉政權越發脆弱，其保衛執政權的

壓力會更大，對於任何以推翻暴政為目的的抗爭行動的鎮壓會更殘暴，更沒有底線。目前，伊朗政府已經加強了數字監控，加快了政治犯的處決速度，導致國內反抗力量更難以形成穩固的地上組織。

- 政府頻繁切斷互聯網（如 2026 年 1 月 8 日開始的全國斷網），切斷了抗議者與外界及彼此間的聯絡。對反抗運動形成規模提出了更大的挑戰。

怎麼改變現狀，實現破局？這個問題已經放在了每個反對運動組織領導人的案頭。

以結束獨裁專制統治為目的的反對運動一定要以“能否形成有效抗爭”為衡量標準，凡是可以有效削弱政權力量，破壞其執政，甚至通過暴力改變民心向背等有利於推翻統治的抗爭都是有效的。其它的都是無效的，甚至是浪費。

所有反對運動組織或個人都必須認清形勢——靠自己單打獨鬥是無法實現各自的政治訴求的。只有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團結所有反對獨裁專制的力量，才能形成合力，才能壯大力量，才能聯點成片，相互呼應，避免被各個擊破，才可能最終摧枯拉朽。

聯合需要幾個基本要素：

- 有相同的基本政治訴求
- 具有基本的政治素質和道德水準
- 願意為實現共同的目標放棄個人或小圈子的利益

人或小圈子的利益

- 願意遵守承諾、尊重同仁、嚴守秘密

那些符合以上必要素質的個人或團體都是可以合作或聯合的。

眾所周知，行動改變世界，行動創造歷史。所有“有效抗爭”最終都是要通過行動來實現抗爭目標。因此，聯合後一定要共同發動並參與實際的抗爭行動，在行動中熟悉彼此的操作習慣、人員的脾氣秉性。在抗爭行動中反復磨合，逐漸建立信任和默契。信任是聯合行動的基礎，也是面對殊死打擊時不退縮、發動致命衝鋒時不冒進的必要條件。信任不是一夜之間就能建立的，各方要在日積月累的共同參加的行動中反復磨合才能建立互信，在需要時才能相互配合，相互補台。

伊朗反對運動必須儘快完成集結與聯合，達成政治目標的一致性，形成團結的力量和統一的行動，才有可能實現其政治目標。

回過頭來看中國，中南海目前也正在仔細研究伊朗毛拉政權鎮壓抗議民眾的做法，評估其效果，用以提高自身的鎮壓能力，以期能實現中共長期執政。中國的反對運動同樣應該從伊朗人民的

抗爭中學習，為實現中國的自由與民主而做好準備。

上帝只會眷顧那些有準備的人。大家準備好了嗎？

作者注釋：本文是應邀為《自由鐘》雜誌 2026 年 5 月刊而作，後於同年 6 月修改後轉載於《八九一代》雜誌。

破局與新生：以深層體制改革 挽救中國經濟的戰略路線圖

石清

引言：從“生存恐懼” 到“治國自信”

自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創造了人類經濟史上罕見的增長奇跡。然而，歷經四十餘年的高速發展，過去長期賴以生存的“高投資、高債務、大基建、房地產驅動”的粗放型發展模式已然走到了盡頭。當前，地方債務高企、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外資結構性轉移，以及國內民間資本與消費者信心不足，多重結構性矛盾交織疊加。

面對當前的經濟下行壓力，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其邊際效應正在遞減。經濟失速的表像在指標，根源在結構，解藥在體制。

過去，執政層對政治開放、確立法治、體制改革、精簡機構、取消過度維穩以及開放海外資本與人才迴流等根本性改革抱有某種深層恐懼，擔心任何權力的鬆綁都會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最終導致政權失控。

然而，從現代國家治理與歷史長週期來看，這種恐懼大可不必。這五大系統性改革不僅不會讓執政黨失去政權，反而是鞏固其長期執政合法性、化解系統性潰敗風險的唯一解藥。通過

制度化、法治化的主動轉型，執政黨完全能夠從“高壓維穩的被動消耗者”轉變為“制度紅利的分配者與國家繁榮的領航員”。

第一章 政治開放：激發創新動能與重塑執政韌性

現代經濟學理論表明，當一個經濟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試圖向高附加值的創新驅動型經濟轉型時，高度集中的決策體制和資訊管制往往會成為生產力進一步釋放的阻礙。

1. 容忍“試錯”，給社會輿論與民間智庫鬆綁

高度集中的決策機制極易導致政策流於“一刀切”和“運動式”執行，缺乏及時的回饋與糾偏機制。

- 恢復政策討論的開放度：允許經濟學家、企業家、媒體和民間智庫對宏觀政策、產業規劃進行公開、理性的辯論。重大政策在出臺前，經過充分的社會博弈與利益表達，能避免因政策盲區導致行業劇烈震盪。

- 減少思想與資訊的流動壁壘：當今世界的前沿科技（如人工智慧、量子計算、生物醫藥）高度依賴全球最新資料的即時交互。逐步、有序地放開資訊

流動，是科技行業重獲競爭力的前提。

2. 為什麼政治開放不會危及政權？

執政層常有誤解，認為允許不同聲音等於削弱權威。事實上，適度的政治開放是政權的“安全閥”和“緩衝帶”。

- 提供社會壓力的宣洩口：一個完全沒有雜音的社會，社會矛盾只會在底層暗流湧動，最終積聚成難以預測的顛覆性力量。允許理性的批評與討論，能夠讓利益受損群體有合法發聲的管道，避免矛盾激化為對抗。

- 提高政策彈性與糾偏能力：政治開放允許社會各界參與決策討論，本質上是將政策決策的風險由執政黨“包攬”轉化為社會“共同承擔”。當政策出現偏差時，社會輿論的回饋能讓政府在不傷及根本的前提下微調方向，從而極大地增強了政權的治理韌性。

3. 對經濟與就業的深遠影響

- 經濟效應（打破低端內卷）：政治開放和資訊流動的改善，將直接啟動中國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高附加值產業（如跨境電商、海外 SaaS 服務、涉外法律、高端諮詢、創意文化產業）。中國經濟得以擺脫在低端製造業中靠壓低勞動力成本進行的惡性內卷。

- 就業效應（緩解青年失業）：政治開放所帶動的科技、傳媒、高端服務業和智庫行業，正是創造高薪白領崗位、消化高學歷青年就業的核心主力，

從而在根本上消解了因青年失業率高企帶來的潛在社會不穩定因素。

第二章 建立法治：以制度契約換取社會長治久安

“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在經濟下行週期中，民間投資意願低迷，外資出現結構性轉移，其根本原因在於資產所有者對未來財產權、經營權安全性的預期不穩定。

1. 確立“所有權中立”與真正的平權

- 司法獨立審判與地方保護主義清理：涉及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地方政府的經濟糾紛時，法院必須能夠獨立、公正地做出裁判，徹底杜絕行政權力干預司法。

- 嚴懲行政權力對微觀經濟的非法干預：堅決清理並杜絕“以刑代民”、異地逐利性執法、選擇性執法等嚴重破壞市場信用的行為。切實保護企業家的合法財產和人身安全。

- 用法律邊界替代多變的政策：任何重大的產業政策調整、行業準入收緊，必須嚴格經過法定的聽證會、社會風險評估和合理的過渡期程式。

2. 為什麼法治建設不會危及政權？

執政黨往往擔心法治會約束自身的權力，甚至走向“司法獨立對抗行政”。

但事實上，現代法治是執政黨從“人治的無限責任”走向“法治的有限責任”的最高智慧。

- 將執政合法性奠定在法律程式之上：只要執政黨將自身的執政行為、政策頒佈全面納入憲法和法律框架內，法律就成了維護政權合法性的最高護城河。人民和企業服從法律，即意味著服從了現有的國家治理秩序。

- 化解“政令不出中南海”與地方官僚腐敗：真正的法治能夠以明文法律的形式約束地方官員的自由裁量權，防止地方行政長官打著中央的旗號亂作為、謀私利。法治不是削弱中央權威，而是用最規範、成本最低的方式強化了國家機器的運轉效率。

3. 對經濟與就業的深遠影響

- 經濟效應（啟動民間長期投資）：產權和人身安全得到法律的鐵律保護，能讓民營企業家停止“變賣資產、向外移民”的防禦性舉措，將帳面沉澱資金轉化為長期資本投資。

- 就業效應（穩住中國就業的基本盤）：在中國，民營經濟貢獻了80%以上的城鎮就業。法治立，則民企興；民企興，則就業穩。清晰的法律邊界能夠讓僱主敢於擴大招聘規模，直接穩住並擴充數以千萬計的就業崗位。

第三章體制改革與精簡機構：告別財政臃腫，重塑政府邊界

當前中國各級地方財政面臨巨大的收支壓力，實質上是長期以來養活龐大官僚體制、財政供養人口以及公共部門的支出過於沉重。

1. 大刀闊斧地精簡行政機構與削減冗員

- 撤並職能交叉與行政審批部門：徹底清理、合併那些職能重疊、主要依靠設置行政壁壘和審批特權生存的部門，大幅度削減微觀管理職能。

- 嚴格控制財政供養人口：清理並削減地方政府龐大的編外人員、協管人員、臨時編隊。

- 深化中央與地方財稅體制改革：徹底改變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嚴重錯配的現狀，賦予地方穩定的稅源，從根本上解決地方政府嚴重依賴“土地財政”或通過“違規罰沒”來維持運轉的扭曲現象。

2. 為什麼精簡機構不會危及政權？

有一種觀點認為，龐大的官僚體制和體制內人口是政權的“鐵杆基本盤”，裁減他們會引發內部動盪。這種看法本末倒置。

- 避免財政崩潰引發的系統性崩塌：歷史表明，沒有任何一個政權是因為精簡機構、優化財政而倒臺的，相反，絕大多數政權的危機都源於無節制的財政膨脹、官僚臃腫最終榨幹了民脂民膏，導致財政徹底破產。

- 優化精幹的執政團隊：清理冗員、精簡機構，能夠提高體制內留存人員的待遇和辦事效率。留下一支高效、廉潔、待遇有保障的精幹官僚隊伍，其對政權的忠誠度和執行力，遠比規模龐大但效率低下、靠地方財政赤字勉強維持的龐雜冗員要高得多。

3. 對經濟與就業的深遠影響

- 經濟效應（減輕企業稅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只有把龐大的財政供養人口裁減下來，國家才能真正、可持續地降低企業的稅收和社保費率，讓實體企業“輕裝上陣”。

- 就業效應（短期經歷陣痛，中長期優化勞動力結構）：長期來看，大量寶貴的年輕人才將從消費財政的“非生產性崗位”中釋放出來，流向實體經濟、科技創新和服務業等真正創造社會財富的崗位。企業因減稅而獲得的利潤，會自然轉化為更多的市場化就業招聘。

第四章 停止過度維穩：將治理重心從“防範”轉向“民生”

過去十多年間，全國範圍內維持社會穩定的開支（維穩經費）增長迅速。這種“花鉅資捂眼睛塞耳朵”的極化治理模式，不僅極大地消耗了國家財政，更在微觀上扼殺了社會的信任與活力。

1. 停止和取消一切冗餘的維穩機構

必須在治理層面上形成一個根本共識：最好的穩定是豐衣足食與公平正義，而不是無死角的監控。

- 將社會治理重新納入常規司法體系：凡事講法治、講程式。堅決避免將普通的利益訴求（如爛尾樓業主維權、村鎮銀行儲戶維權、企業勞資糾紛）動輒定性為政治問題。

- 把“維穩經費”精準轉化為“民生與消費紅利”：將節省下來的龐大安全維護資金，直接、透明地注入民生和消費端。大幅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拉平高昂的醫療自付比例，注資承壓的地方醫保與養老基金。

2. 為什麼停止過度維穩不會危及政權？

執政層長期陷入了一種“維穩悖論”：越維穩，社會越緊張；社會越緊張，越不敢放手，導致維穩開支像滾雪球一樣龐大。實際上，放棄極化維穩、轉向民生托底，是贏得最廣大民眾擁護的最有效手段。

-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絕大多數老百姓的訴求是非常樸素的：有工作、能買房、看得起病、老有所養、司法公正。國家把原本用於監控、封鎖網路、雇傭龐大安保力量的萬億資金，直接發到老百姓的手裡，變成養老金和醫療保障，人民對政權的滿意度和支持率將呈爆發式增長。

- 消解社會對抗情緒：停止動輒對民眾訴求進行政治化定性，能極大地舒緩社會階層與政府之間的緊繃關係。社會氛圍變得輕鬆、自由，戾氣自然消散，政權面臨的潛在對抗風險反而降到了最低。

3. 對就業的引爆效應：服務業迎來大發展

- 消費內需的啟動將直接引爆文旅、餐飲、娛樂、養老健康、家政、藝術等服務業。服務業是容納就業的“超級海綿”。當全社會從緊張狀態轉向輕鬆氛圍時，地攤經濟、夜間經濟、文娛產業將自然復蘇，為大量勞動者提供海量的靈活就業與創業機會。

第五章 開放與包容：取消海外移民與流亡者黑名單的戰略紅利

作為政治開放與法治確立的標誌性舉措，取消或放寬針對海外移民特別是政治流亡者的“黑名單”（如限制入境、註銷戶籍、邊控或拒絕更新護照等控制措施），蘊含著巨大的經濟與社會轉型紅利。

1. 帶來可觀的“資本迴流”與“技術逆向轉移”

- 資產合法化與再投資：過去由於擔心政策清算，許多華商選擇將資產永久轉移。政策放開和法治確立後，部

分資本會以跨國投資、設立歸國創投基金的形式重新流回國內。

- 打破外部技術封鎖：取消黑名單、保障出入境自由，能吸引一部分掌握前沿技術的華人學者回國交流、講學、聯合辦學或聯合創業，以民間和學術的柔性管道打破外部的制度性壁壘。

2. 為什麼取消黑名單不會危及政權？

執政黨最大的顧慮是：這些流亡者或海外自由派人士回國，是否會組織政治力量挑戰政權？在現代國家機器和成熟的法治框架面前，這種擔心是多餘的。

- 消解流亡群體的“對抗動能”：許多流亡者或海外批評者的對抗情緒，很大程度上源於他們被剝奪了回國探親、祭祖、開展正常學術和商業活動的權利。當國家以包容的姿態取消黑名單，允許他們自由進出時，其激進的政治對抗動能往往會大幅稀釋，轉化為理性的建設性意見或純粹的商業、學術行為。

- 展現無可辯駁的“大國自信”與政治吸納力：一個能夠容納昔日反對者、允許其自由出入的國家，在國際上將展現出無與倫比的政治自信。這不僅能極大地改善與西方世界的關係，改善外商直接投資（FDI）的外部環境，還能在海外華人圈中建立起真正的向心力，徹底瓦解海外反體制力量的合法性基礎。

第六章 改革路線圖的綜合效益：走向長治久安的良性迴圈

上述五大領域的改革並非彼此孤立的條塊，而是一個環環相扣、互相成就的制度閉環，它以極低的政治風險，換取了極高的經濟與社會回報。（見下表）

結語：以制度紅利代替要素紅利，迎來二次新生

中國經濟在過去四十年的巨大成功，本質上是“要素驅動型”的成功——依靠的是人口紅利、廉價的土地紅利、全球化市場紅利以及債務擴張。今天，當這些紅利逐漸消耗殆盡時，中國唯一的出路是啟動制度紅利。

歷史一再證明，真正威脅政權存續

的，從來不是主動、有序、順應民意的體制改革，而是面對危機時因過度恐懼而採取的全面收緊、作繭自縛，最終導致經濟崩潰、財政破產的系統性潰敗。

挽救中國經濟，藥方不在於更多的流動性灌水，而在於最高決策層的決心、定力與胸懷。大可不必恐懼失去政權。通過政治開放承認社會的多元創造力，通過建立法治給資本以恒心，通過精簡機構減輕社會的財政負擔，通過告別過度維穩還信於民，通過包容海外群體走向真正的自信大國。

還權於法、還利於民、還活力於市場。這場深刻的自我革命，不僅能讓中國經濟擺脫當前的結構性困局，更將讓執政黨在一片繁榮、富強與法治的現代化中國中，贏得前所未有的、真正的長治久安。

改革舉措	經濟與就業效益	政權穩定性效益（為什麼不必恐懼）
政治開放	啟動高附加值產業，創造高薪白領崗位，緩解青年失業。	提供社會壓力宣洩口，提高政策彈性，增強執政韌性。
建立法治	激發民營資本長期投資，穩住全國 80% 的民企就業基本盤。	將執政納入法律框架，形成有限責任，降低政治風險。
精簡機構	減輕國家財政負擔，為企業實質性減稅，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預防財政崩潰引發的系統風險，打造精幹高效的執政團隊。
停止維穩	萬億資金轉向民生與消費，引爆服務業，創造海量就業。	以真金白銀贏取民心，舒緩社會戾氣，鞏固執政根基。
取消黑名單	吸引數萬億華資與頂尖人才迴流，打破外部技術封鎖。	稀釋海外對抗力量，重塑國際營商形象與大國自信。

學
術
篇

開創大中華民國新格局（上）

鄔萍暉

中華文明史簡要回顧

穩定的憲政架構之“啞鈴理論”

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成功及民國道路重要意義

近讀王炳章先生的《重建中華民國》雄文，不禁擊節三歎，感觸至深。此文成於2000年3月，12000字，歷經二十多年國際形勢、兩岸境況的演繹愈加證實其不朽價值。筆者年輕炳章先生一輩，素未謀面，卻在共同的為中華民族求光輝前途之探索中，穿越時空，得出共同結論：應該走民國道路。數月前海外發起“未來中國憲政制度設計”徵文，筆者更在文章中建議：中國大陸劇變之時，中華民國臺灣政府直接接管大陸政權，主持安定動盪的政局並組織設計完善的憲政制度，起到定海神針作用。如能讓14億人口的中國安然渡過這一階段，建立起統一的大中華民國，實為東亞及全人類福音。

《重建》一文闡述了民國憲政價值，回顧了作者與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三屆臺灣政府交往過程，提出了重建民國的五大要素及行動綱領。繼辛灝年先生1999年出版劃時代巨著《誰是新中國》，肯定中華民國價值及正確道路後，又一次高舉民國旗幟，且提出實現的戰略規劃。本文試圖在民主前輩基

礎上進一步厘清一些認知，撥開迷霧，宣揚民國理念，提出前瞻性建議，以應對中國大陸隨時可能發生的風雨飄搖和政局急劇動盪，讓中華民族跟隨世界浩浩蕩蕩潮流，順利走向民主憲政的康莊大道。

中華文明史簡要回顧

中華民族文明史源遠流長，豐富燦爛，截至目前的考古研究證明，論年代久遠雖比不上巴比倫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甚至歐洲的米諾斯文明，但依據較公認的文明三大要素：文字、城邦、金屬冶煉，自殷商甲骨文始，中華可靠的文明史也長達3600年以上。不誇耀不貶低，秉承實事求是精神，中華文明自然是人類燦爛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中共出於操縱民族主義情緒的政治目的，人為地將中華文明史拉長到五千年以上並為此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如夏商周斷代工程（最近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再次奉命“政治考古”，牽頭組織中華文明溯源工程，荒謬鼓吹雖然缺失文字、金屬冶煉兩大要素，中華文

明也是五千年文明，因為有了社會階層分化、有了農業與手工業 ----- 這完全是自定標準）；但即便同樣是這家權威研究所，也承認“西方（指中東）的冶煉、製造和鑄造成型等生產技術，就是通過河西地區的四壩文化、齊家文化等，傳入陝西、河南等中原地區，以至於後來發展成為震驚世界的商周時期的發達的青銅文化。----- 考古表明甘肅河西地區在我國最早使用青銅器，作者：連振祥，發佈時間：2013-07-17；”，“西方起源的冶鐵技術，經由新疆傳入中原，成為中國學術界的主流觀點” ---- 中國冶鐵技術起源的發現與研究綜述，作者：劉學堂，發佈時間：2017-09-25”。而更重要的是，兩千六百多年前，由希臘城邦首先初步建立起以主權在民、分權、選舉制度、獨立司法等為核心的民主制度，實則開創出人類文明新紀元，這石破天驚的大事影響人類極其深遠，甚至斷言今天各大洲民主制度基本建立在希臘文明基礎上並不為過；羅馬文明進一步發展了希臘文明，完善了法律制度，更在西元四世紀樹立起基督教一神論信仰，由此構建起西方文明主要組成部分及核心理念。截至目前為止，在看見的將來，明顯是西方文明影響並仍代表了人類最先進文明方向。中華文明在最近五百年陷入困境，開始拉大與西方文明差距，並在 1840 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歷經 1856 年第二次鴉片戰爭、1884 年中法戰爭、1895 年甲午戰爭、1900 年八國聯軍侵華達到頂峰，加上

俄國主要通過三個不平等條約，割走 150 萬平方公里以上中國領土，民族幾乎陷於亡國滅種境地，昭示中華傳統文化、文明與制度的重大缺陷乃至危機。但令人欣慰的是，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先賢，基本睜眼看清了世界及文明方向，浴血奮戰，披肝瀝膽，以勇士們的鮮血與生命于 1912 年建立起亞洲第一個民主憲政國家：中華民國。為中華民族開創了一條令人抱無限希望的道路。自此，億萬民眾從千年帝制中獲得徹底解放，真正成為大寫的、平等的主人；政治上初步建立起分權制度；文化上百家爭鳴，大師輩出；法治基本健全；經濟上蓬勃發展：民國建立後，1912-1920 年工業年均增長 13.8%，1927-1937 年在《近代中國經濟史》上號稱“黃金十年”，經濟成長也達到 8.6%；1946 年更頒佈相當成熟的《中華民國憲法》，舉行全國大選，一億多國民參與選舉；可惜的是，1949 年中共在國際共產勢力大力支持下，中華民國被武裝顛覆，萎縮於臺灣一隅，廣袤的大陸則 74 年來淪入高度極權統治之下，民眾各項權利被剝奪殆盡，六千萬以上中華兒女生命無辜喪失乃至慘遭屠戮。歲月滾滾流逝，如同白駒過隙，但切記：歷史卻從來不是酣暢向前，如鷹展翅，一級級升騰、抬升，而往往伴隨無數的復辟、倒退、反復乃至滅亡。未來的中華民族能否歷經苦難，順利掙脫專制邪惡勢力之羈絆與壓榨，並非必然；而攜臺灣地區半個多世紀成功經驗，光復憲政民國，

是一條經歷實踐檢驗、社會震動最小、最具國民吸引力的正確道路。有志於關切民族前途與命運的精英志士們需要做的是：研究民國、推廣民國，讓民國憲政理念進一步深入兩岸億萬民眾內心。

穩定的憲政架構之 “啞鈴理論”

深入分析、研究誕生於英國的數百年現代憲政歷史，人類已能作出客觀總結。穩定的民主憲政制度，如同一具碩大的啞鈴：底層是對普通民眾最重要的各項政治經濟權利保障，包括但不限於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懼的自由及免于匱乏自由這四大自由及至關重要的遊行結社自由；對上層精英人物而言，最重要的是三權分立及職務的總任期限制，避免獨裁者出現；中間層面社會的穩定運行，關鍵在於六根柱石：法治社會、公正選舉、獨立媒體、地方自治、軍隊國家化與基督信仰。合計十三大要素。滿足這些要素或實現這十三大目標的社會、政治架構將更穩定和運作良好；否則可能出現不同程度的動盪或失敗。

對一切事物的分析推理筆者推崇秉承“實事求是”原則，理論永遠灰色，而生命之樹常青。洋洋灑灑、自鳴得意地闡述和創造一番理論並非難事，無數人在自己大海波濤般的激情中加以總結，能形成繁雜的理論，但其究竟是真

理抑或謬論，無不需要實踐檢驗 ---- 在這一點上，邪惡中共的兩大成功倒是從反面做出證明：奪權階段的毛澤東“從農村包圍城市”道路並不符合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理論，經濟建設階段的鄧小平“改革開放”戰略也是首創卻均證明其正確性 ----- 縱觀世界各國政治史，進一步概述如下：

1. 各個國際組織評判社會最成熟安定、民眾幸福指數最高的區域是北歐五國，考察發現最符合上述啞鈴原則，十三要素全部具備；

2. 曾經的南美各國乃至亞洲的韓國、菲律賓，雖然建立起初步的憲政結構，但因缺失“法治社會”或“軍隊國家化”等要素，無不曾經政局動盪，民主實踐道路曲折。未來中國需高度警惕，切勿以為簡單搭建起憲政框架便可保社會太平、穩定；

3. 啞鈴上層的強調主要可避免最高統治者的折騰與瘋狂，杜絕獨裁者的終身執政。其中的“任期限制”包含總任期限制，而不僅僅是連任限制，否則會出現俄羅斯普京與梅德韋傑夫的交替執政、實際獨裁局面，此外，“地方自治”在俄羅斯也被普京修改憲法而破壞。“普遍選舉”也不意味著“一人一票”，現代民主機制在激烈的政黨競爭下越來越走向“以福利（金錢）換選票”的醜陋，投票門檻的設置是公平和有必要

的。“基督信仰”指社會主體層面必須有良好的宗教信仰，在這裡並非從神學角度的宣導而是基於政治實踐的總結，基督教尤其新教地區有相對穩定的憲政結局是不容回避的事實。原因主要在於相對而言，它能最大程度保障選民及政客道德水準、心存敬畏之心，從內心以約束，配合外在法律、規則與契約。若無此要素，一個簡單的道理：任何呆板而有限的紙面制度設計均可能被無數種方式、五花八門的伎倆所破壞甚至導致整體崩潰；

4. 對普通百姓而言，最重要的是基本自由、經濟權益的保障。上層決策與立法過程往往不是絕大多數百姓關注和感興趣的。譬如香港總督統治時期，上層決策實質是獨裁，中層社會層面也沒有“普遍選舉”與“基督信仰”等，而依然能社會穩定、民眾幸福、制度運作良好，主要在於底層民眾層面的“五大自由”得以完全保障，中層的“法治社會”、“獨立媒體”及事實上的“軍隊國家化”更堪稱典範；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富裕的民眾參政議政的熱情必定會增長，溫飽不一定思淫欲，而富足必謀政治，不僅是人的更高追求所致，也是其財產權利的保障所必須。所以擺脫貧困後的社會若要追求穩定的政治環境則“普遍選舉”及上層的“三權分立”、“任期限制”依然必不可少；新加坡是另一例子，過往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一黨獨裁數十年，實質並無上層的兩大要

素而社會依然相當成功，但觀其趨勢，也在朝完整的“啞鈴”模型發展；

5. 從十九世紀最後十年開始的 130 多年來，綜合國力最強大的美國，基本符合這一模型，尤其上下層要素堅固。然近幾十年來伴隨六大支柱中“基督信仰”急劇缺失、“獨立媒體”被財團控制，各種亂象於是逐漸顯現，明顯出現政黨政治不穩定、社會道德水準倒退局面，未來將如何發展並不能掉以輕心；

6. 以此觀察中華民國各個時期，我們可以發現：即便“軍政”年代，初步的政治啞鈴架構也已然搭建。啞鈴底部對民眾最重要的五大自由基本得以保障，“免于匱乏的自由”受限於當時經濟發展水準尤其是戰亂而沒有完全實現，卻也超越大陸淪陷後、改開年代以前時期。上層的“三權分立”、“任期限制”沒有完全達成，問題不在制度，而是戰爭對“獨裁”本身的要求。社會層面的六大柱石中，民國在大陸時期於“法治社會”、“獨立媒體”、“普遍選舉”基本曾經實現，唯“軍隊國家化”、“基督信仰”缺失。因此總體而言，民國的制度設計是符合民主憲政最根本原則的，尤其以今天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成功實踐，各大要素幾乎滿足，不遜於絕大多數民主國家，且正爆發出勃勃生機。這正是我們推崇中華民國道路最根本的信心所在。

7. 毫無疑問，以此十三大要素分析中共治下的大陸，所有要件全部缺失，因此必定在其執政的七十多年之中，國無寧日，民無寧日，黨無寧日。充分證明中共政權的邪惡與反人類文明本質，必須堅決推翻之。

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成功 及民國道路重要意義

十四億大陸人中因為中共七十多年的深度思想控制與洗腦：從幼稚園始到小學、初中、高中、大學，從家庭到工作單位、居住社區，從廣播、收音機、電視、報紙、雜誌到網路、自媒體，全方位、長時期處於被蒙蔽過程中，對中華民國的認知停留在錯誤階段。需要民國支持者們撥亂反正。但毋庸諱言的是：即便在反對專制、期盼中國實現民主的精英人士之中，大部分人也只將民國道路作為一個選項，民國派並未成為主體。因此，我們有必要多加宣傳中華民國尤其臺灣成就，堅定不移地宣傳中華民國道路是最適合中華民族的光明大道。

其一，我們知道，衡量百姓生活富裕指標，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 GDP 比按匯率計算更為準確，而發展才短短幾十年的中華民國臺灣，2022 年這項指標已經高達人均 6 萬美元，超越德國、日本、瑞典在內的大多數發達國家，高居世界第十三位，這完全顛覆人們認

知。；臺灣的衛生健保制度舉世聞名，效率高，耗用資源少，民眾費用低，保障程度好；臺灣治安良好，社會穩定；臺灣法治社會，秩序井然；臺灣文明程度高，社會和諧；臺灣高等教育發達，2021 年 25 歲至 64 歲人口高等教育比率已達到 55%，僅低於加拿大的 61%，與日本相同列第二；臺灣經濟上以半導體工業為代表其成就是舉世矚目，堪稱現代最重要工業領域的尖端晶片生產佔據全球 90% 以上份額，各類高科技電子工業的完整、發達，讓世界各國商貿領袖紛紛向臺灣取經；

其二，避免大陸劇變時期的動盪是全世界憂慮、關心的問題。走民國道路、讓中華民國臺灣介入大陸變局才能安然避免達摩克裡斯之劍導致的災難。共產肆虐下的大陸極度腐化、極度專制、極度不公平，尋求正義和尊嚴是每一個個體、每一個民族的天賜追求，因此大陸必然充滿各種危機，隨時爆炸；而一個十四億人口的民族因為追求自由、民主導致內戰爆發，兵刃相見，社會長期動盪混亂，這不僅是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極大悲劇也是對世界和平的嚴重威脅。小小的烏克蘭危機已經導致近八百萬戰爭難民蜂擁至歐洲各國，無法想像中華大地戰火燃燒時的難民潮和各種恐怖景象（王力雄先生早前的《黃禍》有過精彩和震撼的描述）。若按烏克蘭難民比例，這將產生超過四億人口戰爭難民，世界之最，沒有任

何國家能承受。本質上，劇變時期的矛盾、衝突源於利益的糾葛與對國家前進道路的認知差異，此時尋求到一個最大公約數是最重要的任務。在廣泛宣傳中華民國臺灣各方面傲人成就並讓大陸民眾充分認知、無限嚮往的基礎上，讓中華民國成為這一最大公約數就顯得極為必要也相當可行。筆者在 2022 年底海外舉辦的“未來中國憲政設計”徵文中，大膽提出應對大陸劇變之上策即最好、最穩妥的辦法是：大陸“投降”於臺灣，專制“投降”于民主。即以具備強大政權實力和法統基礎的中華民國臺灣政府，代替、代表弱小的各個民運團體，直接接管大陸風雨飄搖、航向不明的政權，大陸轉型時的臺灣總統直接作為過渡時期大中國總統，直接用中華民國憲法作為過渡時期的大中國憲法，大中國完全仿照臺灣制度，——以 2-3 年時間作為過渡期（期間包括“去共化”的歷史真相、民主常識全民普及，類似訓政），之後再在大中國範圍內舉行總統大選和憲法修改。以臺灣角度而言，則基於如下五大吸引力：

a. 臺灣政治、文化精英享受治理大中國、規劃大中國道路的權力；

b. 臺灣代表整個中國堂而皇之的登陸久違的國際外交、政治舞臺的魅力；

c. 臺灣民眾於自己制度取得最後勝利的自豪感；

d. 臺灣與大陸市場、金融、貨幣、稅務等制度的徹底融合促進經濟進一步

騰飛的巨大誘惑力；

e. 最重要的，真正確保未來臺灣永久和徹底和平的關鍵考量（詳見下述第三點）。

如西德之吞併東德成為統一德國 --- 如此才是大陸安然度過劇變時期、使臺灣以及整個世界保持穩定的最佳選項。這種設想和倡議一方面具有法統基礎：迄今為止的臺灣憲法仍明確了疆域包含大陸，“中華民國”本來就是 1949 年之前的大陸合法國號，聯合國的創始成員國及當時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本來就是中華民國，而非後來的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可見的未來，不同于當年波蘭瓦文薩領導的“團結工會”及南非曼德拉領導的“非洲人國民大會”（簡稱“非國大”），目前及可見的未來，任何一個致力於中國民主運動的組織、團體、政黨，很難獲得劇變時期中國民眾的普遍支持；而當劇變時期原有的政權機構處於癱瘓之中，各級中共黨委、各級政府行政機構、國家暴力機器的員警、國安、軍隊等均在觀望，群龍無首，不知所措時，彼時臺灣政府立即發佈公告，聯絡原政權之中開明實權派，團結各民運組織，組成“最高權力委員會”，利用其既有而強大的管理資源乃至軍力，宣佈暫時接管大陸政權，建立、領導過渡時期中央政府，佔領重要戰略要點，如電視臺、新聞媒體、政府機構、軍事基地，在中華民國之理念及巨大成就宣傳到位

並深入大陸民心、軍心乃至（中共）黨心，成為萬眾渴望的前提下，上述設想是可行的 ---- 唯需要屆時的臺灣領導人當機立斷，深謀遠慮，為臺灣真正長遠的太平考量而切勿被孤島意識和眼光所困（下文將進一步闡述）。

其三，大陸劇變時期及可見的未來，如何盡可能迅速地建立起成熟而適合中華民族、契合中華文化的憲政制度及治理機制，任務極其艱巨並充滿未知因素，失敗的可能性始終存在且概率不見得小：如何砸爛多數舊機器、如何設置之後的全新政府架構、如何設計大陸民眾最渴望而急需的全套社會福利制度、如何迅速研究、創立、頒佈繁雜的整個法律庫及法治系統、如何建立完善的選舉機制、如何徹底改革教育思想和制度、如何建立規範獨立新聞制度、（各頓號問題）如何效法臺灣開展高科技產業等，以上種種無論是各派民主異議人士或美國，都不具備基於相同文化、民族背景下的豐富知識與豐富實踐經驗，唯獨中華民國臺灣能滿足要求。

其四，走民國道路才能避免戰爭，維護中華民族的統一，維護兩岸永久真正和平。近些年來，海峽兩岸流行兩種錯誤認知，一種是海外華人圈喚作的“破除大一統情結”，另一種是臺灣流行的“去中國化，中國的民主是中國的事，中國、臺灣各走各道不相干”。對此需要分別厘清、批駁。前者其內涵

並不清晰。如果說要破除專制思維，打破高度獨裁的中央集權制度，不要迷信一黨專制，這無疑是正確的。甚至於如果說非要長期、永久地讓人民生活在專制獨裁的欺壓、凌辱、剝削之下，不如讓人民自治、獨立，哪怕這種專制基礎上的統一國家分裂也並非不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說人民能建立起民主自由的制度，真正享受國家主人的尊榮，卻為了所謂破除大一統情結而主動鼓吹國家分裂、拆散成眾多小國，為了破壞而破壞，為了分裂而分裂，“潑洗澡水連同小孩一起潑出” ---- 則既荒唐也萬萬不可。因為這種結局幾乎可以肯定會破壞和平，破壞整個國家的長治久安，破壞所有民眾真正的幸福安康，它將既失去鼓吹者希望的個體權利、自由與解放，也將失去統一民族的完整。今天慘烈的俄烏戰爭仍在進行，過往的兩次車臣戰爭、俄格戰爭、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戰爭，”大一統“的南斯拉夫解體分裂後，科索沃危機、克羅地亞戰爭、塞爾維亞戰爭，2001年爆發的馬其頓戰爭，等等殷鑒弗遠。憎惡“大一統”的人對血腥的戰爭不能熟若無睹，不能不負責任地盲目鼓吹，不能把推翻中央集權專制等同於拆分國家，我們至少要尋求和平的最佳道路。其實即便這些人崇尚的美國，1860年面臨“大一統”被破壞，公認最偉大總統之一的林肯也毫不猶豫動用聯邦武力，阻止國家的分裂，哪怕最終雙方戰死60多萬人，犧牲全國人口的2%仍在所不惜。道理不難理解，

國家“大一統”時，即便有矛盾和爭論，畢竟各派、各地手中沒有刀槍，吵吵鬧鬧而已；而一旦國家分裂，意味著每個分裂者手中會擁有軍隊等最暴力手段，自相殘殺幾乎是必然，遭殃的是所有民眾且可能綿綿無期，無數國家的慘劇已無數次證實。

對於後者，所謂中國、臺灣各不相干，如同將頭埋進沙堆躲避禍患的鴛鴦一樣一廂情願，短視無比。臺灣偏於一隅能保太平嗎？它與前述分析其實道理相同。“中國”的事從來是臺灣的事，六十倍體量的龐然大物巍然矗立在身邊，永不挪移，這就是臺灣宿命；三千多年文化一脈相承，血脈相連，同文同種，這是永恆的既往也是現實。深入分析，甚至大陸民主化之後，如果繼續兩岸分治，臺灣並非高枕無憂，也就是說“民主化後的大陸並不必然不武統臺灣”，兩岸並不一定必然長久和平，這點也容易為多數人所忽略。認定民主帶來和平……這是忽略文化核心基因深層影響的書生之見。前述的統一國家分裂後的大規模戰爭多數發生在建構起憲政的國家之間。須知：一個國家憲政搭建起來後，絕非高枕無憂、從此天下太平，因為文化將發揮深遠影響。所以往往同樣的憲政制度設計下，運作迥然不同，結局大相逕庭。前蘇聯垮臺後，以葉利欽為代表的俄羅斯政治、文化精英搭建了毫不遜色的憲政制度，甚至包含有地方自治這種看似固若金湯的良好設

計。但不得不說俄羅斯民族專制文化的浸淫太深，選民推崇政治軍事強人，普京在憲政框架內獨裁二十年，指揮執政黨“統一俄羅斯黨”，合法利用議會，多次修改憲法，2000年5月一紙總統令將89個聯邦主體劃分為7個大的聯邦區，聯邦區將由總統派駐全權代表，輕而易舉廢除了“地方自治”，直至今日得以悍然發動侵略烏克蘭戰爭；同樣道理，同樣現實，中華幾千年文化基因，維護國家統一是絕大多數中華民族十幾億分子的堅定認知，怎麼會容忍他們認為的國土一部分的臺灣分裂出去？而以民眾的“普遍選舉”為基本要素的民主制度下的政黨與政治家，哪個敢忽略這一現實，而僅憑自己個人自認為的“先進思想”，鼓吹臺灣應該獨立？逆選民民意的政黨一定將迅速被邊緣化，被選民所拋棄。即便大陸民主化後的兩岸能相安于一時也難保一世：臺灣可能蠢蠢欲動謀求適時獨立，而大陸民心則傾向統一，哪怕動用武力，或者某年大陸面臨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時，強人形象的大陸政治家焦頭爛額，悍然以臺灣分治為藉口，轉移國內巨大矛盾，發動戰爭俘獲民意，夯實統治基礎獲得大選。當初憲政架構下的年輕總統普京正是憑藉兩次鎮壓獨立的車臣的內戰收穫巨大的俄羅斯民意。所以持這種思想的臺灣同胞千萬要警醒。

大陸未來民主化能否順利實現，沒有任何人能給出肯定答案。1821年墨

西哥從西班牙統治下獨立，1824 年各界精英即仿照美國制度建立起憲政，5 年之後即在各種危機、亂象下，軍人干政，收拾亂局，長達幾十年折騰，直接導致 1848 年美墨戰爭中被迫割讓 240 萬平方公里土地；韓國二戰後也經歷樸正熙、全鬥煥軍人政變；事實上中華民國初期袁世凱的稱帝及之後北洋軍閥混戰也是無法一步到位建立穩定憲政的最好證明。因此，臺灣能以成熟的憲政經驗直接領導、管理大陸，扶上馬、送一程，不僅是臺灣安全保障，更是大陸十四億人福音。這正是筆者不遺餘力推崇臺灣主導的、憲政的大中華民國道路的意義所在。

總之，我們不能重蹈覆轍。切記：臺灣政壇各派別的領袖層，無論親共、投共還是反共但謀求獨立、試圖與中國脫鉤都將或毀滅民主，引狼入室，迎來專制制度，或毀滅臺灣，迎來戰火。唯有採用第三種方案：主動出擊，拋棄孤島意識，效法西德兼併東德，掌握主動權，共同團結在中國民國旗幟下，方可徹底、一勞永逸地避免未來危機，讓民眾享受各項自由、人權同時保持兩岸和平及民族統一。一句話：兩岸共同走向為實踐所證實成功的中華民國康莊大道是最佳選項。

藝
文
志

獄中詩四首

志明

嬌嬌女孩

嬌嬌女孩，秀髮隨風擺

零丁洋畔正徘徊。

海風輕輕吹過來，

吹動年輕的心海。

為什麼還在徘徊？

為什麼不隨我來？

為什麼不懂我的心意？

不懂我的情懷？

我把雙手向你伸過來，我把心願向你表白：

我不甘壯志成蒿萊，我不願金劍被沉埋。

我要與你同舟破浪、駛向未來。

嬌嬌女孩，別再徘徊，風已起，帆已開，

與你攜手翻乾坤，把新的天地打開。

嬌嬌女孩，秀髮隨風擺，

我願與你共未來。

與你攜手翻乾坤，把民主事業來拓開。

我們無愧於自己，我們無負於時代。

青春歲月，寫下誓言，我們一逞英才。

我不甘壯志成蒿萊，我不願金劍被沉埋。

我要與你同舟破浪，駛向自由的大海。

啊！

嬌嬌女孩，別再徘徊，風正起，雲正開

與你並肩向遠方，讓時代為我們喝彩。

啊！

嬌嬌女孩，秀髮隨風擺
零丁洋畔，可否還徘徊？
若你願意隨我遠航，世界就在前方……

1989-1990，獄中作

獄中吟・問自由

我嘯長空問自由，十億光年任風流。
更送一語君記取，早提青鋒斬魔頭。

注：青鋒，寶劍也；後兩句是長空對我的回答。

1989-1990，獄中作

獄中擬贈別（朱）東升君並示遼大八六級九〇屆畢業同學

月正蒼蒼路正荒，臨歧訣君語重長。
記否當年揚州恨，操吳戈兮祭國殤。

1989-1990，獄中作

獄中題壁

新囚莫悲傷，悲傷合斷腸。
吏叱日當午，君思夜未央。
窩頭蛋糕味，茄湯燕窩香。
曆遍階下苦，憑欄望故鄉。

1989-1990，獄中作



卜算子 詠梅
獻給為理想而逝去的同學們

於禾

冬日小園西，
默默開無跡。
雪壓枝頭不肯低，
瘦骨迎風立。
幼萼破冰霜，
含夢依枝斃。
一縷清香鑄作魂，
自有東風祭。

你這次留下的朦朧詩比楊煉所有
的朦朧詩都晦澀——致嚴力

蔣品超

你一生都在人間喊著
要誰誰把世界還給你
這次，你卻在世界
把自己弄丟了，這些天
整個世界都因
丟了你，空了

紐約的詩歌空了
大家的詩句裡忍著淚
大陸的詩歌也空出一截
那些闌珊的淚裡
映出你一行一行人影

人們滿世界呼喊
想再約你去飲酒
讀詩、看畫展
談《今天》、“星星畫派”，《一行》
想約你再回過去的風景

你應該不會回來了
你這次留下的朦朧詩
比楊煉所有的朦朧詩都晦澀
背影裡的磅薄與龐雜
讓謝冕用“未完成美學”
再難自圓其說

而我隱約覺得
你我曾經討論的“貧窮”
是你留下的金子
是真詩歌，會讓中國詩歌
在精神裡尋找自己
黃禮孩做過嘗試
余秀華想睡誰，何嘗不是

我知道，其實你我
一直都在自己的詩句裡
持續這個話題
儘管有人持有疑義

莫言說，作家之間能有影響
其根本是兩個靈魂的深處
有相似之處
此生足矣

在送別的氛圍裡
面對空空的世界
對你的不舍，是不朦朧的
就讓她在晶瑩的淚光中
以我這詩，化作我們彼此
會心的微笑
留在人間

2026/6/27，洛杉磯

北京紅玫瑰（紀實短篇小說）

王龍蒙

一・秋燈初遇

秋水連天遠，孤燈照客心。
他鄉逢一笑，已動萬年音。

塞納河的水，在黃昏時分緩緩流動，像一段被時間壓低了聲調的回憶。龍木站在橋邊，手中夾著一支未點燃的煙。他其實並不吸煙，只是在某些時刻——比如剛剛從喧鬧的人群中抽離——需要一種可以讓心停頓的姿態。

遠處，埃菲爾鐵塔一盞一盞亮起燈光。他曾說過一句話：“巴黎的夜，是從鐵塔開始的。”今晚，是巴黎帝國電影節的開幕式。他在那裡，見到了黃教授。“您從北京來？”“是，北京。”極普通的一句對話，卻在那一刻，有某種難以言說的東西，在空氣裡輕輕震動了一下。黃教授的聲音很平靜，平靜之下，卻有一種幾乎不可察覺的疲憊。

“姓黃，在帝都電影學院教世界電影史和文學史。”“晚輩，王，名字龍木，帝國戲劇學院，現在在法國做些文化交流的工作，糊口罷了。”兩人握手，相視一笑。但掌心微涼，像兩段被時間冷卻過的命運，在此刻短暫相觸。酒會繼續喧嘩。法語、中文、笑聲、酒杯聲交織成一片浮光掠影。有人談電影，

有人遞名片，有人尋找機會……不知不覺，龍木與黃教授退到了大廳的一個角落。“您研究哪一段？”“全部世界電影史，重點是八十年代。”紅酒在杯中輕輕晃動。“那是個複雜的年代。”黃教授輕聲說：“也是一個年輕的年代。”空氣忽然沉了一瞬，仿佛某段記憶，被輕輕觸碰，又迅速沉入水底。幾日後。龍木在家中設宴。餐桌不奢華，卻精緻。紅酒已開兩瓶。“巴黎習慣嗎？”“還好。”黃教授笑了笑，“比北京慢。”“慢，是奢侈。”“有時，也是折磨。”龍木微微一怔。

刀叉聲在空氣中輕輕迴響。酒過三巡，菜過五味。龍木興致漸起：“下次來，一定帶夫人和孩子。我帶你們去盧森堡公園、歌劇院、盧浮宮……”他說著，忽然停住。因為——黃教授沒有在聽。他正望著前方，那是一片空無。他的臉色，一點一點褪去。“黃教授？”沒有回應。時間被拉長。仿佛整個房間，只剩下呼吸。很久之後——黃教授輕輕動了一下，像靈魂重新落回身體。他低頭，雙手撐住桌面。再抬頭時，一滴像黃豆般渾濁的淚，緩緩落下，沉重得像三十年的時間。“我有一個女兒。”聲音低而幹。“她……不在了。”龍木的手，停在半空。“多久

了？” “三十年了。” 窗外夜色沉靜，巴黎依舊溫柔。卻無人知曉一個被封存三十年的故事，此刻，悄然開啟…… “我講給你聽。” 燈影輕晃。酒杯中的紅色，像一朵未曾凋謝的玫瑰。

二・命懸一線

一心系生死，未入劫先成。
若問人間苦，情字最難承。

1987年，北京。風乾，天高。她倒下時，沒有人意識到，世界已經改變。教室裡一陣驚呼。粉筆還停在黑板上。她的身體滑落，像一朵被剪斷的花。醫院。白光刺眼。消毒水的氣味在空氣中凝滯不散，金屬推車在走廊裡發出空洞的回響。“先天性心臟病，重度。” 醫生的聲音冷靜而直接。“不能激動。” “不能勞累。” “不能情緒波動。” 他停頓了一下。“不能談戀愛。” 她抬頭。“為什麼？” 醫生看著她：“因為你會死。” 沒有修飾，像判決。窗外有風吹過。白色窗簾輕輕鼓起，又慢慢落下。

出院那天，北京依舊喧鬧。自行車流像河水一樣在街道上湧動。小販的叫賣聲此起彼伏，遠處傳來收音機裡模糊的歌聲。世界沒有停，也不會停。
“我們不上學了。” 母親說。“不。” 她聲音很輕，卻堅定，“我要去。” 母親的手微微發抖。父親站在一旁，沒

有說話。她考入的是古老的燕京大學。校門高大，字跡蒼勁。樹影在地面鋪開，像歷史留下的紋理。她選了一個最安靜的專業：圖書管理。書頁的氣味乾燥而溫和，像一種不會傷人的世界。她告訴自己：“像普通人一樣活。”

三月。食堂。空氣悶熱。油煙在低矮的天花板下盤旋，鋁制飯盒相互碰撞，發出雜亂的聲響。她忽然呼吸困難。世界旋轉。就在倒下的瞬間，一隻手托住了她。穩而有力。她睜開眼。藍色的眼睛，陌生的臉。燈光從他頭頂落下，勾出一圈淺淺的光邊。“你還好嗎？” 他說中文，生澀卻認真。她沒有回答，只是看著他。心跳慢慢恢復，卻變得更危險。“我幫你買飯。” 她點頭，手遞出飯票。在發抖。“我叫約翰。” 他說：“美國人。” 他笑。乾淨、明亮。像另一個世界的光。她忽然意識到，醫生說她不能愛。可命運，從不聽醫生。她低聲說：“你以後會知道我的名字。” 然後離開。消失在人群中。約翰站在原地。食堂的喧鬧重新淹沒一切。他拿出本子。紙頁微微發黃。他寫下：“一個中國女孩。很脆弱。眼神……危險。” 他不知道，他正在走進歷史，也走進命運。

三・春風暗湧

花開風未覺，人笑劫將臨。
一念成深海，此心不由心。

北京的春天忽然來了。幾場風之後，樹一夜之間綠了。未名湖波光粼粼。陽光落在水面上，像碎裂的金子。一切看起來都在變好。可人心，不安。她刻意避開食堂，避開他。因為她知道，再見，一切會失控。那天，她路過燕京大學著名的“三角地”。地面被無數腳步踩得發亮。樹蔭下，圍滿了人。有兩位頭髮花白的教授，正和年輕學生討論國家的未來。語氣克制，卻壓不住激動。一個稚氣未脫的青年，情緒高漲地發言。她認得他——歷史系的學生，王丹。

有人高喊：“改革不能停！”“我們一定要負起歷史的責任！”聲音震動空氣，像一層看不見的波紋，在人群中擴散。她本想離開，卻看見了他——約翰，站在人群邊緣，在記錄。冷靜，像見證者。“你來了。”他已經站在她面前。“你不該在這裡。”她說。“我來看未來。”“這不是你的未來。”他看著她：“那是你的。”她忽然說：“醫生說，我什麼都不能做。”他問：“那你現在呢？”她抬頭。眼裡有光。“我在違抗。”風停了一瞬。陽光落在她臉上。蒼白，卻明亮。“我叫黃嬌。”她說。聲音很輕。卻像落在命運之上。約翰沒有寫，只是記住。遠處口號再起。空氣收緊。她忽然心跳加速。他扶住她。“你不該來。”“我知道。”“那為什麼？”她看著湖。水面輕輕晃動。“我不想只是活著。”

她說。“我想知道，我活在什麼世界裡。”那一刻，約翰明白了。她真正的危險——不是心臟，是她的靈魂。

四・廣場初燃

血日照長街，孤心立人間。
一身為天下，何懼此生殘。

廣場很大。大得可以容納所有理想與吶喊。也大得，可以吞沒生命。那天，陽光刺眼。地上鋪著白布。布面被風吹起一角，又緩緩落下。一圈一圈的人圍著——中間，是絕食的學生。約兩三百人。幾天之後，會變成上千人。繩子圍起邊界。不是防敵，是防崩潰。組織者在人群中穿行。聲音此起彼伏，卻刻意壓低——“柴玲？”“在這兒。”“王丹？”“到。”“吾爾開希？”“到。”“封從德，快過來！”“來了！”“唐愷，把糾察隊組織起來！”“馬上！”“王懋偉，大旗呢？”“在龍木那兒，他正趕來。”

所有聲音，都不大。卻清晰、沉重、穩固。那是一種——已經準備走向盡頭的語氣。黃嬌坐在白布上。有人坐在報紙上。有人坐在床單上。也有人直接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沒有人知道——絕食會持續多久。她的臉，比紙更白。手裡緊握著——他給她的毛衣。心跳一次，比一次沉。約翰站在週邊。隔著線，像隔著兩個世界。他手裡握著她的

夾克。“她會撐住嗎……”他不知道在問誰。黃嬌看見了他。她輕輕點頭。眼神裡，是倔強，也是告別。“你不該來。”風把她的聲音送過去。約翰咬牙：“我不能進去，但我在這裡。”醫護人員在旁記錄。血壓計上下起伏。一升，一降，像倒計時。遠處，員警緩緩移動。糾察隊維持秩序。沒有人說話。只是一一彼此看著。生怕下一秒，對方就消失。四行滾燙的淚，緩緩流下。風起。標語晃動。人群低聲哭泣。理想、恐懼、青春——在這一刻混成一種重量。像千年的雲，像萬年的雨，即將墜落，砸向這些年輕而單薄的身體。黃嬌閉上眼。嘴唇輕動。像在祈禱。也像在——告別世界。

五・廣場將崩

風寒入骨深，血影動人心。
一觸成永訣，此生不可尋。

時間開始變慢。每一秒，都像被拉長。空氣裡有一種說不出的沉重，像暴雨來臨前壓低的雲層。黃嬌的呼吸紊亂，胸口起伏不定。心臟——像被刀一點點割開。約翰沖向前，卻被攔住。“你不能進去！”白衣的醫護人員擋在他面前，手臂緊繃。“她會死的！”他的聲音第一次失控，在人群與風聲中撕裂開來。黃嬌抬手。顫抖。指向他。“別……怕……”聲音碎裂，像風中即將斷裂的線。傍晚。光線開

始變暗。廣場邊緣，出現了另一種人。穿著白上衣、綠褲子。他們的步伐整齊。沉默。已經不像員警。人群開始波動。有人後退。有人呼喊。有人站立不動。空氣開始傾斜。仿佛整個世界，正在向一側墜落。黃嬌試圖站起來。她用手撐地。手指陷進白布的褶皺裡。卻失敗了。身體失去支撐。緩緩倒下。醫護人員沖來，將她抬起。白布上，留下汗水的痕跡。一片一片，像一朵正在褪色的花。就在被抬走的一瞬間——她的手，從衣袖中伸出。約翰也伸手，隔著欄杆。觸碰，只有一瞬，卻像永恆。他們對視。沒有語言。只有一個事實——他們已經來不及。約翰低聲說：“我不會離開你。”黃嬌笑。痛苦，卻溫柔：“我知道……”她被帶走。白布被風掀起，又重重落下。廣場上——只剩下未完成的呼吸。

六・血夜將至

風雷壓京城，人心如斷弦。
此夜若長別，何處問明天。

從五月開始，京城的空氣，逐漸變得沉重。到了五月底——有消息傳來。低聲的，卻迅速蔓延。“軍隊進城了。”夜裡。遠處，隱隱約約傳來履帶與重型發動機的轟鳴。低沉。斷續。像大地深處的震動。人群開始分裂。有人離開。有人留下。也有人——互相告別。語氣平靜得像在討論天氣。卻每一句，

都像遺言。黃嬌看著約翰。燈光很暗。她的臉蒼白得近乎透明。“我留下。”聲音很輕，卻像鐵。約翰握住她的手：“你會死。”她笑了。像一束很短暫的光。“那也要活一次。”那一夜，他們去了他的住處。東交民巷。牆很厚。門關上後，外面的世界仿佛被隔絕。屋內安靜。燈光柔軟。水聲在浴室裡輕輕迴響。水汽升起。空氣變得溫暖而潮濕。她的呼吸，慢慢平穩下來。像一段即將結束的樂章，忽然出現了一小段柔和的旋律。她靠在他懷裡。身體微微發涼。

“我很怕。”“我知道。”“但我更怕……從沒活過。”他沒有說話。只是抱緊她。他們擁抱。沒有狂熱。沒有衝動。只有一種緩慢的、幾乎帶著告別意味的溫柔。像兩個人，在時間的盡頭，把彼此記住。窗外。風在變。城市在收緊。遠處的光影，開始不穩定地閃爍。血色的歷史——正在靠近。一點一點，靠近所有的人。

七・鐵流入城

鐵影壓長街，人間如裂帛。
血色無聲落，萬心同一刻。

夜，突然變重。坦克，終於進入了城市。像脫韁的野馬。鋼鐵履帶碾過地面，發出低沉而持續的震動。像世界的骨頭，在一寸寸斷裂。遠處傳來尖叫。有人奔跑。有人跌倒。有人被人群吞沒。槍聲。斷斷續續。又忽然密集。

像節日的爆竹——卻帶著死亡的溫度。黃嬌抓住約翰。手指冰冷。“我們走！”他們穿過側道。人群擠壓。空氣裡混著汗水、灰塵和恐懼的味道。他們躲進胡同。牆面斑駁。瓦片在震動中輕輕顫響。槍聲在遠處。又忽然變近。她貼著牆。呼吸紊亂。心跳失控。“我不想死在這裡……”約翰抱住她：“你不會。”他們開始奔跑。轉彎。再轉彎。胡同一條接一條，像迷宮。城市變成一張收緊的網。命運在後面追趕。一輛救護車呼嘯而過。紅光在牆上閃爍。像血。他們終於沖出那片區域。遠離槍聲。她停下。彎腰喘息。聲音斷裂：“我們……還能活嗎？”約翰看著她。很久。然後說：“只要你在——我就在。”那一刻，他們不再是戀人——是彼此唯一的世界。

八・訣別無聲

燈冷人將遠，風急夜難留。
一別無歸路，此生只回眸。

夜色壓城。空氣低沉。連呼吸，都變得困難。約翰手中，握著一張命令。來自美國。必須離開。立刻。紙很薄，卻比任何東西都沉。——他不能說。黃嬌站在門口。她已經等了很久。燈光從她身後落下來。影子被拉得很長。像一條，無法跨越的時間。“我要走。”他說。她沒有立刻回應。只是看著他。眼睛很亮。卻沒有光。“什麼時

候回來？”她問。他說：“很快。”那是謊言。但也是——他唯一能說的真話。她向前一步。抓住他的手。手指冰涼。“你會回來嗎？”他看著她。很久。很久。像要把她整個人，刻進記憶裡。“會。”他說。她點頭。動作很輕。卻已經——明白了一切。他從口袋裡拿出一張紙。地址。電話。紙很輕。卻像命。她緊緊握住。沒有再問。他們擁抱。很久。很久。沒有語言。沒有未來。他鬆開手。轉身。沒有回頭。門輕輕關上。聲音很小。卻像一切結束。她站在原地。一動不動。像一朵花。在夜風裡——慢慢失去溫度。

九・玫瑰凋零

花落無人問，燈寒照孤魂。
一念成永夜，此生再無春。

北京清晨。天灰得沒有層次。像一塊被磨損的布。黃嬌騎著自行車。風很冷。穿過衣服。直接落在骨頭上。街道空曠。偶爾有行人經過。腳步很快。沒有人停下。她忽然看見一個背影。很像他。她猛地加快速度。車輪在地上摩擦出細微的聲響。“約翰！”她喊。聲音在空氣中破碎。那人回頭。是陌生人。那一刻——世界塌了。不是崩潰。是安靜地塌陷。她慢慢停下。沒有再追。回到宿舍。樓道空無一人。腳步聲輕輕迴響。她推開門。一瞬間——呼吸停住。“天啊……”聲音幾

乎聽不見。桌子是空的。書包不見了。筆記本不見了。所有關於他的東西。全部消失。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她站在那裡。沒有動。很久。很久。她坐下。慢慢地。像一片落下的灰。沒有哭。只是安靜。安靜到——連時間都不再流動。然後——疼痛開始。不是突然。而是緩慢的，一點一點。像有人，在她胸口，慢慢擰緊一根看不見的鐵絲。她倒下。呼吸變得急促。空氣變重。她張開嘴。想喊。卻發不出聲音。她的手，在空氣中抓了一下。什麼也沒有。窗外開始下雨。雨滴敲在窗臺上。一下一下。像倒計時。她的眼睛開始失去焦點。最後一次心跳——輕得幾乎感覺不到。然後。她呼出一口氣。很長。很輕。停止。一切都停止了。房間安靜。城市安靜。世界安靜。在那片無邊的寂靜中——她仿佛看見了一道光。很遠。很溫柔。像一條金色的地平線，在向她招手。北京。那一朵最後的紅玫瑰。靜靜地。凋謝了。無聲無息。

十・巴黎餘生

人去花猶在，風來影未空。
若問人間路，餘生即重逢。

巴黎夜。窗外的燈，一盞一盞亮起。塞納河在遠處緩緩流動。龍木坐在窗前。酒沒有動。黃教授的故事，已經講完。房間很安靜。安靜得，像剛下過一

場雪。很久之後。龍木問：“您的女兒，叫什麼名字？”黃教授看著窗外。河水在夜色中泛著微光。他說：“黃嬌。”龍木低下頭。輕輕重複了一遍。像在記住。“後來呢？”黃教授沉默。很久。他說：“沒有後來。”空氣輕輕震動了一下。又過了很久。他忽然說：“但我一直覺得——她沒有死。”龍木抬頭。“她只是變成了一——那些後來，還願意相信的人。”房間裡沒有聲音。龍木輕聲說：“教授，我會用我的方式，紀念她。”“謝謝。”窗外。鐵塔亮起。巴黎的夜開始了。龍木站起身。走到窗前。遠處——有人在哭。有人在笑。有人在相愛。有人在活著。有人在死去。他忽然輕聲說：“那我們呢？”黃教授看著他。眼裡有淚。但也有光。他說：“我們要活下去。”“替他們。”“也替她。”燈光輕輕搖動。桌上的酒杯，映出一片深紅。像一朵玫瑰，不會再開。但也——永遠不會凋謝。

八
九
二
代

按語

本刊從這一期開始增設“八九二代”欄目，也就是刊載“八九二代”們的作品。“八九二代”，顧名思義，父或母屬於“八九一代”；他（她）們是八九一代的孩子們。

這一期刊載了兩位八九二代的出色作品，精彩不斷，不容錯過。

編者識，06/15/2026

歷史的余溫與 沉默的鐵幕

——叔叔的“六四”與我的追尋
胡楊

作為一名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出生的年輕人，我從未親身經歷過那個動盪的年代，卻在成長的縫隙中，從父輩刻意壓低的聲音裡，深刻感受到歷史那沉重得令人窒息的重量。

我的叔叔是一位在大學任教的知識份子。在家族的聚會中，他總是顯得內斂且有些落寞。直到有一天，我在他書櫃最深處的一本泛黃的舊書裡，意外翻出了一張斑駁的照片。照片中的年輕人意氣風發，站在紅旗與人群之間，背景是隱約可見的建築。那是 1989 年 5 月

20 日的上海。

叔叔看著那張照片，眼神中流露出一種我從未見過的複雜情感——那是驚愕、痛惜，以及一種深埋了三十六年的恐懼。他告訴我，這張照片曾是他深埋心底、連家人都不敢分享的秘密記憶。那時的他，是上海某高校的大二學生，正處在人生最純粹、最熱烈的階段。

叔叔回憶起 1989 年的春天。那不是突然爆發的雷雨，而是一場由理想主義積聚而成的春潮。4 月 17 日，當改革派領導人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傳到上海，叔叔和同學們便湧向了人民廣場。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集體的力量，也是第一次感受到權力的掙扎。

他向我描述那個場景：廣場上旗幟飄揚，雖然最初人數不多，但很快就被裡三層外三層的武警包圍。那種恐懼是生理性的，他甚至因為過度緊張而頻繁產生便意，想去廁所。而警方的威脅言猶在耳：“出去了就不準再進來！”那時，他的同學大聲回敬：“我們還要回來的！”

隨著 5 月 20 日戒嚴令的下達，原本還在觀望的年輕人徹底被激怒。叔叔說，他們當時毫不猶豫地再次走上街頭，反對強權，聲援北京。那時的他，並沒有覺得自己多麼壯烈，只是覺得身為學生，不能在此時噤聲。但他看到身

邊的同齡人，有的因為參與和平請願後來被捕入獄，有的在那個血色的夏夜後徹底失蹤，再也沒有回來。

叔叔常說：“我的‘六四’，並沒有發生在 1989 年的那兩個月裡，而是發生在我後來半生的歲月中。”

畢業後，他進入了一家國營物資供銷公司。那個時代正經歷著劇變——購物票證被取消，全社會似乎都在歡呼“吃飽了飯”。然而，叔叔從那張照片裡帶出來的特立獨行與純真激昂，在那種“現代社會的原始叢林”裡，卻成了工人們茶餘飯後的笑柄。他發現，所謂的改革開放，逐漸演變成了一個金錢至上、娛樂至死的時代。

在那個被稱為“大洋國”的環境裡，他在真理部創造的一系列邏輯荒誕的詞彙中掙扎。他試圖通過莫札特和貝多芬來擺脫窒息的壓抑，卻發現不合時宜的閱讀只會讓他更深刻地體會到自己正生活在奧威爾筆下的“動物農莊”。為了表達微小的抗議，他曾提交過一份退出共青團的申請。但在嚴密的體制下，這種反抗如同蚍蜉撼樹。

隨後是 90 年代末的下崗潮。那個曾經依靠國家計畫壟斷資源的國企，在官僚的折騰下破產了。叔叔隨著成千上萬的工人一起，體驗了從“國家主人翁”到“社會棄兒”的落差。在信訪辦

門口，當他看著憤怒的工人們與武警推搡撕扯時，他神情恍惚地回到了 1989 年的上海廣場。同樣的對峙，同樣的暴力，只是當年的理想主義，早已被現實的苟且磨平。

進入 21 世紀，隨著全球化和新興市場的繁榮，那個政權似乎找到了統治的“長治久安”之道。人們在高樓大廈間穿行，在房產與股市中浮沉，卻集體選擇了遺忘。

後來叔叔選擇了教書育人，他說這是他能為這個國家做的最後一件事：把求真、獨立思考的精神，悄悄傳遞給下一代。可他也深知，這種遺忘是有組織、有預謀的。在如今的課堂上，最基本的史實成了不可逾越的禁區。他常對我說：“我教不了他們真相，但我至少不能教他們遺忘。”他目睹了整個民族陷入集體失憶的深淵，人們對牆外虛構的敵人破口大罵，卻對自己身處的鎖鏈視而不見。

叔叔現在偶爾還會拿出那張照片看。三十六年過去了，當年那些在廣場上尋找光明的人，有的早已作古，有的在酒色中麻醉了內心，有的則像叔叔一樣，在沉默中堅守一份求真的底線。

他告訴我，只有經歷過為了溫飽四處打拼、在看不起病和供不起學的焦慮中掙扎，才能真正體會當年那場爭取自

由、民主與人權的運動是多麼重要。那不是書本上的口號，而是關乎每一個生命是否有尊嚴地活著的根本。

作為 90 後，我曾以為那個年代與我無關。但在拼湊出這段被塵封的歷史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心痛。那個政權非但沒有反思，反而把“穩定”凌駕於一切之上。我痛恨的，是那個從根本上拒絕面對歷史、讓最優秀的年輕人成為犧牲品的體制。

叔叔說：“我教不了你全部的真相，因為真相在那堵牆後。”但他把獨立思考的精神悄悄傳给了我。

我沒有資格代表親歷者，但我有責任不讓歷史被徹底抹殺。我會把叔叔的故事，把那個夏天的哨聲，把那張斑駁照片背後的意氣風發，講給我的同齡人聽。因為只有記住痛苦，才可能避免重蹈覆轍；只有正視那些至今未愈的傷疤，這個國家才有可能在未來的某個清晨，真正走向光明。

在這條漫長的時光河流裡，只要還有人靜靜地記得當年的那個夏天，黑夜便無法徹底吞噬燈火。

鄔鶴鳴詩詞五首

鄔鶴鳴

講故事的日子沒有到來

六月

方言和母語被綁在執政者的齒輪上

以一條橫穿亙古的紋索

以一種跨越重洋的姿態

那震耳欲聾的寂靜

從甲骨泛黃而縱橫的龜裂中

一路蔓延向今

像是一朵木槿花的飄零

在那場沒有日期的告別儀式之前

我們首先學會沉默

——這是一場被現實置換了的夢
眼睛

睜開是紅旗和抖音

閉上是履帶同淤泥

對於日漸行遠的祖國

我不過是下一代放逐的旅人

冷冷背著不屬於我 被指為幻覺的記憶

從海這邊的廣場走到那邊的 走到

加利福尼亞的草色猶青

——仿佛世上所有漫長的冬天都能等
出一個結果

六月

四野的風從每一個思想高於帽檐的頭顱
上

碾過

2025.6.3

六月四日有懷

北望每逢望甲兵，春闌積郁與山平。

忍將義骨堆瓊宇，敢向腥風舞赤旌。

遍頌聖朝歌縱酒，誰聞巷野夜哭聲。

臨風自禱眸千億，泣雨長街滴到明。

2022，6，4

七月懷 L 先生曉波千古

一語聲嘶十萬萬，黎黔暗曉薦軒轅。

久悲儒犬逐梁稻，難覓貞松有後前。

身共曉波蒸潤雨，義齊危月照黑天。

不辭散作身千億，鳳骨錚錚鬥火田。

寫於 2017 年

如夢令

聽聞先生（曹思源）痊癒，欣喜之情溢表。趕賦拙詞一首以賀。祝先生健逸康泰，壽比南山。

樂枕蓬萊奇秀，

法政潤津國久。

壯志尚凌雲，

何懼頑岩疾囿。

天佑、天佑，

笑看九州依舊。

2013 年作

（附 曹思源原詞 《如夢令 叩謝》

年初大難患癌，
親朋祈禱悲哀。
餘志尚未酬，
幸得名醫刀快。
叩拜、叩拜，
銘記吾友厚愛！）

七律 哭思源先生千古

遙月孤星待曙天，罹書忽至此無眠。
幽風搖落臨天樹，傾雨殘誅易渚蓮。
志士丹心滋野草，俠師碧血滙荒原。
遙天一鶴茲西去，法治風雷遺少年。

2014 年作

作者簡介：

鄔鶴鳴，1998 年出生於海口。八九民運人士鄔萍暉兒子。2015 年由國內著名的華南師範大學附中考入蘭州大學中文系，旋於 2016 年赴美，2022 年畢業於加州伯克利大學，獲資料科學、統計專業雙學位。受父親影響關注中國民主事業，自由亞洲電臺曾專程拍攝、採訪，並多次在美國之音等媒體參加訪談節目。酷愛鋼琴、古詩詞。現于世界五十強企業從事 IT 工作。

讀者來信

向八九前輩致敬！

匿名讀者

我是生於 86 年的晚輩，常惑於 8964 那一天到底發生什麼，為何歷史總在欲蓋彌彰，直到年前得以上國際互聯網，看到油管視頻介紹才得知真相，為前輩的奮起而歡呼，為中共的血腥殘忍而怒火衝冠，為前輩的英勇鬥爭涕淚交加，而後閱讀徐中約的《中國近代史》有感於近代中國，為擺脫皇權獨裁專制政體整個民族在民主化抗爭中，起起伏伏，有多少次機會離真正的全民民主似乎觸手可得，然後最後卻在黑暗裡沉淪。在當今，我們 80 後成年，在 08-19 十年經濟增長期過後，眼中看到的更加魔幻的現實，身上背的幾輩子的債務，生活重壓已經艱難苟活，心中怒火更加猛烈。而 90、00 一代新的很多年輕人，他們更有激情，也更有眼光，思維邏輯更能看穿這社會真相，他們積極在互聯網發聲，看到了未來可期。希望身在海外像您一樣的前輩，能積聚更大的力量，穿透這黑暗，共同改變這片被皇權專制思想浸泡透的土地，讓陽光炙烤下，讓專制的肥蛆無處遁形，爆屍在眾目睽睽之下！讓人民得自由！不自由，毋寧死！

八九一代李國濤先生給本刊留言

李國濤

英之兄晚上好。兄等辛苦了。向你、向王丹等所有編委與文字校對員或相關工作人員、向刊物所有文章的作者或編輯者、供稿者致敬！

期刊（季刊）電子版收到並已下載。一口氣連夜大致流覽了一遍。感覺非常好。

謝謝。我不需要文字版。對我來說，電子版遠勝於文字版，因為前者更容易傳播、更容易保管、更容易大段引用其中的部分重要內容。

刊物的名稱起得非常好，容量大、號召與影響力大，體現了自由中國這一百年民族夙願歷史的傳承與未來。

創刊號的內容也非常豐富精彩，令人喜不勝收。

三十七年後，他們仍在守著那團火 ——寫在“六四”三十七週年之後

胡紫璇

——十七年有多長？長到一個二十歲的青年變成滿頭白髮的老人，長到當年的熱血學生，如今已經開始談論退休、疾病與死亡，長到許多人以為，一切都應該被遺忘。然而，就在今年六月，一群平均年齡接近六十歲的人，依然站在街頭，依然聚集在燭光之下，依然一遍遍喊出那個已經過去了三十七年的年份：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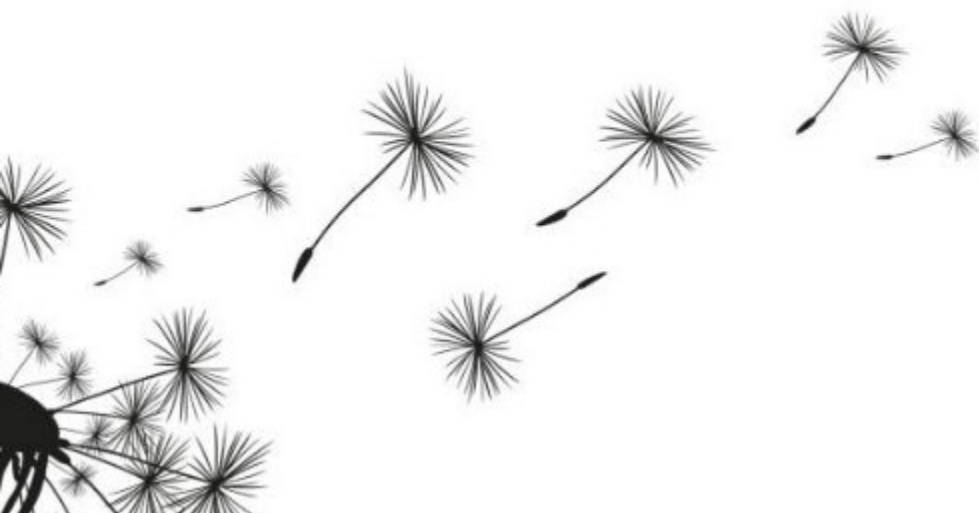
有人問：都三十七年了，還在紀念什麼？他的回答其實很簡單：因為還有人沒有忘記，今年五月，一位八九學生——徐光走出監獄，四年牢獄，四年絕食，整整一千四百多個日夜。前三年靠輸液維持生命，後半年被強行灌食。他曾以為自己不可能活著出來，可是他堅持下來了。有人問他為什麼，他說：因為我要讓世人知道，還有人記得六四。讀到這裡的時候，我忽然感到一陣難以言說的悲涼，原來三十七年後，紀念六四竟然已經不是為了改變世界，而是為了證明：這個世界上，還有人沒有忘記。忘記有時比鎮壓更可怕，因為鎮壓摧毀的是肉體，而遺忘埋葬的是靈魂。當最後一個記得的人離去，歷史便會被改寫；當最後一個講述的人沉默，真相便會被埋葬，所以今天仍然站出來的人，其實是在替整個民族守護記憶。

他在演講中反覆提到一個詞：中國魂。這三個字，在今天的時代顯得有些陌生，可是對八九一代來說，它曾經是青春的信仰，它不是權力，不是利益，甚至不是勝利，它是一個年輕人願意為公義挺身而出的勇氣；是一個知識分子敢於說真話的良知；是一個普通人相信自由、法治與尊嚴的執著。三十七年前，正是這樣的中國魂，讓千萬人走上街頭。三十七年後，他最擔心的已經不是自己老去，而是這份中國魂會不會老去。因為人終究會死，但一個民族如果失去良知，才是真正的死亡。

演講最後，他引用了海子的詩：「萬人都要將火熄滅，我一人獨將此火高高舉起。」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他們紀念的從來不只是“六四”，他們守護的也不只是歷史，他們守護的是一團火，一團叫作記憶的火，一團叫作良知的火，一團叫作自由的火。

三十七年過去了，許多人離開了，許多人沉默了，許多人老去了，但總還有人站在風裡，用自己衰老的身體，替這個民族守著最後一點光亮。也許有一天，八九一代終將全部退出歷史舞臺，那些曾經在廣場上的年輕人，終將成為墓碑上的名字。然而只要還有人記得，只要還有人願意講述，只要還有人願意把這團火傳給下一個人，那麼歷史就不會死去。而希望，也不會死去。

三十七年後，他們仍在守著那團火。而那團火，是責任也是堅守，時刻提醒著每一位中華兒女不要忘記。



編後述評

(李英之)

《“八九六四” 37 週年紀念專題》

這一期因為時在“六四” 37 週年紀念日，所以我們特別編輯了紀念專題。其中輯錄了五篇文章，第一篇是王超華女士的《八九學運組織得失談》，她的分析詳實、深入、中肯，探討了當時廣場上“北高聯”等主要組織的來源、合法性及其運作出現的問題，這涉及到關鍵議題。八九民運時期幾乎所有的組織都是突然間就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了，其合法性、代表性和效率都是問題，這些組織問題幾十年後在抗爭者中仍然存在。這方面的思想理論探索值得進一步推進。第二篇文章是臺北的曾建元先生的《臺北“六四”的主題和意義》，他站在獨特的視角，把 30 多年來六四之於“臺北”的意義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梳理，行文深刻，富有洞察，引人深思。第三篇是王丹和鄭旭光的對談：《“六四” 37 週年當事人反思錄》，結合最新發佈的徐勤先將軍庭審帶出的史料，評判趙紫陽當時的嚴重的舉措失當。舊曆史新發現新認識。第四篇是周鋒鎖在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紀念“六四” 37 週年會議上的主題發言《三十七年，天安門開啟的民主抗爭仍在繼續》，文筆雋永，值得一讀。最後是八九諸同學輯錄的《全球多地紀念“八九六四” 37 週年活動掠影》，圖文報導了全球七個重要城市（洛杉磯、紐約、巴黎、東京、三藩市、多倫多和華盛頓）的“六四” 37 週年的紀念活動。

本期新增欄目：《八九二代》和《讀者來信》

這是《八九一代》雜誌的第二期，這期的主要欄目仍然延續了創刊號對此的基本排定，但明顯的變化是新增兩個欄目：“八九二代”和“讀者來信”。

顧名思義，“八九二代”是“八九一代”的孩子們，我們關注“八九二代”對於“八九一代”的追求的繼承。這一期八九二代欄目裡共有兩篇文章，一篇的作者是國內的一位年輕人胡楊，他寄來他的《歷史的余溫與沉默的鐵幕——叔叔的“六四”與我的追尋》，是閱讀了我們的創刊號受到觸動，寫了這篇真摯、生動且頗有詩意的作品，表達了對八九一代的理解、學習和追隨，讓我們感動，讓我們欣慰；第二篇是本刊編委鄔萍暉之子鄔鶴鳴的數篇新舊體詩歌，才情飛揚，竟有十五、六歲時的天才之作！

“讀者來信”欄目中第一篇是一位年輕人看了我們的第一期後的真摯之言，感慨系之之言；第二篇是八九一代李國濤先生給本刊的留言，熱情洋溢的讚揚和

鼓勵，更激發我們繼續向前。第三篇是我們的助理編輯胡紫璇在看了李英之 5 月 30 日的六四 37 周年紀念演講後有感而作。謝謝年輕一代對我們的理解、肯定和支持。

《抗爭線上》

本期的《抗爭線上》欄目編選了三篇文章，分別記述了仍在國內堅持抗爭的八九一代同學中的三位：杭州徐光、成都陳雲飛和河南于世文。徐光：《八九一代的硬漢，中國的硬漢》，陳雲飛：《被剪去了翅膀，但他仍在雲中飛》，于世文：《于世文短文兩篇》。徐光 5 月 19 日出獄，服刑四年！他在國內這些年前後服刑至少 8 年！陳雲飛也是如此 8 年！幾個月前他遭有司幫兇之惡人毆打，老母親不久之後也去世了！于世文的短文抗議其在香港和深圳遭受的非人的虐待！我們向他們、向所有在國內繼續努力的八九一代深切致敬！

《人物志》

開篇是關於剛剛去世的廣西八九同學黃雨章的，作者孫志剛的《懷念黃雨章》，這一篇才使黃雨章的事蹟傳播開來，他的經歷、他的作為，值得閱讀，引人深思，給人啟發。唐愷、胡紫璿的《八九一代唐愷專訪》，八九同學唐凱當年親眼目睹了坦克車對抗爭學生和民眾衝撞和碾壓，因此被追捕緝拿，被關入秦城，他的故事是八九一代不放棄抗爭的鮮活例證。王軍濤的《民運人的光榮與夢想》是為八九一代甯先華的回憶錄《我心依舊》作的序言，文筆精到、凝重，頗堪回味。

《八九論壇》

本刊聘請的第一位顧問李恒青的《從伊朗毛拉政權的掙扎看獨裁統治的危機與政權延續》，縱覽伊朗毛拉政權的前世今生，鑒往知來，對中共政權正是鏡鑒！石清的《破局與新生：以深層體制改革挽救中國經濟的戰略路線圖》，中國經濟改革路線圖的良策，如果實現，中國的政治大變革也就實現了。

《學術篇》

鄔萍暉的《開創大中華民國新格局》是“鴻篇巨制”，本刊決定分上下兩篇刊出，這一期刊出上篇。恢復中華民國，是中國未來變革可以考慮選擇的道路之一，應認真鑒識。

《藝文志》

作者志明（匿名）是八九學運領袖，這裡發表的他的舊體詩是他八九學運被捕後獄中所作，壯懷激烈；而同樣是他所作的《嬌嬌女孩》，兒女情長。每一個八九同學都有自己的“嬌嬌女孩”吧。王龍蒙的《北京紅玫瑰》取自一個真實的故事，參加過八九學運的一位女生，之後抑鬱傷痛，最終離世……。

《呼聲》

呼聲欄目是本刊的首個欄目，其中文章往往訴求的是主張和目標。欄目開篇的李英之的《高舉“八九六四”精神炬火，直至其再燃中華大地》，是其所作“八九六四”37週年紀念文告，這一篇顧名思義，37週年到來之際，警醒我們要牢记 8964 所代表的那精神，不要放棄，要繼續砥礪前行！直到那精神再次彌散開來，就像當年一樣瀰漫中國，鼓舞全民，從而實現中國轉型。同樣也有 40 週年即將到來的緊迫感。那精神，包括愛國，包括正義和良善，包括自由民主和法治。這些精神彌散開來主導的社會，就是一個好社會。

第二篇《進德之呼籲》。從美國開國的先賢到中華民國的開國先賢，再到中共早期的領袖人物，他們是一些連道德底線都不能持守的人物嗎？不，他們很多是道德相當高尚的人。德且不立，何言立國？聖經上講房子要建在磐石上才根基牢靠不會倒，而不是建在沙土上。那麼中國民主運動立基的磐石該是什麼呢？就是引領從事這項運動的這些人們的堅定的道德信仰！這個信仰就包括對法治的堅守，這個道德信仰也是未來中國民主政體的基石。再看看今天中國海外民主運動中的種種道德亂象！於是此文發起中國民主運動基本道德規約和中國海外民主運動道德倫理委員會，其具體內容如何？請君開卷一閱，請君起身隨行！力行！

第三篇《你們轉身，中國就能轉型！》，是向中共體制內“八九一代”的呼籲。當年的八九學生今天有相當一部分在中共體制內，他們現在正是這個體制的中堅力量。如果他們能夠轉身，中國就會轉型；如果他們能回到當年 20 多歲時的那份赤子之心，他們就能實現對自己人生的救贖。他們如何能夠轉身和救贖呢？這一天會到來，不會等到他們都離開這個世界。

最後一篇《中共在中國的執政應經中國多數民意的明確授權》，陳籌中所作，呼籲和平推動中共政權現行《憲法》進行重大修改、根本性修改，即用憲法確保執政黨在中國的執政是出於多數民意予以的授權，這是真正民主的體現。如果走和平轉型中國政治的路，這是必會走到的一步。

八九子

本刊顧問：

李恒青、馬建、周鋒鎖（依加入時間先後排序）

本刊編委會：

廖平、王丹、李英之、甯先華、鄔萍暉、王龍蒙、顏柯夫（依加入時間先後排序）

本期輪值主編：李英之

責任編輯：鄔萍暉、王龍蒙、李英之

助理編輯、文字校對：胡紫璇

封面書法題字：甯先華

封底書法題字：王志勇

封面封底設計、美編、排版：顏柯夫

印刷：廖平

投稿郵箱：generationof89@gmail.com

本刊售價：10 \$，歡迎捐贈！